



大团圆春

www.duxiu.com

# 大地回春

东亚工厂史编写小组编写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锦州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1/4 字数167,000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700

---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用章回小說形式表現天津亲磁毛麻厂工人斗争的作品。解放前，党的地下組織，緊緊團結工人，利用敌人內部矛盾，和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做了种种复杂、尖銳的斗争，替工人謀取福利。解放后，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鎮反、五反等偉大运动，工厂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使这个厂的面貌發生了根本变化。作品的語言通俗、生动，故事性也較強。

##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  
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  
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和广大苏联作  
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苏联工厂  
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  
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  
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  
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  
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  
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  
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伟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  
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大跃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彻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五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現。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创作。关于它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  
内容和形式，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  
步解决。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 and 斗  
争，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传写工人阶级伟大的创  
造历史的活动中，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 目 次

引 子	.....	1
第 一 回	忽啦啦搗毀一場空 霧騰騰工會初現形	12
第 二 回	稻田捕鳥黨員接头 泰山壓頂經理發威	25
第 三 回	地下黨小破陰謀計 反動派大抓職工會	38
第 四 回	算細賬工人抓小辯 鬧鬥爭群眾大會餐	51
第 五 回	經理行賄皮包露餡 工人動怒滿臉開花	66
第 六 回	資本家坐山觀虎斗 地下黨車間解冤仇	80
第 七 回	施毒計巧耍新花樣 泡蘑菇停車大聯歡	95

第八回	中秋大罢工但求一跑 工厂变战场如临大敌	115
第九回	英雄大显英雄色 豺狼暗隐豺狼心	129
第十回	揭秘密大破三友团 巧打扮自认表姐妹	145
第十一回	鑽头覓縫打入歌咏队 搖尾乞憐挤进話剧团	159
第十二回	真猴假猴原形畢露 野狗家狗洋相无窮	175
第十三回	阴森森黑風四起 情綿綿別母离乡	189
第十四回	松蛋包血口噴人 铁汉子忠貞不屈	203
第十五回	深夜入險境傳播佳音 黎明迎解放欢庆新生	217
第十六回	一計未成再生一計 英明果斷連破三关	233
第十七回	心狠意毒兴風作浪 匪徒落网大快人心	248
第十八回	大扫除消灭旧遺毒 庆台营当家做主人	264
尾 声		280



## 引 子

天津市公私合营东亚毛麻纺织厂是个规模较大的老厂子，成立于1932年。它的前身是私营东亚毛织公司，这个公司的老底子是德昌洋行，德昌洋行的前身是德昌鬃网庄，开设在山东省益都县。德昌鬃网庄是接的德昌花边庄的底子，这个花边庄却是洋人开办的。怎么和洋人联起来了呢？这里面有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为了刨刨东亚厂的老根子，我们不得不花上少许笔墨，探索一下这个厂的资本家是怎么发家的，资本是怎么积累的。这样，我们就必须从清朝末年写起。

三面环山的益都县，是山东青州府的首县。从鸦片战争以后，传教的洋人就在这个县城里外盖起教堂。虽然义和团反帝浪潮席卷了北方各省，山东省的洋人在袁世凯的庇护下，却照常传教，一点也没受影响。开头，益都的老百姓瞧见洋鬼子下乡传教，扭头就走，没有人肯听，洋鬼子就雇人推了一辆独轮车，车上装满了制钱，谁要肯站下来听他传教，就白送二百制钱。可是听传教的依然少得可憐，唯独有一个大个子，脑袋上盘着一圈细细的小辮儿，

每次必到，而且恭恭敬敬地从头听到尾。这个大个子叫宋光旭，就是东亚毛織公司經理宋斐卿的爷爷。他住在益都南門外宋王庄。宋王庄多是山地，地薄，收成不好，农民生活很苦。宋光旭种几塊山地，顧不上吃，經常給人放羊，赶集卖燒餅。自从在集上碰見傳教的洋鬼子，每一次能得二百錢的“洋撈”，慢慢地就和洋鬼子混熟了。洋人看他是“上帝的好儿子”，就把他荐到城里教堂去看門。宋光旭亲眼看見洋人的名片比县官的大印还吃得开，心里暗喜自己投靠了得力的主子，找对了“門路”，从此更一心一意地巴結洋人了。

教堂里主事的洋鬼子中，有一个英国人叫庫林，人們都叫他庫牧师。庫牧师看見宋光旭的儿子宋傳典常到教堂来玩，說話挺机灵，只有十一岁，便想亲手訓練个洋奴才——認宋傳典为干儿子。宋光旭求之不得，当然一口应承，从此庫牧师夫妇就成为宋傳典的干爹干媽了。庫牧师給宋傳典置了新衣裳，送进学堂念書，还亲自教他練習英語会話。宋傳典下学回来就围着干爹干媽轉，甯前跑后地討喜欢。后来，宋傳典长大成人，庫牧师兩口子要回国，就把他們办的德昌花边庄留給了干儿子宋傳典。

1917年，德昌花边庄买卖不好，几乎賠光，宋傳典另糾合賈、孙二姓集資大洋一百五十元，在旧有的基础上，办了个德昌髮网庄。髮网庄是手工业生产，全部用童工干活，童工的年齡都在十二三岁至十五六岁，宋傳典夫妇就是用最殘酷、最野蛮的办法，从这些幼小的穷孩子身上榨

取剩余价值：一进门先立下“卖身契”，上面写明：只管吃不給工錢，中途不干退飯錢，三年学徒期內，如遇疾病、伤残、死亡，与业主无干等等。孩子們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早晨五点半鐘起床，許多人用一小盆洗臉水，日子长了，淨是害眼的。厂里面有一个“大夫”，孩子們排着队来治病，多一半是来治眼的，“大夫”摸着規律，不問青紅皂白，每人都是一瓶“眼藥”。有一次，有个孩子肚子疼，这位“大夫”也順手开了“眼藥一瓶”。……一直到現在，从山东跟来的老工人里面，还流傳着“肚子疼点眼藥”的典故。

洗完臉，工头們坐在圓桌子周围，吃着白面饅头四个菜；孩子們坐在木头墩子上，吃着“鷄屎鼠湯”。什么是“鷄屎鼠湯”呢？山东人都習慣攤煎餅吃，孩子們吃的煎餅，硬梆梆，冷冰冰的，使大簸籬盛着，堆在院子里。經理和工头們养的鷄，成群結队地跳在簸籬里，連吃帶拉。孩子們吃飯时，得先轟走了鷄，再拿起塗滿鷄屎的煎餅吃！湯呢？是稀粥。大鍋里熬着粥，开鍋一攪合，热气騰騰。屋子頂棚是紙糊的，多年失修，里边淨是老鼠窩，老鼠被热气一噓，經常掉进鍋里，孩子們喝着喝着，就發現沒毛的、煮得鮮紅的死老鼠！一恶心，許多人吃不下飯了——不吃更好，留着这鍋粥，下頓还給你吃！

說到住，冬天，地冻天寒，概不生火，外边下雪，屋里飄雪花；夏天，又热又潮濕，蒼蠅、蚊子、臭虫、潮虫到处都是，咬得人奇痒难熬。疥疮和各种皮膚病像一陣陣

風似的傳來傳去，孩子們几乎无一幸免。什么叫衛生，什么叫健康，对于这帮苦孩子們來說，簡直是奢望啊！

正在發育期間的孩子們一天只睡五六個小時，已經够殘忍的了，而手工編髮网，又是个非常細致的活兒，挂錯一个扣，就得挨兩個耳光。宋傳典的老婆，外号叫“母夜叉”，經常躡手躡脚地走在孩子們的身后，瞧誰不順眼，就沒头沒腦地給一撻板……。孩子們非但肉体上受尽折磨，精神上还要受到毒害，每逢星期日，如果活不忙，就必須進教堂做禮拜，不管信教不信教，都得排队去排队回來，一点自由都沒有。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流傳着孩子們一首悲慘的歌謠：

要想吃上德昌飯，就得拿着性命換；  
早晨上班天不明，半夜三更才下班；  
身上疥癩疹又痒，何時才能把家還。

孩子們剛來時，都是欢蹦活跳的，不消几个月，就变成泥塑木雕的了；孩子們的身子骨一天天瘦下去，宋傳典的大皮包却一天天臃起来了。

宋傳典“生財有道”，还經常干些个坑蒙拐騙、投机倒把的勾当。比如有一次，他把別人托他代收的一笔巨款，临时散放給各銀号使用，規定月底收回，一律要現洋。跟着，他偷偷摸摸地趁着銀元行市平疲，以四百四十銅子合一元的行市收下一笔現洋。到了月底，各銀号为了給德昌歸款，搶購現洋，宋傳典又以四百六十銅子合一元

的高价，卖了出去，从中捞了一笔暴利。各銀号不知底細，以为德昌是个了不起的大买卖，赶着透支給它，把德昌的信誉哄抬起来，宋傳典落了一个名利双收。类似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俗話說：“不杀穷人不富。”几年功夫，宋傳典开办的德昌髮网庄，就由一百五十元的本錢暴發到四十万元，股本陡然增漲到兩千六百多倍！原来合伙的賈、孙二姓，每家給兩万元，都被宋傳典赶了出去。宋傳典还把大儿子宋斐卿送到美国留学，专门学习福特統治工人的办法，将来好子承父业。

宋傳典觉得光有錢沒有势还得吃亏，于是想花一兩万元弄个省議員当当。不料，有个陈八也賄选議員，这陈八当初也开髮网庄，宋傳典仗着洋人势力，不准他在乡下收买头髮，被压了下去。这一次賄选議員，陈八一为做官二为出气，兩家竞选，就都想当議長了。陈八的洋錢花到十七八万，不但自己的产业花光，連姑舅姨娘亲戚本家的錢，都一古腦儿赌上了，再多一文錢也沒处弄去。宋傳典一下花到二十万元；省議長賄选到手，把陈八弄了个傾家蕩产。

宋傳典为了一个省議長花去半个德昌，日子不多就又賺了回来。原来山东省有一百〇八个县，当县长的都得到宋傳典这里花錢运动，錢花够了，官才能做得稳。这样，为时不久，宋傳典賄选議長用的二十万，非但撈回了“本錢”，而且多賺出一笔很大的“利潤”。他还找了一个軍

閥——山东督办张宗昌做靠山，势力更大了。

德昌鬻网庄扩大了，改为德昌洋行，总行設在济南。青島設了一个分行，經營山貨出口；天津又設一个分行，經營飞得祿牌汽車。这时候，宋棻卿从美国回来，宋傳典为了讓儿子“历练历练”，就把德昌洋行總經理职位讓給宋棻卿。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由于新旧軍閥的交替，局面混乱。宋棻卿一看，张宗昌倒台，韓复榘得势，馬上勾結韓复榘的副官长孟曉峰做后台，給他撑腰，德昌各地的总、分行都并到天津来了。宋棻卿做美金空头，几乎又将德昌賠光。1932年再增募股本，集資二十三万元，在天津开办了东亚毛織公司，把韓复榘的第一师师长孙桐軒和副官长孟曉峰拉进来做了大股东，又拉上韓复榘的铁甲車司令赵子貞做了副理。

宋棻卿为了發財致富，損人利己，邪魔鬼道，手腕之多、之辣，比起他老子宋傳典可說是“青出于藍”。比方說，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仇恨帝国主义，拒买英日貨物，連几岁的小学生做手工都不买日本出的馬粪紙。宋棻卿一面用最低的价錢大批囤积英日出产的棉布牟取暴利；一面用进口毛条紡出来的毛綫冒充国貨，称做“抵羊牌”毛綫，迎合爱国人民抵制洋貨的心理，果然“抵羊牌”毛綫大受欢迎，暢銷国内。宋棻卿一看有利可圖，接着在商标上占用了许多羊字，像“双羊”、“群羊”、“五羊”、“猴騎羊”、“三羊开泰”、“苏武牧羊”……叫別家休想在“羊”字上打主意。那时候，天津

还有一家祥和紡毛厂，创办人袁紹周，也紡毛綫。祥和出“飞机牌”毛綫，宋斐卿就出“高射炮牌”毛綫；祥和大減价，宋斐卿这里买一磅送一磅；宋斐卿还利用天津有名的百貨业走街的“五虎”之一郑潤卿，專門到各处造謠言，破坏祥和毛綫的名譽。不久，就把祥和挤垮，連人帶机器一并吞进了东亚厂。

宋斐卿統治工人更有一套从美国学来的独特手段。比方說，他把工人分为年工、月工、日工三种，年工月工多一半是他的老乡，或者和他瓜扯蔓、蔓扯瓜地有点亲戚关系，这些人按月算工資，工資比較高，还能得到各种“福利”待遇，例如每年可以回家一次，工資照發还管車費等等；和他沒有亲戚关系，但却是山东老乡，也有些“优待”，如可以住宿、入飯团、在浴室洗澡等等，这些人統称为里工。日工多半是河北人，工資是按天計算，也比較低，什么福利待遇也沒有份儿，这些人統称为外工。外工約占全体工人的80%。宋斐卿用这一套毒辣的手腕分化工人、統治工人，在工人中形成山东帮、河北帮，造成工人之間长时期的矛盾和分裂，这一历史問題一直到解放后才得到徹底解决。

說到宋斐卿剝削工人的絕招儿，真是无奇不有。上廁所必須有“恭干”才能去。一个車間一二百工人，只有两个“恭干”，挨不上个儿，大小便都得憋着。因为憋不住尿在褲里或是因为跑肚子上廁所被开除，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厂規上还規定：每月工資不超过一百元的不得結

婚。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每月不过七、八元，最多超不过二十元。按照厂方的规定，谁有资格结婚呢？有的工人已经结了婚，有的工人偷着结了婚，要是女工一生孩子，就要受到开除的威胁，至少也得写个“悔过书”，保证今后不再犯“生孩子的错误”；如果两口子都在东亚做工，他就把一个调在白天，一个调在夜班，叫人家夫妻总见不着面，有的女工怀孕以后，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心肠打胎。……

就这样，到1935年，东亚厂的股本增加到八十万元，相当于开办时的三倍半。到1936年，股本竟然达到一百万元。

七七事变以后，都市里百业凋蔽，羊毛货源和产品销路都断绝了。宋棗卿为了向“皇军”献媚，不断给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岡村宁次送上珍贵礼品。跟日寇一勾搭，他就能从上海弄来一整套织麻袋机器，给日寇一八二〇部队做军用麻袋，混水摸鱼，大发国难财。这时，背了时的副理赵子贞，被他一脚踢走，换上一个应时当令的陈锡三做副理，又为陈锡三活动个“新民会”会长；同时，为了巴结大汉奸伪商会会长邱玉堂，他用重资买了一个唱大鼓的，送给邱玉堂做小老婆。……这样，宋棗卿在日本统治时期，又有了新的靠山。

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宋棗卿的双重压榨下，生活就更苦了。工资低到连一个人的最低生活都维持不住。除去在厂里干活以外，还得到外面去扛河坝、蹬三轮、拉胶皮、做毛活等等。洗染部的活特别重，上班前，管理先摸摸工



人的肚子，肚子癩的就叫滾蛋。厂里养着一百多条狗，黄澄澄的窝头吃得肥肥的，工人餓急了，淨偷着到狗食盆里拾狗剩下的窝头吃。当时工只管一顿飯，活还特別累，工人们逼得没办法，只好在吃这一顿的时候，尽量撑飽。有的人一顿吃到十七八个窝头，早晚不吃，一飢一飽，把胃都吃坏了。当麻原料供应不足时，宋秉卿想出用麻和棉秸皮混紡，先把棉秸皮加上火碱和硫酸放在蒸鍋里煮，然后雇临时工在搓板上洗。不消几天，工人的手連水泡带碱燒，全磨出窟窿，手坏了不能干活就被解雇，另换一批新工人。那时候，日本鬼子命令防空，不管天气多热，也不准开門窗，还得挂上双層黑紅布的窗簾，室温高达四十多度，麻土飞揚，对面看不见人，几乎每天都有人暈倒！

宋秉卿在精神上毒化工人、麻醉工人，更是花样翻新。工人们都要学“东亚精神”，先是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后来又集中訓練，每人脫产学兩周。中心的内容就是宣傳“劳資互惠”，要工人卖力气給資本家干活，服服貼貼地受他的剝削和摆弄。比如有一課叫作“求职困难”，里面說社会上失业的人很多，謀求职业很困难，所以要大家“不偷懶”“不要滑”，“使主管人滿意”，否則，“迟早总会把位置丢掉的”云云。“东亚礼仪”也是一課，工人在馬路上遇到經副理或職員，要鞠四十五度躬，不可太快，也不要太慢，如果騎着自行車，先下車后再鞠躬。“东亚銘”每个职工一份，悬挂家中，好好遵守。上面写着厂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司之主义：“我們

要实行劳资互惠。……”最后还有耶稣圣训：“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等等。在宣传“劳资互惠”上，还有一套迷惑人的办法，例如在1943年，宋斐卿就要了一回“赠股”的鬼把戏，召开了赠股大会。他先讲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个婆婆，给三个儿媳妇每人三颗麦粒，大儿媳嫌少把它扔了，二儿媳把它吃了，三儿媳把它种在地里，过了几年便生出许多粮食。宋斐卿接着就宣布：“现在我赠给你们股票，日工一股，月工两股，年工三股，职员四股，主任五股。我希望过几年以后，你们都成为厂里的大股东！”还说：“工人就是股东，公司是大家的，今后多赚钱，大家也多沾光，咱们都是一家人，大家好好干吧！”可是他“赠股”是有条件的，必须三年之内不犯“厂规”，到期才能把临时收据——一张小纸条，换取正式股票。如果三年之内，记过一次，股票就晚给一年，中途开除，股票就干脆不给了。实际上，他的厂规又多又苛，即使不犯厂规，管理看着不顺眼，也照样会开除记过的，谁能保住在漫长的三年之中平安无事呢？所谓“赠股”还不是画饼充饥吗？日子长了，有些工人也看破他的戏法了，都说：“这完全是给咱们一个热火罐抱着啊！”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宋斐卿依仗日本鬼子作靠山，对工人采取高压手段，根本不准说出一个“不”字来。稍不如意，就开除工人。工人们有的被逼死了，如徐温之死，黄秀珍跳河等；有的被无故开除，如金菊培、陈洪泰等；有的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来一个个人反抗，如

李蔭棠拳打宋杏村，郝貫一怒打李靜山等等。那時候，由于日寇占據城市、封鎖消息，解放區的情況很難傳播到廠里來，工人們沒有黨的領導，也就只能個別的在經濟利益上和資本家拚一拚。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我們東亞廠才有極少數的個別工人，加入了共產黨的組織，或有了地下黨的關係。日本投降以後，形勢大變，這極少數的紅色種子，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我們看一看，東亞廠的工人階級怎樣逐步接受黨的影響和領導，向資產階級及其他反動勢力展開複雜的、火熱的鬥爭，在鬥爭中如何成長壯大起來的吧！

我們工廠史的“正史”，將從日本投降以後寫起。

## 第一回、忽啦啦新一場空 霧靄靄工會初現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几天的時間，勾結日寇一八二〇部队的宋秉卿馬上搖身一变，以天津市工业代表的名义，坐飞机到重庆去活动，找大头抱粗腿去了。他的弟弟副理宋宇涵留在厂里，發給職員們每人一件白襯衫，一条西式白布褲，一条黑領帶，每天打着小旗，整队到現在的解放路，当时的旧英国中街，去欢迎美国兵。过了十来天，美国兵全部占領了天津市，又过了大約一个月，国民党軍隊和一般的“接收大員”才匆匆忙忙地坐飞机赶到天津来。

宋秉卿有个特点：换一个“朝代”，他就换一个靠山。这回日本一垮台，他馬上又在重庆和还未發表的天津市伪市长张廷諤搭上鈎，經過賄賂串通，居然免去他“經濟汉奸”的罪名，和张廷諤先后回到天津。当时天津市許多当过汉奸的资本家，有的手眼不灵被抓起来了；有的厂貼个“敌伪产业”的紙条被查封了；唯独宋秉卿和他的东西厂子平安无事。他为了討好、报效国民党，在工人当中發起一次募捐，慰劳国軍；以表“愚忠”。

九月里，天高气爽，可是机器房里热烘烘的，工人们干活还流着汗。下午四点多钟，正是人们疲倦的时候；在整理部狭长的大工房里，东边的两条长案子周围坐满了女工，低着头，手像飞似地缝着麻袋角。在她们旁边排列着二十多台机器，男工人们手忙脚乱地蹬机器，扎麻袋的边和口。靠西边的浆纱机，从架子上拉下几百条麻线，把它们按在肥皂水里，通过大滚子缓缓地缠在一个巨大的经轴上。聚精会神的男工人们围着它接头、上线球、调理麻线，忙个不停。

车间的管理手里拿着个小册子，由缝角工序那边，一面讲着什么，一面走过来。到了浆纱机跟前，他站了下来，指手划脚地说：

“喂！大家听着，现在有个事儿跟你们说说。八年抗战，多亏了劳苦功高的国军，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们当工人的也应该拿出一点自己的心意，来欢迎慰劳国军。现在，我们经理发起一个慰劳国军捐款，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力多捐！”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住，用眼睛扫了一下周围的工人，提高嗓门说：“这回经理可是很注意，谁捐多少，上我这里来交钱，经理还要看名册呢！”说完，他又晃头晃脑地走到压光机跟前叫喊去了。

这边的工人们有的人闷着头儿干活，不言声；有的人交头接耳，叽叽咕咕。一个黑圆脸小矮个儿的扫地工，手里抱着一堆肥皂，听了管理的一番话，撇了撇嘴，心里骂起来了：

“哼！去你媽的吧！什么‘劳苦功高的国軍’，日本鬼子一来就撒了子，跑的連个毛毛也没有了，呸！”

。这小伙子名叫李洪緒，是个赤色群众，有地下关系。他是山东益都李家集人，虽然和管理李靜山是远門本家，还是李靜山介紹来厂的，他的思想却比較进步。因为李家集是在解放区的边缘上，村里老輩有許多是当八路軍的，他一向对八路軍的印象很好。

1940年，他正是十八岁，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兵，跑到天津东亚厂来做工。那时候他还不懂得工人阶级是怎么回事，也弄不清八路軍和工人、农民、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只知道八路軍好，真打日本，替穷人說話。初来厂的头几年，只知道干活吃飯，觉得生活还不错——窝头可以吃饱，还能有几个零錢买双袜子穿；以后，日子越过越坏，工資远远落在物价后头，一个月的工資只能买到七尺二寸布或几盒香烟，吃都吃不飽，别的更甭提了！心里有气，恨資本家，恨職員，恨待遇不公，就不好好干活，净想破坏，拿东西煞气。比如从浆紗机上偷肥皂洗衣服，随便乱摔綫軸、工具等等。由于当时他的觉悟还不够，这种种破坏行为只不过是為了个人泄恨而已。

当时，他对資本家还存着一点幻想，因为宋斐卿一給工人講話就哭穷，所以他幻想着将来日本走了，公司“买卖好轉”，或許工人也可以跟着沾点光，生活变得好些。

1945年3月，他的一个朋友李志，从老家山东解放区来找他。这位李志过去也是东亚厂的工人，入东亚以前會

新在八路軍里当过战士，因为负伤，回家休养，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才到天津来謀生。那时候就和李洪緒在一塊儿干活，很是談得来。李志干了不久，为了一瓶髮蜡，被管理开除，生活沒着落，他父亲托人情，把他荐給宋宇瀾家里去当差，工作就是专給宋公館看猫，这个猫是宋太太的宝贝，吃的是猪肝，穿的是毛衣，出来进去抱着坐汽卓。当过八路軍战士的李志哪里看得慣这一套，沒几天，他一气就把这宝贝猫，从楼上一脚踢到楼下，摔死了。李志賭气跑回山东解放区老家，在那里找到了部队的关系，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入党，但組織上很信任他，知道他在天津做过工，因而便派他回到天津来做地下工作。

今年春天，两个好朋友又見面了，自然是非常喜欢。李志就向李洪緒介紹解放区怎么好怎么好，李洪緒問他：“解放区既是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留在那儿呢？”李志很了解他，知道他不会坏事，就告訴他：“上級派我来这儿發展革命力量的，你敢不敢鬧革命？”“敢！你說怎么鬧法吧！”从此，李志就經常找李洪緒談心。慢慢地，李洪緒懂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澄清了許多糊塗思想。比如，以往和職員直接接洽，恨職員基于恨資本家，和李志談心以后，才把仇恨由職員轉到資本家身上，李志还給他指出来：“光一个人摔摔东西，泄泄恨，不解決問題，必須團結群众向資本家、反动派作斗争，才能有出路。”李洪緒苦惱了許多年，就是找不出方向，經李志这么一居發，可就有了奔头了。以后，李洪緒和李志經常联系，有了正式

的地下关系了。

当下，李洪緒把剛領来的肥皂抱到浆紗机跟前，交給当車工曲世忠，对他挤挤眼，用嘴冲着管理那边一努，低声說道：

“听见了嗎？他又冒熊話啦！”

曲世忠和李洪緒是同乡，是个耿直的硬汉子，也是李志發展的地下关系，他把眼睛一翻，沒好气地說：“真見他娘的鬼，棒子面还混不上呢，哪有閑錢买肉包子喂狗去！”

“他們就是沾了这路事上心！”李洪緒更压低嗓子說：“咱們还得想个办法对付对付他們！”

“对！非給他弄砸了鍋不行！”

“今天晚上，把咱們的人找到一塊儿合計合計吧！”李洪緒說着拿起几个坏了的紗管，送去修理了。

当天晚上，李洪緒、曲世忠在宿舍里和李志發展的另外两个地下关系王益成、李俊云偷着开会。小组长李洪緒提出来：捐款的事怎么办？怎样才能讓大伙儿不捐？王益成、李俊云都反映情况：許多工人对国民党抱着很大幻想，这个事儿可不好攔。比如說，第一精紡部有个工人，平常对資本家很仇恨，可是这一回慰劳国軍捐款，却很想、劲儿，捐得比誰也多。

“咱們車間的情况也差不多！”曲世忠抽着廉价的香烟，苦惱地說：“大伙儿認識不清，捐款的心气儿挺足，誰要說別捐，誰就会脫离群众啊！”



“噯，我看也不見得，誰手里有个富裕錢啊；还不是为了飯碗子，怕当管理的給小鞋穿，受不了嗎，”王益成粗声粗气地說。

小小的房間里，緊緊攙着上下兩層鋪。大家坐在底下一層鋪上，低着头，苦苦思索着，半天沒說話，空气显得很沉悶。李洪緒抽着一个烟屁股，狠狠地吸了兩口，黑黑的圓臉上，一双灵活的圓眼睛轉了一下，慢騰騰地說：

“我想起一个事儿来了。你們可知道織麻部有个工人，个人捐了款，在报纸上登出名儿来，大家不是很羡慕嗎？我看咱們就在这上面琢磨琢磨。”

“照啊！”曲世忠把大腿一拍，兴奋地说：“只要个人捐个人的，那就好說了！”

別的人也同意：

“咱們就怕集体捐，都比着就不好办啦！”

“对，一个一个地捐，劲头就不大了，誰有那份閒錢啊！”

李洪緒笑嘻嘻地說：“咱們对大伙儿就这么說：‘集体捐，是給东亚买名譽；个人捐，还落一个好名儿呢！’只要把个人捐个人的空气哄起来，那就好办啦！”

第二天，大家各自分头宣傳。曲世忠在浆紗机周圍，李洪緒在縫角縫边那里，散布空气，說：“捐款倒是个好事儿，集体捐可是白花冤枉錢！个人捐个人的，单打独斗多有劲！爱捐多少捐多少；多少还在报纸上落个好名儿呢！”还說：“他們支嘴儿容易，可是飽汉不知餓汉飢啊！”



群众一听，很有道理，将将说进他们心坎里了。一个女工也满处嚷嚷说：“个人捐个人的，我当被子都捐；要是集体捐，我一个子儿也不拿！”她这么一嚷嚷，大家都拥护，再要集体捐，谁也不肯掏钱了。

车间管理得到这个消息，很是着急。心想：要是非按集体捐，恐怕闹不出好结果，莫若就依着工人按个人捐，可是得想个主意辖制辖制他们，叫他们每人多少也得捐点儿。于是，每人发一张纸条，宣布说：“谁捐多少就把名字和钱数写在纸条上，交给我，我给你们往上报！”

工人们一听，心里很不满意：“我们捐钱，你去买好，去你妈的吧！”李洪绪、曲世忠等几个少数人一带头，大伙儿都把纸条撕了，扔了。

管理们等了好几天，一个捐钱的也没有。

有一天上午，李洪绪正在车间里扫地，忽然看见一个小管理员，叫曲世忠到一边去谈话，李洪绪故意碰了曲世忠一下，圆眼睛瞪着他，低声说：“大概是为了捐款的事儿，沉住气，伙计！”曲世忠笑了笑，扮了个鬼脸儿。

曲世忠走到旁边的办公桌前，管理员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毫不客气地问：

“你为什么不捐款？”

“我不能花钱买骂。”

“你捐你的，干吗花钱买骂呢？”

“大伙儿都不捐，我一个人捐，那还不是花钱买骂吗？”

“别人不捐还好说，你是李静山先生的亲戚，你就得领头捐！”

“我没钱！”

“没钱不要紧，我给你借上。”

曲世忠灵动的眼睛眨了几下，黑黑的脸上露出隐蔽的笑容，故意说个大数目字气气他：

“那好吧，你给我借上五十万！”

管理员哪里拿得起五十万，气得他干瞪眼儿，说不出话来。两个人正在顶牛，李静山走了过来，他那只天生的斜眼望着一边不看人，架子十足地说：

“世忠，慰劳国军，你干么不捐款呢？”

“我怕挨骂。”

“怕什么，咱们卖房子、卖地捐钱，谁也管不着！”

曲世忠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咬定了“大伏尤不捐，我也不捐”。车轱辘话过来过去地跟他泡，闹了一上午也没干活儿。

这么一闹腾，尽管别的车间给国民党军队捐了許多款子，整理部的工人却没有一个捐钱的。

事情过了不久，国民党飞来的大官儿们，一面忙着接收，大发胜利财；一面往各工厂鑽，想扎下老营，发展国民党的势力。李洪绪他们发现工人们有的在議論組織工会的事儿，自己老早就有这个要求，也看过一些进步的刊物，如“中国青年”、“民主周刊”等，恨不得马上組織起工会，把对资本家的一肚子仇恨倒出来。向上級領導一

美报，李志完全同意。由于离山东渤海区党委比较远，李志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搞工会，只是原则地指出来：“应该积极团结工人，给群众谋福利，支持工会的活动。”

有一天，正在上班的时候，李洪绪从材料室领回来几盒缝麻袋角用的大针，一眼看见浆纱机的旁边，有几个工人站在一堆，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他凑到跟前，看到浆纱机上的当班工贾凤鸣，靠着墙，一只脚踏在卸活的小车上，黑黑的脸儿晃着，手里摆弄着一个纱管，蔫蔫糊糊地说：

“我们要组织工会，有了工会，可以向经理要东西，再一說有了工会，就不能随便开革咱们了！”

工人们听得都很起劲，有的说：“这可太好了！日本时期，干着活净提心吊胆，说不定哪时候就叫你卷铺盖卷滚蛋！”有的说：“抗战八年，罪没少受，这会儿也该直直腰了！”

李洪绪乐呵呵地插嘴说：“组织工会敢情好，可是怎么样个组织法呢？”

贾凤鸣的表情很迟钝，慢慢腾腾地说：

“报名呗，谁愿意参加谁就参加，报了名单交给我们，我们再往上面报，我们现在已经有发起人，发起人的头儿就是楼上织麻部的李宗顺。”

“哦，就是织麻部的过磅工李宗顺呀，”李洪绪点点头，“这个人还不错，以往爱跟管理较个理儿，顶个嘴儿，大伙儿对他的印象还挺好！”

談到这儿，管理來巡視，大家各自散了。从此以后，李洪緒經常和賈鳳鳴談工會的事兒，有時候到二樓跑單子送活，遇見機會也有意識地和李宗順接近。他在縫角、補布等工序上，常宣傳組織工會的好處，登記了一些會員，名單都交給李宗順了。

賈鳳鳴是個什麼人物呢？當時他二十三歲，老家在農村，成份是貧農。因為家裡生活很苦，十幾歲上就到天津來做工，先在一家針織廠，後來又在達生紗廠，最後來到東亞。在日本統治時期，他一個人做工，只租了一間小屋，也是破破爛爛的，日子一點也不寬裕。按出身和成份來說，應該是個很好的工人；可是他一點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也沒有，光羨慕有錢的和做官的。他有個叔伯哥哥叫賈如松，是個國民黨員，中統特務。日本一投降，賈如松就回到天津，他的上級是國民黨市黨部委員苑寶璜。苑寶璜在大革命時代就是工賊，日本剛投降就坐飛機由重慶飛到天津。一到天津，就糾合一幫爪牙，利用工聯會的名義，在各工廠大肆活動，搞黃色工會，積極培植自己的個人勢力。

賈鳳鳴看到他的叔伯哥哥賈如松，一到天津就當了工聯會的籌備委員，和苑寶璜這樣的大官兒來來往往，很是眼熱，心裡恨不得找個機會，也撈個官兒做做。賈如松受苑寶璜的指示，叫賈鳳鳴出頭發起組織工會，賈鳳鳴當然是求之不得了。不過賈鳳鳴是個肉頭，蔫蔫糊糊，高高囊囊，沒有什麼活動能力，賈如松又通過賈鳳鳴在東亞廠

里，物色了几个臭味相投的落后工人，如洗染部的馬仲玉，整理部的女工朱雪亮等，帮助他的兄弟賈鳳鳴，一同發起組織工会。

李宗順又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当时三十多岁，河北省文安县人。抗战时期在老家解放区当过小学教员，有些文化，能說会道，写写算算也有一手。文安县人称文安洼，十年九涝，1939年，他因为家里歉收，生活很苦，来津謀生。正巧那年，天津也鬧大水，东亚經理宋秉卿邀买人心，特意搭了高鋪，收容灾民，还施舍大餅稀粥。水退之后，他利用灾民感恩心理，挑选一部份棒小伙子，給他当工人。其中有少数人，感激零涕，成为他的心腹爪牙。李宗順就是跟这一批难民工人一同进厂的。他很精明强干，見景生情，随机应变，像猫儿眼一样。以往他經常能抓住当管理的弱点，和他們吵嘴打架，总是用軟硬劲，說出話来，讓管理急又急不得，火又火不得，干生气；想开除他吧，又抓不住他的小辮儿。后来，工人們遇到和管理發生糾紛的时候，也常去找他出出主意，他也願意出头帮忙，所以他在工人当中印象确实很好。可是他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自己种人情；与人方便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自己方便。这个人遇見什么事都先盤算盤算自己。表面上，豪狂汉，充光棍，真到了节骨眼上，下油鍋，溜鍋边；鑊冰缸，站缸沿，是个最精最鬼的投机人物。苑宝璜通过賈鳳鳴了解到他是个“滾刀肉”，“歪歪纏”，就連厂方也惧他一头，所以很欣賞他，覺得組織工会，非利用这号人

当头儿不可，就指示賈鳳鳴約他，一同办工会，并且指定他是个头目人。李宗頤本来就有些財迷，正想找机会，显显身手，捞摸捞摸，自然就一口答应下来，并且积极地活动起来了。

李洪緒他們和一般工人，只看到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等都是穷苦的工人，李宗頤是个“爱打抱不平”的，有些文化的工人，当时还不知道他們和国民党党棍宛宝璜、賈如松之間，暗中彼此利用，勾勾搭搭呢！东亚厂工会的领导权，一开始就被这帮家伙操縱着；然而，矛盾是复杂的，斗争是曲折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着，变化着。……



## 第二回 稻田捕鳥黨員接头 泰山压頂經理發威

正在厂里醞釀組織工会的期間，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离东亚公司大約二里多地的一片稻田附近（現名何兴村），来了三个“爱好捕鳥”的工人。这地方很荒凉，除去稻子地以外，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死水坑，坑里长着一人高的蘆葦，来上一陣風，就萧萧颯颯搖摆个不停。稍远的地方，排列着許多像坟堆似的窩鋪，住着一些穷苦的貧民。

三个人踏着荒草，向葦子坑走来。头前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子，手里拿着竹竿，后面跟着一个瘦巴巴的小矮个儿，胳膊上搭着几张鳥网，最后面的提着鳥籠。大汉子左右张望了一下，观察一番地势，看到前后都有葦子坑，比较隐蔽；左右可以望到路旁的行人，就低声对他的伙伴說：

“这地方不惹眼，又能瞰見路上的行人，咱們就把鳥网立在这儿吧！”

他們馬上动手插竹竿，把一张张三尺来寬、七八尺长的鳥网接起来，連成一片，布在水坑的旁边。这种鳥网是用細而結实的絲綫織的，网眼有一寸見方，織得很巧妙。

当鸟儿低飞的时候，很不容易发现空中的网，只要它一头撞上，网就被鸟撞出一个兜儿，任它怎么扑腾也挣不出来，捕鸟人便可以从容地走过来拾取猎物了。

布好网以后，三个人都散开了。那魁梧的大汉子坐在一棵大树底下，悠闲地吸着烟，浓眉下一双大眼，频频望着路边，注意着偶然出现的行人。

这个大汉子名叫李兴荣，是东亚毛织公司修理室的技工工人。他十五岁就到铁工厂学徒，一进门先立字据：学徒四年半，伤、残、病、死，厂方一概不管，可真是活人跳进了大火坑！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还要给一位位师傅们搭好床铺，等人们都睡了，自己才能睡；只觉得一合眼，他又得爬起来，先给师傅们倒夜壶，打洗脸水，买早点。早点的花样多，师傅们的口味又不一样，有喝豆浆吃馒头的，有喝茶汤的，有吃豆腐脑的——还得记住谁不要辣子，谁要多加蒜，若有一份买错了，就得挨一顿臭骂。最惨的是：掌柜的为了多赚钱，常常包下一个紧急工程，要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赶工。当师傅的还可以倒班睡睡觉，小李兴荣可就苦了。有一次，他一连七天七夜没捞上挨枕头，中午回厂吃饭的时候，困得靠在电线杆上就睡着了；等到睁开眼来，已经过了吃饭时间，也不敢回厂吃饭，只好饿着肚子干活。小李兴荣累得早就得了尿炕的毛病，再这么一熬煎，他大白天上茅房时，总要先拍拍自己的后脑勺，想明白确实是在茅房里，不是在做梦，才敢尿尿。……

这样的苦日子足足熬过四年半，出师的那天晚上，他立刻收拾铺盖要走。掌柜的还想叫他多待半年“谢谢师”，他可说什么也不干了。心里说：“去你妈的吧！我早受够了！”浓眉毛一挑，扛起小铺盖卷儿，头也没回地走了。

李兴荣在外面耍手艺，挣钱养家，在哪儿也待不长。天下老鸹一般黑啊，当掌柜的总是变着花样在工人身上打算盘——怎么能叫工人少拿钱、多干活；李兴荣却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闹不对就卷铺盖，半年的功夫换了六七个地方。1940年考进东亚，派在修理室当钳工。

和李兴荣一块进东亚厂的，有个工人叫刘振祥，两个人在一起干活，相处的关系很好。以后，刘振祥因为工资订的不合理，赌气不干回了老家。他老家在冀中，是解放区。不久，他在老家参加了共产党。1944年，刘振祥接受了到敌占区发展组织的任务，又来天津，找到了李兴荣。经过几次谈心，刘振祥介绍了解放区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工人怎样受尊重的情形等，李兴荣受到启发，由刘振祥介绍入了党。最近，李兴荣又发展了修理室的工人李裕孚、崔成有入党，三个人成立支部，李兴荣担任了支部书记。刘振祥给他们送来解放区的报纸，他们三人看完后，都放在厂里行人必经之处，叫厂里工人们拾着看。

今天是星期日，三个人带着鸟网出来捕鸟，这是他们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一种掩护方法，鸟网是三个人凑钱买丝线自己编的，这片荒地就是他们经常和领导人碰头的地方。

“扑楞楞！扑楞楞！”，一只“胡不拉”鳥撞在网上了。正当李裕孚、崔成有过去捉鳥的功夫，从稻地南边走来一个男子，約有二十五六岁，穿一件灰布夾袍，走道走得热了，黑黑的臉上紅扑扑的。他是刘振祥离开天津以后，給李兴荣接上的领导关系——俞国忠同志，化名老王。

“你們这个网真‘下貨’啊！”老王同志走攏来，故意大声笑着說。

“可不是，哪一回也不白来！王大哥，今天晚上咱們‘炸鉄雀’吃吧！”李兴荣也笑着大声說。

瘦干巴的李裕孚对这位王大哥笑笑，又向崔成有使个眼色，喊着：“咱們去轟鳥吧！”他倆提着鳥籠子，跑一边巡風放哨去了。

老王同志跟李兴荣坐在树底下，低声談着話。老王經常住在楊柳青，隔一两个月才到天津来找他一趟。因为那时候工厂里的党员非常少，党在企业中的力量很薄弱，所以领导上特别重視李兴荣的工作，而李兴荣同院的街坊中就有一个特务，为了便于隐蔽，才跑到外边来接头。接头的次数也不能太多，唯恐接近多了，可能暴露；因此，老王同志总要隔一个时期，才来找李兴荣。同志們多日不見，見了就特别亲热。李兴荣掏出一盒金槍牌紙烟請他抽，老王一面抽着，一面关怀地問：

“兴荣，你們近来生活怎么样啊？”

“咳，甭提啦！”李兴荣兩条濃黑的眉毛擡在一起，

憤憤地說，“物價落下來，剛剛好過幾天，這會兒又漲上去啦！糧食一天一個價；工資可老是那麼個數，靠公司那點工錢是養不了家的。拿我來說吧，我爹擺糖攤，我老婆也在廠里干活，三個人都混事還養不住個家，我現在下班以後又蹬起三輪來啦！”李興榮抖擻精神又接着說：

“我告訴你一件事兒，最近我聽說廠里有人嚷嚷辦工會。”

“哦？”老王同志對這事很注意，馬上問道：“是什麼人發起的呢？”

李興榮扳着粗粗的手指，數着：“有賈鳳鳴、馬仲玉、李宗順、董文彬……”

“這些人怎麼樣？有什麼背景嗎？”

“有的不熟悉，咱不大了解。聽說工會最早的發起人是賈鳳鳴，賈鳳鳴有個哥哥叫賈如松，他常到我們廠里來活動組織工會，是國民黨工聯會的，准是個壞蛋！”

“別的人呢？”

“馬仲玉是洗染部的工人，可是他跟賈鳳鳴原來就很好，現在淨跟在賈鳳鳴的屁股後面跑，兩個人勾結在一起很熱乎。聽說，到國民黨工聯會登記發起工會，就是他倆出的名兒。李宗順和我不很熟，這個人明面上看起來還不錯，誰知道骨子裡怎麼樣？那個董文彬也不怎麼好，有些流氓氣兒，講究撻胳膊摔腕，耍大刀。他有一個特點，動不動就瞪起眼珠子，張口要把人‘廢了’，‘廢了’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就是把人弄殘廢的意思，所以人們都怕

他。”

老王同志正在思索着分析这些人，李兴荣转过脸望着他迷惘地说：“我看这个工会是‘根子不正秧子歪’啊！有国民党反动派在里面把权，能办得好吗？我们支部三个人在一起合计，大家都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是参加这个工会的活动，还是反对它呢？”

老王同志先不回答他，笑嘻嘻地说：

“我很愿意听你先分析分析。”

李兴荣笑笑。这位宽肩膀，粗胳膊，高高大大的钳工是个爽朗的人，他有一些工人阶级的直感；但是，入党还不到一年，文化水平也不很高，分析这样复杂的问题，真是感到有点儿伤脑筋。他搔搔头，摸摸自己的连鬓胡子碴儿，想了一下，就坦率地说道：

“工会是应当办的，我们厂的工人提起办工会来，劲头可大呢，干着活儿，吃着饭，上茅房，见面就唠咕这个事儿，简直说吧，这就是我们谈话的一个新题目。本来么，在日本鬼子手底下，熬磨那么几年，谁不想过两天舒坦日子，谁不想跟资本家要点东西，改善改善生活啊！大伙儿对这事儿都很热心，我们几个人要是不参加倒显得有点特别；可是，这些工会发起人，我看他们是没安好心眼儿，跟国民党坏蛋们拉拉扯扯，办不出什么好事。董文彬也是跟在里面胡搅合，往后还说不定闹成个啥样子哩！可是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弄不清楚。工会发起人后面有靠山，有后台老板，他们在工人里面可以随便活动，咱们斗

不过他們啊！咳，我也不會分析，說了一大堆，還是說不明白。”他天真地笑起來，“還是你給說說吧！”

老王同志正要回答他的問題，忽然聽見李裕孚的聲音喊着：

“噫！……噫！一個‘紅鶉兒’飛過去啦！”

“噫！……噫！”那邊崔成有也呼應起來。

老王同志馬上東張西望，做出尋鳥的姿態，一面笑嘻嘻地說：

“今天要是運氣好，這個三十二個的，咱們打上四兩白干，把老爺子也請上！”

“好哇，我老婆會炸鉄雀，今天你尝尝她的手藝……”

一語未了，從他們身後走過來一個中年人，肩膀上揹着一支槍，戴着一付美國式黑眼鏡，上身穿着草綠色夾克，下面是藍嗶嘰褲，晃晃蕩蕩走近他們的身邊。他倆東拉西扯談些家長里短的閑話，看着那人走到鳥網跟前站下來，瞅瞅鳥網，又慢慢騰騰地朝那邊稻田轉游過去了。

“沒關係，是來打鳥的，咱們接着聊吧！”老王同志笑笑，泰然地說。他吸一口烟，望着被微風吹得裊裊飄去的輕烟，思索了一下，不慌不忙地說：“興榮，情況是很複雜啊！你說的都對，不過，還不全面。我先告訴你一個情況：苑寶璜這個傢伙活動得很厲害，他打着民主的招牌，在各個工廠抓工會，控制工人，一心培植自己的個人勢力，你們廠的工會，不用說也是在他操縱之下搞起來的。”

老王同志把話放慢了一些又說：“根據咱們對苑寶璜的了解，他辦工會，是拿‘給工人謀福利’做幌子，在你們廠里也必定要給工人一些好處，支持工人們和資本家要點東西，我們可以利用他這個合法組織來進行工作。”

李興榮聽說黨對苑寶璜的情況早已掌握了，心裡很振奮，可是對於利用合法組織的問題，還沒有繞過彎兒來，一雙大眼睛忽閃忽閃地眨了几下，疑疑惑惑地望着老王，老王看他還不能體會黨的政策，就從另一個角度启发他說：

“現在，群眾對於國民黨還抱着許多幻想，群眾又迫切要求成立工會，要求改善生活，國民黨苑寶璜他們正在拚命地抓工會領導權，如果我們站在運動的外面，或者反對他們搞工會，豈不是要脫離群眾嗎？”

李興榮直勾勾地望着老王，會意地點點頭。老王又進一步說：“當然，國民黨抓工會是為了給他們自己擴充實力，是不會真正為工人謀利益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更需要積極參加工會活動。只有我們的黨是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我們要和群眾站在一起，做他們的先鋒隊，主心骨。對工人有利的咱就支持，什麼時候工會的頭頭露出狐狸尾巴，干壞事兒，我們就在群眾里面揭發他們，領着群眾前進。你說對嗎？”

“對！”李興榮覺得有個奔頭了，心裡感到很興奮，“就這麼辦。以前，我們不知道應不應當參加工會，所以人家登記會員，我們站在一邊瞅着，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以后可得积极参加啦！”

“唔，你们不但要参加进去，而且要积极地做些工作，在选举工会负责人的时候，最好能争取当选，担任一定的职务，你看这事儿希望大不大？”

李兴荣搔搔头，思索着说：“在全厂里头恐怕没什么希望，我们这部份专管配零件，就那么三四十人，平常跟各车间的工人接近的机会很少。我要是在我们修理室里担任点职务，还许有门儿。”

“大范围要是不行，小范围里当选也好，就是选不上什么，也要积极活动，在工会里面起到一定的骨干作用。”老王同志想了一想，接着又问：“资本家对于工人组织工会有没有什么表示吗？”

“别提了，我听说发起人拿着呈文去见宋斐卿，跟他商量办工会的时候，他连看也没看，就把呈文摔在地上了。还说：‘什么工会！我不懂这个。我的厂里不准你们办工会！’你瞧瞧，这家伙多蛮呀！”

“宋斐卿这个资本家可不简单，苑宝璜想在他的厂里抓工人，他也不会甘心的。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矛盾，你们要多注意着点儿。”说罢，老王同志又把解放区的情况谈了一下，了解了解厂里面的生产情况。最后，他站起来，把手里拿的一卷“民国日报”交给李兴荣说：“这里边有从解放区带来的报纸和杂志，你们传着看。”

李兴荣恋恋不舍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吧！我把你今天谈的跟他俩念叨念叨。希望你以后常来！”

“好。”

正說着，一群嘰嘰喳喳的小麻雀，從他們眼前掠過，一頭撞在鳥網上，扑楞扑楞地亂煽翅膀，老王同志高興地叫起來：“老李、老崔，快來啊！”

他倆連竄帶蹦地跑過來，大家動手抓麻雀，老王同志笑嘻嘻地說：

“好傢伙，今天晚上這頓炸鐵雀，你們可真吃上啦！”

李興榮得到上級指示以後，和兩位新入黨的同志馬上轉變態度，不但自己報名參加工會，而且在本車間積極宣傳辦工會的好處，鼓動別的工人也參加工會。報名的人很多，李興榮把名單也都交給織麻部的過磅工李宗順了。

工會會員發展得很快，李宗順手裏的名單一天天多起來，不幾天，報名參加工會的就有好幾百人了。

想不到，宋斐卿突然來了一個“泰山壓頂勢”，對於正在醞釀組織中的工會給了當頭一棒。

那一天，李興榮他們一伙工人進了修理室，換上油包衣服，剛預備干活，忽然管理跑出小屋，大聲喊着：

“喂！大伙听着：現在先別干活，都到整理部去，經理要講話！”

李興榮心裏暗想：“這不定又出什麼鬼點子呢！”就聽見旁邊一個外號叫大炮的工人翟文玉，把手裏的錘頭往案子上當地一摔，罵罵咧咧地嚷道：“媽的！他講一回話，我們挨一回熊，講一回話，挨一回熊，這回誰又怎麼

惹着他了！”旁的工人也都唧唧噥噥地走向整理部。

整理部的大工房里，黑压压地站满了全厂的工人，等着开会。靠西头放着一张小桌，桌子前边临时安上了麦克风。这时，从西门进来一个大高个子，约摸四十多岁，长得一张大馬臉，寬腦門，兩只橫眉，一双梟眼，滿面怒容，寒氣凜人，就仿佛誰坑他八百吊錢似的，他就是經理宋槩卿。他穿着一身旧藍色嗶嘰西裝——照例的，每逢給工人講話，他都要換上一身旧西裝，好在工人面前裝窮。

宋槩卿在日本統治時期，动不动就开除工人，一向暴虐慣了。日本投降以后，工人们要求成立工会的心气儿很高，他非常不滿，可是用过去那样简单的开除工人的办法，已經行不通了；派他的爪牙阻撓工会的阴谋又未能得逞，他一怒之下，便召集全厂工人，来个下馬威，打算先把工人想組織工会的勇气打下去，再亲自出馬，給工人办一个“宋氏工会”。

他揚着臉儿，大模大样，慢慢地走到小桌子跟前站住，嘴巴对着麦克风，先吹說他在日本时期“受了几年的压迫”，接着又把他去重庆抱粗腿的事儿，說成是“給工人要东西去”；然后，慢慢說到正題，臉上变了顏色，提高嗓門說道：

“你們吃着山东人，喝着山东人，还老罵山东人不是东西，你們还有点良心嗎？你們現在还要成立工会，吃我的，听別人摆弄，跟我搗乱，那可不成！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們，向来是亏着職員，不亏工人。我給你們福利的时

候，总是工人多，职员少。给职员三个，给工人五个，按三比五给你们……”

宋棊卿講到这里，台下的工人们，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会场不像开头那样肃静，有的人在原地来回活动活动，有的人在麻袋上靠靠，有的憋得干脆开了腔，低声嚷嚷着：“他妈的！给职员的少，怎么职员吃白面穿西服，工人连棒子面都混不上呢？”李兴荣靠在柱子上，两手交叉地抱着脚，悄悄向大炮说：“给职员的少？职员下了班有蹬三轮的吗？”大炮啐了一口唾沫说：“扯蛋！不干活他给钱吗？”工人们脸上，多一半带着愤怒的神气。

宋棊卿一边说着，一边察颜观色，看看大家有些听得不耐烦，知道人们有不满意情绪，于是灵机一动，先松一扣，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把话又拉回来，说：

“我们东亚公司好比一棵果子树，你们都靠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活命；所以，咱们大家都要好好爱护这棵果子树，要好好地吃……”

宋棊卿说到这里，见下面又安静了一点，赶快再紧一扣，准备收场，说：

“你们应该好好听我的话。就是成立工会，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我这个人嘛，是最讲民主的。我在美国就学了許多民主。我可以给你们成立工会，只要听我的，那还不容易，下个礼拜，我就给你们成立工会！”说到这里，他突然把脸儿一绷，冷冰冰的好像刮得下霜来，挥着手说：

“如果不听我的话，你们要是非自己成立工会不可，

那我就把果子树拔了，你們誰也別想吃，我豁着，关門不  
干啦！”

說完，他把臉儿一揚，响着大皮鞋，气咻咻地揚长而  
去了。

第二天，飯堂南面牆上，忽然出現了一張公司的布  
告，大意說：为了庆祝祖国胜利，工人能得到“合法的保  
障”，特責成馬寿亭、儲揖唐二位主任，自即日起，领导  
全体职工，进行筹备成立工会事宜。

工人們看完布告之后，紛紛議論，其說不一，很多人  
非常气憤。那几个工会發起人賈鳳鳴、馬仲玉等，也急速  
向他們的主子报信，研究对策去了。

### 第三回

### 地下党小破阴谋計 反动派大抓职工会

工人们看了布告，当然气愤不平，非常不满；那些工会发起人，一看宋柴卿要组织工会的形势很紧迫，也慌了手脚；马上在一块儿商量办法：一面报告市党部苑宝璜，一面打算找些活躍的工人开个会，给大伙儿打打气。

李兴荣自从听了宋柴卿讲话之后，心想这家伙要来一个先下手为强，阻挠工人组织工会，果然不出老王同志所料。不知賈鳳鳴他們該有什么动静，心里非常着急，就想办法打听。他虽然認識馬仲玉，可是馬仲玉在洗染部干活，离修理室挺远，兩人誰也看不見誰。可巧，修理室給洗染部旋的水輪銅瓦旋完了，應該去个人到洗染部，給染綫鋼換上，李兴荣就攬上了这个活儿。

他拿着銅瓦进了洗染部，瞧見染毛綫的大鍋正在沸煮，热汽散不出去，屋子里霧騰騰的，对面不見人。虽然天气已經有些冷了，洗染部的工人们，可一个个热得光着脊梁。因为空气潮湿，喘气困难，人們憋得滿头滿臉，挂着大汗珠子。李兴荣透过霧汽，看見染鍋旁边，站着一个凶煞神似的工人，打着赤膊，穿个短褲衩，一双破膠皮

鞋，兩只銅鈴似的大眼，瞅着染鍋里的溫度表，正是馬仲玉。李興榮忙湊過去招呼說：

“仲玉，我給你們換軸瓦來了，是哪個鍋的？”

“在那邊，我領你去。”

兩個人腳底下踩着染綫鍋里沸出來的色水，來到一個染鍋旁邊。李興榮手里一邊干着活兒，一邊和馬仲玉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起來：

“喂，仲玉！昨天經理講話，你聽見了吧？人家也要給組織工會，你們打算怎麼辦呢？”

“去他媽的吧！”馬仲玉一翻白眼，把腦袋一晃，“他想給組織工會，讓他找一邊涼快涼快去吧，我們早就在工聯會登記上了！”

“光登記有什麼用，你沒見布告？”

“我們明天就開個會兒，你也來參加看看。”

李興榮緊釘着問了一句：“明天什麼時候？”

“明天早上七點在公司前門集合，你通知你們修理室的人，看看誰去？”

“好，我告訴他們！”李興榮換完了軸瓦，收拾俐落，帶着工具走了。

第二天是個星期日，天剛朦朧亮，路燈還沒滅，騎自行車送牛奶的工人一晃而過，掏糞車子咕嚕嚕響，街上行人還很稀少。東亞毛織公司的前門外邊，慢慢地聚集着廠里的男女工人。李興榮領着修理室的幾個人來到時，這里已有百八十人，大伙互相交談着，並沒進去。再一看，鉄

柵欄門還鎖着。

賈鳳鳴、馬仲玉、李宗頤等几个头儿，在前边站着。董文彬等得不耐烦，抓住铁柵欄，哐啷哐啷地摇晃着，打算惊醒传达室的人，给开开大门。只见传达室门儿一开，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厂警走了出来，挥着手说：

“諸位請吧！經理有話：不叫在厂里开会！”

大伙儿一阵乱吵吵，可是厂警说什么也不开门，反而走进传达室去了。

几个發起人，商量了几句。馬仲玉穿着一件藍布对襟大夹袄，袄上密密的一排三十多个鈕絆儿，扎着褲腿儿，脚穿鷹嘴洒鞋，扯着大嗓門朝大伙儿喊了一句：“哥几个！咱們走几步，拐个弯，上李宗頤家里开会去吧！”

李宗頤領着一大帮子人，往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走去。李兴荣一面跟着走，一面心里想：“吓，这些發起人到底有靠山啊！这么多人，还敢領到家里去开会，要是我們地下党员，或是个普通工人，这样干还不給抓起来！”他越琢磨老王的話越对，这些人和国民党是在演双簧，国民党和资本家是在唱对台戏，情况真复杂啊！

李宗頤家里的院子比较大，楼下三间房子空着，楼上只有一家邻居。人們进来，院子里和楼上走廊都站得满满的，李洪緒、曲世忠、王益成、李俊云等几个住厂的山东工人也赶来了。人們都气嚶嚶地罵宋梨卿：“这小子真不是玩艺儿，連厂子都不讓我們进去了！”

李宗頤，中等身材，长得細眼睛，淡眉毛，穿一身破



藍布制服，斯斯文文地走上台阶，說：

“我們开会吧！”

他是屬泥鰍魚的，最滑不过。虽然他知道这一次筹备工会，有苑宝璜在后面撑腰，可是如今宋棊卿抓得紧，压得狠，道行也小不了。往后，到底誰的工会能站得住脚，誰胜誰敗，尚在兩可之間，还是先別把弓拉得太滿。这样想着，他慢慢騰騰地說：

“弟兄們！宋經理的講話，你們也都听見了，他要給我們組織工会，可是我們办的工会早就在工联会登过記了，我們是合法的，大家看看怎么办吧！”

人們一陣騷动，乱嚷嚷起来了：

“我們不参加他的工会！”

“他这是穷琢磨我們呢！”

“咱們办咱們的！”

李洪緒心里想这是一个好机会，应当做些宣傳鼓动工作，他走上台阶，圓眼睛扫視着院子里的人，高声說：

“弟兄們！我來說兩句。从来沒听見說过，当經理的給工人成立工会，这真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啊！大家別以为山东人都是經理那一头的，山东人也分三六九等，有吃得开的，有吃不开的，像我这样的山东人，还不是照样受管理的气！咱們要想保住飯碗子，改善生活，非得成立工会不可！”

工人們听了他这一番話，議論紛紛。由于宋棊卿长时期以来，造成河北人与山东人之間的矛盾，有些河北人一

提起山东人来就有气，嘟囔說：“山东人不是好玩艺儿！”

“咱们办工会不要他们！”有的人同意李洪緒的說法，李兴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人群里显得特別高大些，揮着手大声說：

“李洪緒說的話在理！山东人可不是什么样的都有：有吃香的，有受罪的，咱们受苦的工人都應該擰成一股勁，大伙儿齐心，才能把工会办好！”

“对，說的有理！”許多人都很贊成他的話。李宗順瞧見大伙儿的勁头很足，也就覺得有些把握了，巴眨巴眨那双細眼，提高嗓門說：

“我再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工会已經登記了五百多會員，可是还没有分組，針織部的李守信跟我提了好几次，應該年工和年工編一塊，月工和月工編一塊，日工和日工編一塊，还按照以前厂里办‘东亚精神訓練班’的老規矩編組，他說这样編，又省事又方便。我对这个事儿也没有經驗，大伙儿看怎么办吧！”

大伙儿都不懂得編組問題有什么文章，也弄不清按年月日工分組有什么利弊，都面面相視，一时提不出意見来。李兴荣心里琢磨：李守信是資本家的狗腿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里面准有資本家的陰謀，可是到底是个什么陰謀呢，自己也說不上来。正想着，忽听有人說道：

“宗順，我說說。”

李兴荣扭头一看，原来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推着平头，穿着打补釘的藍制服，从人群里稳稳当当地走上台

阶。可能是不习惯当众说话，脸上先红了红，然后直接了当地说：

“千万不能按年月日工分组！”他的嗓门不高，可是说的话干脆俐落，“大伙儿想想吧，要是按年、月、日工分组，一个组里，哪个车间的工人也有，别说齐不了心，连个小组会儿，也开不起来，这样，咱们工会还怎么办事啊！再说李守信，谁不知道他跟经理们一个鼻孔出气，他出这个坏主意，就是想破坏咱们，可不能上他的当！……”

有人插嘴问：“依你说，怎么分组好呢？”

“依我说，按车间分组，开会、合计个事儿都方便。”

大伙儿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想不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坑坑洼洼呢，就一致通过了按车间分组。李兴荣觉得这个小伙子说话很带劲，有心想和他聊聊，可是不认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哪个车间的。会开到这儿，也就散了。

俗话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

李兴荣是个地下党员，是冀中区党委天津县委城工部的关系；这个小伙子名叫王广盛，也是地下党员，是北方分局天津市工作委员会的关系。虽然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可是按白区秘密工作原则，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他们彼此谁也不了解谁。王广盛十几岁上，从老家小站到天津来，当过学徒，蹬过三轮，经常一天只能吃到一个窝头，瘦得干干巴巴的。去年——1944年，东亚百货场临时工的时候，他来投考，管理看他长得瘦弱，怕他扛不动重东西，差点没收留他。今年三月，他由幼年时代的朋友王

兆凱介紹，參加了共產黨。王兆凱經常和他見面，听取彙報，指示工作。最近王廣盛聽到要按年月日工編組的一股風，向王兆凱同志彙報以後，王兆凱就指示要在工人中間揭露資本家的陰謀。王廣盛在這次會上的發言，確實起到使群眾辨清是非的作用，他入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受過黨的教育，懂得隱蔽自己的身份，在適當場合，以群眾的面貌出現，貫徹黨的政策，人們對他自然不會有什麼懷疑了。

這個會開過以後，很快地，苑寶璜的指示就下來了。苑寶璜知道宋棐卿也要抓工會的領導權，心裡不免有些著急。他領導下的工聯會和宋棐卿之間的摩擦，由“暗鬥”到“明爭”，也是越來越尖銳。宋棐卿在最近的這一次講話里提到過的這幾句話：“吃我的，聽別人擺弄，跟我搗亂，那可不成！”所謂“別人”就是暗指工聯會的這一伙人。宋棐卿在給工人訓話時，就經常借題發揮，挖苦、打擊工聯會的人。比如，工聯會有個主席叫李海山，宋棐卿在一次講話里，說了這樣一個笑話：“有一次，我到一個朋友家裏去給人拜壽，壽堂桌上點着壽蠟，壽蠟上面寫着：‘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拜壽的人很多，擺了幾十桌壽宴，真是熱鬧非凡。壽宴快吃完的時候，忽然有個人慌慌張張地跑進來，找工聯會的李海山主席，大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咱們在某某工廠里組織的工會，叫人家“工取”’<sup>①</sup>

① “工取”和“工聯”都是國民黨的派系，他們彼此互相攻擊，矛盾很深。

的人打跑啦！’李海山一听，咧了个大嘴，啊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我一抬头，看见两支寿蜡，点得刚好剩下两个蜡头，一边留个‘海’字，一边留个‘山’字。你们瞧，这不是让‘海山’坐蜡吗？”宋秉卿在讲话当中，讽刺嘲笑工联会的人也不止一次两次了。有时候工联会委员贾如松到东亞来活动组织工会，宋秉卿就不让他进来，给他碰一鼻子灰。

苑宝璜花了很多心机，眼看要把工会抓到手了，不想宋秉卿忽然横插一条腿，要夺去他的口食，他便指示贾凤鸣等人，抢先动手，马上把工会成立起来，闹他个木已成舟之势，宋秉卿也就无计可施了。贾凤鸣还有个叔伯哥哥叫贾如同，是仁立毛纺厂的工会理事长，这个工会也是苑宝璜领导下的工联会一手包办的，贾凤鸣他们得到苑宝璜的指示以后，立即借到仁立工会的地点，开个紧急筹备会。会上，决定要打宋秉卿一记耳光，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就开工会成立大会。当时，赶写了三份呈文，准备立刻到市党部、社会局、工联会备案。贾如松看见事情很顺手，乐得脸上的肥肉乱颤，有把握地说：“办这些手续你们不用管了，我都包下来，你们明天尽管放心开你们的会吧！”同时，还决定明天上午就开成立大会，通知工人都不干活；并派梅桂荣、魏本城等八个工人把着前后门，告诉来上班的工人都去开会。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天刚亮，马路上的行人还很少，在旧英租界云南路二号东亞毛纺公司前门门口，站着

梅桂棠、魏本城等四五个正正派派的工人，看見有人来上班，就笑着打招呼：“哥几个！今天不干活，都到飯堂开会去！”“姐妹們，到飯堂开会去吧，今天咱們工会就成立啦！”

工人們对于資本家出头組織工会的阴谋，一眼就能看穿，也很痛恨；可是对于賈鳳鳴他們这帮工会發起人有什么背景，統治階級内部有什么矛盾是弄不清的。当时人們对国民党还抱着一定幻想，看到資本家的“宋氏工会”落在后面，賈鳳鳴他們搞的工会搶先成立，觉得自己厂里的工人搞的工会，总能給工人弄点好处，当然非常高兴。得到了梅桂棠他們的通知，誰也不遑車間干活，都說說笑笑欢欢喜喜地走进飯堂。

九点多了，飯堂里挤挤插插地坐滿了男女工人。这个飯堂也是宋棗卿毒化工人的場所：正面牆上，一个巨幅的橫額，上面用黑色油字写着“軍事紀律——基督精神”八个大字。中文上面还注着英文。橫額的下面，东西兩边，釘着用三層板做的活頁，像書一样可以翻轉着看。活頁上面塗着淺米色油漆的底子，写着黑油字。左边的內容是从“东亞銘”上挑出来的片断；右边是几首歌詞，有厂歌、謝飯歌、閉会歌等。地上还放着一架鋼琴，工人們每天到这里吃飯，都必須站起来唱謝飯歌：

感謝天父，保佑平安，  
養我肉體，賜我早(午、晚)餐，

更賜靈糧，心靈強健，

敬虔為人，討主喜歡！阿——們。

不管你是職員、工人，也不管你信教不信教，反正不唱完謝飯歌，誰也不准坐下吃飯。今天，牆上多了一條橫額，是賈鳳鳴他們發起人，匆匆忙忙用紅紙寫的“東亞工會成立大會”幾個大字。

十點了，工人們早就等得很焦急，可是還不开會。只見第一排長凳上坐着主管辦工會的大小官兒們：市黨部委員苑寶璜、工聯會主席李海山、委員賈如松和“來賓”——仁立毛廠工會理事長賈如同、東亞煙草公司工會理事長胡德起等人。他們這一撥子，都是國民黨里一個派別的人；正在等候的是社會局勞工行政科科長劉畏吾，是國民黨另外一個派別的人。這兩方面爭權奪勢、勾心斗角，矛盾也很大。苑寶璜看了看手上的表，皺皺眉，朝着李宗順發火地說：“怎麼回事？到現在還不見面，真是胡鬧！別等了，我還忙着呢，咱們開會吧！”

李宗順原來想：社會局勞工科是專管工人的，不等吧，也是得罪他。現在看到苑寶璜不高興，發下話來了，便連忙走到迎面一張小桌跟前說：“諸位，咱們開會吧。”

台底下的工人鼓起掌來，李宗順報告了開會意義，說說組織工會的好處。正講在半截，忽然會場上起了一陣騷動，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子，約摸四十多歲，內穿西服，外穿呢子大衣，戴着禮帽。工會發起人都站了起來，向他表

示欢迎。他脸上挂着微笑，不住地点头打手势说：“请坐请坐，来迟了，对不起！对不起！”賈鳳鳴赶紧跑过来让坐，他便一屁股坐在长凳上，这人就是社会局劳工科科长刘畏吾。李宗頌講完了話，来到第一排凳子，对苑宝璜客气一番，請他上台講話；又赶紧来到刘畏吾这边寒暄一回，就在他身边坐下了。

苑宝璜走到桌子跟前，先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这才說：

“諸位同胞！兄弟我参加今天这个会，感到非常之荣幸、非常之欢喜、非常之兴奋！兄弟我是由重庆飞回来的，我看到抗战八年，諸位同胞受了不少的苦，兄弟我万分的同情！我在这八年之中，不敢說劳苦功高吧，也沒少东奔西走……”

他东拉西扯，乱吹一通，吹他自己怎样“抗战有功”、怎样“关心工人疾苦”，然后又說到本題：

“你們成立了工会，可就有了靠山；所以，因此，你們要听工联会的話！你們生活很苦，我早就知道，兄弟我不胜其关心之至！所以，因此，你們可以找經理們要求东西；然而，可是，也別一下子要的太多了。因为，如果，假如要的太多了，經理們不答应，工联会也不好說話，你們說我的話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喂！兄弟我乱七八糟地說了一大套，就算了吧！”

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口音，加了那么多的文字眼儿，工人們听得稀里糊塗，摸不清头腦。李兴荣、李洪緒、曲



世忠、王广盛等人，都用心地听，可是也听不大懂，只觉得不对劲。苑宝璜讲完了，又换上李海山，他也讲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话。

突然，听见院子里一阵喧嘩，有人大声喝道：“好！胆子不小，你们还敢罢工！”人们都吃惊地往外瞧，只见五六个穿黑制服的警察，气汹汹地奔饭堂而来。头前走着一个大个子，穿着黑呢子警官制服，佩着臂章，肩上有金线和金花，这人就是十分局的王局员。他横眉立目，怒气冲冲，嘴里直喊着：“怎么你们罢工？主事的哪儿去了？”说着，就要拉门进来。

董文彬一听，马上站起来，跑出饭堂，后边跟着四五个工会发起人，也随着走出来。董文彬向警察们说：“谁说我们罢工！我们是开会，长官都来了，你们看屋里坐着的都是谁？”说着用手一指饭堂。

王局员听了，略为犹豫一会，走到饭堂窗户前，探头往里窥视。看见好几个大官儿都在里面，他回头来，脸上的表情就缓和了，比较客气地说：“这是误会，我们接到你们厂子里电话，说是工人‘罢工’，所以才来的。”说着，对那几个警察使了个眼色，他就走了。留下的几个警察明白了王局员的意思：如果都走了，就没法跟经理要钱了；于是跟着董文彬走进饭堂，在后面找个座，各自坐下。

这一段热闹的插曲，是宋斐卿捣的鬼。他发现机器房没动静，工人们有人给撑腰，另外成立工会，自己挖空心思计划出来的“宋氏工会”，一下子完蛋了。他又气又

根，馬上派人挂電話，誣告工人罷工，就叫警察來攪合撮合。

一場風波平息以後，社會局的劉畏吾又上台講了一通。他最喜歡說：“抗戰八年，血不能白流。”談了一頓廢話以後，接着，在工人面前，拚命吹好，誇大自己的權力；同時，話里話外暗暗踢了工聯會一脚，說：

“本人在社會局勞工科負責，往後，你們向經理要求東西，免不了發生摩擦，勞工科就是專管你們這些事情的。本人一定支持你們！你們應該成立工會，本人我代表社會局，現在就批准你們成立工會！你們以後聽我的，保險沒錯兒！”

講完話以後，就選舉理事，那些工會發起人，早就做了種種準備，當選的當然都是他們計劃好的人，有李宗頤、賈鳳鳴、董文彬、馬仲玉、朱雪亮(女)、喬秀珍(女)、王玉祥等七名理事。按照苑寶瓊的布置，李宗頤果然當了工會理事長。

## 第四回 算細賬工人抓小辦 鬧斗爭群众大会餐

工会是成立了，理事也有了。国民党党棍苑宝璋想培植个人势力，需要在工人面前讨讨好，因而指示他那些工会理事们：可以从宋斐卿手里要出些东西来。这些理事刚一上台，也都想给工人争点好处，一则，可以在苑宝璋跟前卖一手，显示显示自己还有些能耐；二则，可以在工人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三则，工人们要出东西来，自己也有份。因此，理事们便积极地找小组长在一起合计，研究怎么向资本家提出要求。

一天，正在上班的时间，理事们把小组长都找来了，狭长的小屋里挤得满满的。工会小组长是各车间工人直接选举出来的，这里面大部分是纯洁的、活跃的工人，很能反映群众的要求。这五十多人都围坐在一张长条桌子的四周。新任理事长李宗顺简单地谈了几句，说明今天开会要研究改善工人待遇的问题。让大伙儿想主意。

“改善待遇”当然是大家最感兴趣、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马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为什么经理职员们工薪那么高，我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呢？”有的说：“我

們活不下去了，就得多要！”有的人問：“我們要什麼呢？  
怎麼個要法呢？”有的人就回答：“倉庫里存着什麼咱們  
就要什麼！”……

新當選的工會小組長、地下黨員李興榮站起來，他那  
魁梧的身子塔似的矗立着，濃眉下一雙大眼轉了一下，不  
慌不忙地說：

“哥幾個，咱們要東西，得說出個道理來。那天，宋  
經理講話，不是說給職員給的少，給工人給的多，是按三  
比五給的嗎？我看，這就是個小瓣兒，到底他是不是按這  
個比例給咱們的，可以從這兒倒倒！”

他這一說，好像喜鵲窠里搗了一扁担，大家噦噦喳喳  
地亂嚷嚷起來了。因為，人們老早對宋榮卿講的這句話就  
不滿意。

“我說，我說！”人群里站起一個年輕小伙子，細長  
條兒，高鼻梁，兩隻小眼睛很靈活，揮着胳膊氣憤憤地說：

“李師傅說的對！什麼是三比五啊，我看完全是宋榮  
卿得便宜賣乖！就拿日本時候分白面來說吧<sup>①</sup>，那時候  
我正在福利組扛糧食，他那一套鬼把戲瞞不了我：經理職  
員們分多少？咱們工人們才分多少？……”說到這里，他

①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因為戰事緊張，迫切需要軍用麻袋，想把東  
亞廠收買過去，曾經把搶掠來的白面，撥了一部份，給這個廠，想  
買工人的好。宋榮卿對賣廠子的事，推脫拖延，直到日本投降，不  
了了之。收下的白面，很不合理地分給了少數人，吃不了，存在  
廠里，日本投降以後，還堆着許多，引起工人很大不滿，三袋面一  
匹布的鬥爭就是由此引起。

气呼呼地說不下去，一屁股又坐下来了。

这个小伙子叫张国助，是个耿直而机灵的工人。他在穷哥儿們伙里很能体贴人，吃点亏，滿不在乎；可是当管理的哪怕給他个白眼儿，他也不讓过，总得找題目和他們講講理，吵吵嘴，所以管理們都把他看成“刺儿头”。他虽然“小錯不断”，可是“大錯”却也不犯，管理們抓不住开除他的小辫儿，就把他推給别的部門。于是，由这里調那里，干不久，又换个地方，年头多了，他哪个部門的活儿也干过，几乎“周游”了全厂，因此，認識他的人很多。

大伙儿都望着张国助，催他快說下去，他略一思索，又站起来說道：

“好！我再說說。那时候，咱們工人，一个人不过分三二十斤白面，可是經理、大主任、職員們，一个人就是二百多袋，頂少的还十几袋！寶月潭押着車，叫我們用車往他們家里送，家里堆滿了，沒处放，都存在福利組粮食庫里。下雨怕淋了，天热怕捂了，我們工人还得給他們倒块封席！”张国助越說越来气，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門儿，还比划着：“哼，真把我們气坏了！給他們往口袋里裝白面的时候，心里說：‘你們太美啦！弄这么多的面，还得管送，非給你們加点“佐料”不行！’我們就把扫地土、砂子、老鼠屎，什么乱七八糟的髒东西，都倒在口袋里，再攪合攪合——越是經理的紅人，越多給裝点！”

人們一听掺老鼠屎，都笑起来了，再細一琢磨，可又

气炸了。

韓长根，一个剛强而又講义气的貨場工，用手把桌子一拍，憤恨地說：“國勛講的話在理，大伙儿想想吧，日本在的时候，工人們一个个熬得筋疲力尽，面黃肌瘦，宋榮卿动不动就开除工人。来了白面，他們分賍，还說按三比五，工人分的多。媽的！簡直是胡扯蛋！宋榮卿可真把咱們穷人琢磨透啦！这回非叫他按三比五給咱們吐洋面不可！”

这几句話勾起大伙儿的伤心事来了。想当初市面上卖的棒子皮、棒子核吃得人拉嗓子，小孩吃了拉不出屁来，卡在肛門上，作媽媽的还得用簪子往外撥，撥出来还是棒子皮、棒子核，接着就隨風飄走了……。咳，那时候真是眼泪往肚子里咽啊！还說按三比五給工人分面呢！

“对对对！”大伙儿都喊起来：“咱們就这么跟他算算賬吧！”有的人馬上找来了算盤，会算的把那算盤子儿，撥拉得劈啦叭啦地响。张国勛是个精明細心的人，扳着手指，嘴里报着数：“宋榮卿二百五十袋，宋宇涵二百三十袋……。”这样算来算去，算出了洋面的总数，職員們拿走多少，工人分了多少，答案就出来了：如果按宋榮卿說的三比五分洋面，每个工人还得补上三十袋面。啊，三十袋面！要是每人能分三十袋面，那該有多好啊！人們被这一希望鼓舞着，小屋里的空气，显得更活躍了。有的人提出来：“要那么多面，倉庫里存的怕不够了，还不如再换点别的呢！”

別人都拥护。实在，人們窮得啥也沒有，啥也需要啊！

“对！倉庫里不是还存着那么些布嗎？①使白面換点布吧！”

“照啊！瞧瞧咱們的孩子，到十冬腊月，連个棉袄也混不上！”

“倉庫的袜子还多着呢，分兩双袜子穿穿也好啊！”

“庫里头呢子留着干什么？咱們不許分点，卖了換些吃的用的嗎？”

慢慢地，意見一致了。最后決議：按照宋經理的說法，應該給每个工人补發八袋面、三匹布、七碼呢子、兩双袜子。由理事們帶着大伙儿的要求，去跟經理們办交涉。

宋槩卿一看來勢不妙，于是以“养病”为名，躲到北京去，来个不照面，叫副理宋宇涵、陈錫三和新提拔的“軍师”儲揖唐頂着。理事們一再提出要求，他們只是說：“經理不在家，別人作不了主！”一推六二五，来回地推“活船儿”，拖了好多日子。理事們沒轍了，就去找社会局刘畏吾。刘畏吾在工会成立大会上，吹得天花乱墜，这时也不能不捏着头皮跟資本家密議了一次，回来就向理事們說：“你們的要求有道理，本人一定支持，一定拥护！不过，可是，你們要的太多，总不能把公司要黃了呀！”

① 宋槩卿在日本統治时期，投机倒把，倉庫里經常囤积着各种物資，大发国难財，直到日本投降的时候，还存着一部份。

理事們又找小組長們開會研究，李興榮和他的上級研究過，認為提的多了，資本家不給，會打擊群眾情緒，就提議少要點兒。別的組長們也都表示：既然公司有困難，也不能把廠子要黃了；不過工人的生活太苦了，也得想法維持一下。經過大伙兒討論，把原來的要求降為三袋面、一匹布、兩雙襪子；同時表示這是最低要求，不能再減，也不能再拖。

可是資本家對於工人提的最低要求，仍然是用那幾句車轆轤話，支支吾吾，不給個明確的答復。劉畏吾也不見面了，理事們找小組長一研究，小組長們都非常氣憤，認為應該給他們點顏色看看。這一天晚上，飯堂的套間里，燈光明亮，理事和小組長沒吃飯，一夜也沒有走，坐在屋裏聊閑天，提出來的口號是：“不答應要求，不出廠！”公事房值夜的職員寶月潭，在當天的晚上十一點鐘，就打電話向副理們報告了。

第二天一早，天陰沉沉的，刮着颼颼的西北風。小組長們在飯堂的小屋裏熬了一夜，一點也沒有覺得困，精神飽滿地回到各自的車間去了。

李興榮兩手揣在破棉袄的袖子里，迎着刺骨的寒風，走向修理室，一面走着，一面心里盤算：

“這兩天老王同志怎麼還不來呢？看樣子，群眾的勁頭很足啊，可是資本家死頑固，今天理事們又去辦交涉，八成還是沒結果，照這樣拖下去，可是不成啊……”

他來到修理室，干活的工人們都用親切的眼光望着



他。性急的大炮翟文玉正在砸白鉄，一看組长回来了，忍不住提着鐮头跑过来。瘦巴巴的李裕孚和崔大个瞅管理不注意也溜了过来。他們都围着李兴荣問长問短：

“怎么样了，李师傅？”

“有門儿嗎？”

“咱們这点东西可不好要呢！”李兴荣低声地說，“昨天我們沒睡覺，釘了一宿，理事們一早又去交涉，恐怕經理們还是給咱們吃老藥方！”

“媽的！再給咱們吃老藥方，咱們砸了他的藥罐子！”大炮瞪着眼說。

“我看，”李兴荣更低声地說：“資本家不吃好粮食，理事們今天再交涉不下来，咱們全体工人都不出厂，非得頂着跟他干，才能把东西要出来。”

“李师傅說得对，”李裕孚对大炮和崔大个說，“咱們分头和大伙儿联络联络。”

大炮揮着手里头的鐮头，晃着腦袋兴奋地說：

“对！咱們都釘着干，誰草鷄誰是小舅子！”

以下一段是~中年的時候

三楼紡麻部的樓檐上挂着一排像絲瓜似的大大小小的冰疙瘩，屋子裏面机器轟隆轟隆地响着。地下党员王广盛开着靠門的一面煉条机，心神不定地时时望着鉄門。桶里的麻条盛满了的时候，他借着卸活的机会溜到門边，从小窗戶向外张望张望，他在等待着他的盟兄弟——小組长姜金标回来报信。

王广盛在入党以后，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利用拜把兄弟的办法，团结群众，掌握一部份工人。他在这个车间里，就结拜了五个盟兄弟，姜金标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王广盛排行第二，姜金标对二哥的话非常信任，觉得条条有理，句句入耳，听他的话没错儿。王广盛经常通过他的盟兄弟做工作，因此，他的活动是比较隐蔽的。

小胖子管理倒背着手，磨磨溜溜地从他身边走过，这是当管理的例行公事，每天上班以后，总要围绕车间巡视一周，然后就到他的办公室喝茶去了。小胖子走了以后，铁门忽啦的一声拉开了。姜金标带着一股子冷风跑了进来，进来就扎扎乎乎地说：

“二哥，我们昨天晚上没回家，跟他们泡了一宿啊！”

炼条机的工人们都围拢上来，打听消息，姜金标指手划脚地回答着：

“副理们早就知道我们昨天晚上一宿没走，今天早上成心蹲咱们，到现在还不露面，刘畏吾这小子也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咱们怎么办呢？”一个工人着急地问。

“难道他们都扎到王八窝里就算了嘛？”另一个愤愤地说。

“算了，没那么便宜！”姜金标鼓起眼睛嚷嚷着说，“扎到哪儿，也得把他们掏出来。我来的时候，李宗顺和董文彬正打电话找他们呢！”

王广盛心里想，就是今天找到也还是一拖，非狠狠地將他們一軍不可。他望着姜金标意味深长地說：

“老三，如果他們还是那老一套，怎么办呢？”

“是啊！”姜金标一愣，“二哥，你說該怎么办呢？”

圍着的工人們也都眼巴巴地望着王广盛，王广盛慢慢騰騰地說：“单靠理事和小组长恐怕人少势孤，咱們全体工人也得給他們助助劲儿啊！”

“二哥說得对！”姜金标一揮胳膊嚷着，“他們要是再不答应，咱們大伙儿一齐上！”

“对！咱們今儿都不走了，跟他們泡蘑菇！”

“豁出去啦，反正光脚丫子不怕穿鞋的！”

旁的小组长，像张国勋、韓长根、曲世忠等积极分子，回到車間里一給騰，工人們的情緒也很激昂，“大家不出厂”的口号好像一陣風似的，傳遍了全厂。

果然，理事和資本家們交涉了半天，仍然沒結果。下午，刘畏吾一来，徑奔飯堂小屋，理事們提出三袋面一匹布的要求，他滿臉是笑，連說：“抗战八年，血不能白流，你們的要求合理，本人馬上去給你們办交涉。”可是他到了前面公事房，不知道和資本家嘀咕些什么，回来的时候，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口气也变了，张口就嫌工人要的多。楞小伙子张国勋頂了他一家伙：“刘科长，你剛才怎么說的？不是說我們的要求合理嗎？”別的人气不过，也七嘴八舌地質問，刘畏吾支支吾吾，只是叫大伙儿回家睡覺去，誰也不要留在厂里，要求东西的事，还是交給他

去办。

眼看天快黑了，事情还没有结果。工人们可是说得到做得到，四点多钟，各车间的当班工人们把车一关，都凑在一块儿聊天，等候消息。理事和组长们，开了个紧急会议，决议：一、成立纠察队，看守前后门，把住电话，资本家一个也不准走，还要在院中巡逻，防止破坏。二、各车间里面，由纠察队员负责，动员全体工人保护机器，防止资本家破坏，给工人栽赃。三、解决全体工人今夜的吃饭问题。

纠察队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有一百多队员，每人胸前戴一块红布头，布上写着“维持秩序”。在前后门把守的纠察队，放走职员，锁上铁门；负责院里巡逻的队员，手里拿着木棒，两人一撮，两人一撮，在厂院里各处转游，雄赳赳的，很是神气。

李兴荣也参加了纠察队，和梅桂荣等几个人把守前门。到了晚上，风刮得很紧，半阴半晴的天空上，月色朦胧，从云彩缝里露出的小星星，也冷得打哆嗦。一位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小棉被卷儿，来到东亚门前，从铁栅栏往厂里张望。她看见大楼里灯火辉煌，大门紧闭，也不见人出来，就对栅栏门里面的纠察队员说：

“劳驾，您给找找整理部的李佩珍行吗？”

李兴荣一听，忙跑到铁栅栏跟前，说：

“娘，您来啦！”

“是你呀！怎么你们到现在还不回家？一天没给孩子

喂奶，你們想餓死他呀！”老太太沒好氣地說。

原來李興榮的老婆李佩珍也參加了今天晚上的活動，和赤色群眾李洪緒、曲世忠在一起，聽他們給車間工人談論國共談判的事兒，聽得很起勁，忘了孩子，一天還沒喂奶呢。李興榮給老太太解釋幾句，又從旁邊的傳達室給整理部打電話，叫李佩珍趕緊出來一趟。李佩珍匆匆忙忙來到前門，老太太還直埋怨：“小爹小娘的就是不懂得疼孩子！”李佩珍笑着說：“娘，大伙兒決定不出廠，誰也不能回家呀！您把小被褥打開吧！”

冷風地里，李佩珍解開懷，從鐵柵欄空里伸出手去接孩子，孩子隔着柵欄，用小嘴吸吮乳頭，李佩珍凍得直打寒噤，就這樣給孩子吃了一頓奶。

三樓紡麻部燈光明亮。在平日里，機器聲總是響得震耳朵，現在電滾兒不動了，紡車休息了，鬧得最凶的穗子機，也啞叭似地立在一旁，車間里隨便說句話也能聽見了。在平日里，紡車錠子像閃電似地旋轉着，卷起的飛麻像霧似地蕩在空中，噏得人喘不過氣來；現在空氣很潔淨，呼吸也痛快了。工人們，這一堆那一伙，說說笑笑很是熱鬧。里面最活躍的是煉條機旁的一堆，女工們都圍坐在地上，當中站着一個小伙子，正紅着臉給大伙兒唱歌兒。

這個小伙子名叫張國鈞。十几歲上老家文安縣發大水，他就到天津來做工，跟東亞廠里許多管理們都干過仗。勞動很沉重，生活很困苦，越干心里越膩，什麼時候才能到頭呢？心里一煩躁，他就磨洋工。開“二道機”把

大筒摔得叮当直响；要不，故意把麻条弄得乱七八糟。日本在的时候，热天不讓开窗戶，温度太高，他偷着开。管理李靜山問是誰开的，他說：“不知道。”李靜山把窗戶关上，走不多远，回头一瞧，窗戶又开了。李靜山又問他：“怎么窗戶又开啦？”他仍然說不知道。李靜山生气地說：“你怎么不知道？窗戶挨着你，你为什么不看？”机灵調皮的张国鈞故意气他，振振有詞地說：“你是叫我看窗戶，还是叫我看車？看車顧不了看窗戶；看窗戶，車坏了算誰的？”李靜山被他問得哑口无言，气惱地走开。他一走，张国鈞又把窗戶开开了。他一向就是这么跟管理搗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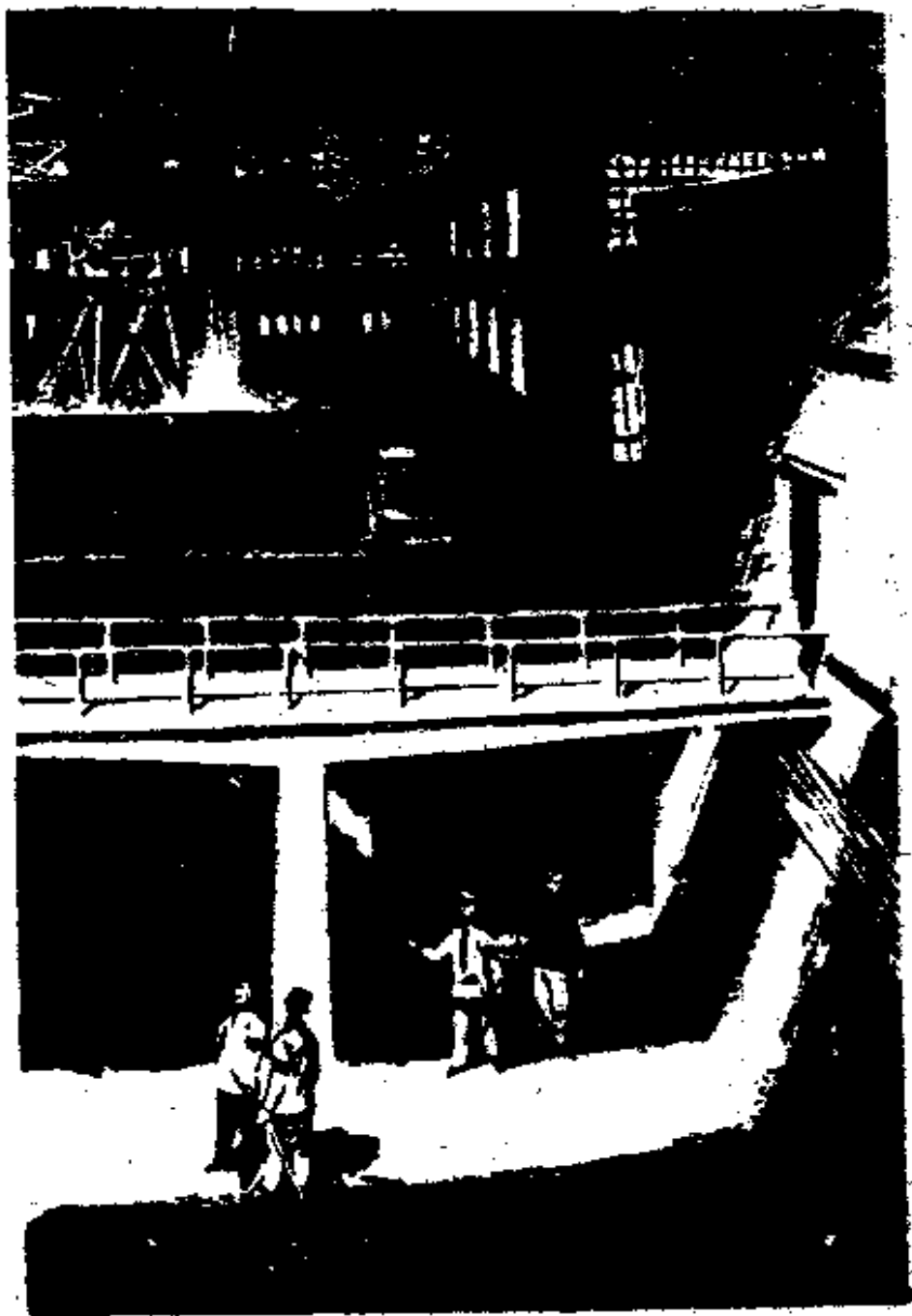
今天，小伙子知道要跟資本家斗一斗了，心里非常高兴，戴上糾察队的紅布胸章，感到特別美气。因为車間里有少数女工胆小害怕，有的惦記家，搭拉着腦袋不說話，抖不起精神来，他就主动地活躍她們的情緒，自动給大伙儿唱一个歌。唱完了，大伙儿都拍手叫好，喊着：“再来一个！”他唱起了癩头，又来了一个鋤草歌：“手把着鋤头鋤野草呀，鋤去了野草好长苗儿啊，咦呀咳……”这样，大家輪流地唱歌、講笑話、唱小調儿、唱戏，无形中开起了晚会，女工們的情緒也振奋起来了。这功夫，楼下跑上来一个人，喊道：

“这屋里有会做飯的沒有？要是有的，赶紧上厨房給大伙儿蒸花卷去呀！”这一喊，人們的精神更抖擻了，挑了兩位棒小伙子，跟着下楼去了。

厨房里，灯明火旺，好像办大喜事。会做饭的男女工人们，缩起袖子，扎着大师傅们的围裙，欢欢喜喜地忙活着。工人们打开董事、经副理存白面的大粮食垛，一袋又一袋地扛进厨房，倒进水缸似的大盆里合面。另有人吆喝着抬来成桶的花生油。合好的面一赶成大片，就咕咚咕咚地往面上倒花生油，等花卷蒸熟了以后，滚热喷香，还顺着花印流油呢。终年辛劳不得一饱的工人们，哪儿吃过这样的花卷呀！整个的厨房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各车间的工人用大簸箕盛着花卷，用洋铁桶挑着开水，往自己车间里送。欢乐的情绪随着花卷儿又传到各车间去了。

织麻部靠西边的车档里，都是女工，平日有一把子要好的姐妹，人称“十三妹”。十三妹里比较最活跃的是五姐刘恩英。别看她才二十来岁，做工却已经八年了，为人刚强热情，这一阵子，可撒了欢，抓起花卷一把一把地给姐妹们送，最后送到一个女工的跟前，看她眼里有泪花，刘恩英知道她是胆小害怕想家了，就安慰她、鼓励她说：“不要紧，咱们这么多人，怕什么？走，咱们到那边找四姐去！”说着，就拉着那个女工到旁边的车档子里去。那儿，小小的、瘦瘦的四姐刘芝兰，盘着腿儿坐在地上，正在兴头头地说着“薛刚反唐”。围着坐的女工们，一面吃着喝着，一面出神地听着。刘恩英她俩也加入进去，大家热热闹闹地过得很快乐。

这一夜，秩序好极了，情绪也高极了，在院子里就能听到车间里的谈笑声、歌唱声。巡逻队，一撮一撮地来来





往往，見了面都喜笑顏開，點頭打招呼。

只有公事房里的人們，愁眉苦臉。副理宋宇涵背着手低著頭，來回踱了一夜。胖得出奇的陳錫三困勁剛上來，想起車間里的工人們，又吓醒了。儲揖唐用一根洋火，就抽了一盒紙烟，一支接一支抽個沒完。他們這份洋相可大了。

## 第五回 經理行賄皮包黨 工人動怒滿臉開花

轉天，陰云消散，露出晴朗的天空，已經是星期日的早晨了。東亞毛織公司前門外面圍着好些人，多一半是上點年紀的老人家。老人們惦記着自己的兒女一夜沒回家，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兒，很不放心，都扒着鐵柵欄打聽究竟。李興榮他們忙着一一解答，安慰着老人家。這功夫就聽見賣報的小孩由遠處吶喚着跑來，喊着：“看報啦！瞧瞧東亞大罷工的新聞！”越跑近，嚷得越歡。

李興榮聽着一楞，心里想：“誰給我們安上‘罷工’的名兒？這樣鬧出去，可是沒好處。”他馬上掏錢買了一份益世報，叫梅桂榮趕緊給理事會送去。梅桂榮一口氣跑進飯堂的套間，吓，小屋里里外外，來來往往淨是人。各車間的工人們雖然熬了一夜，戰鬥的勁頭反而更足，不少人從車間來到這里，打聽消息。梅桂榮放下報紙，大伙兒一看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東亞工人無理罷工！”險點氣炸了肺。這兩天，時常出現一個穿西服戴眼鏡的記者，在廠里晃頭晃腦，許多人都見過他。人們一看這條消息，都紛紛大罵：

“好个混蛋記者！”

“怎么說我們是无理罢工！”

“这小子是發癩子，燒得胡說八道啦！”

“合包打算，他們这帮家伙，一个給咱們說話的人也沒有啊！”

前門糾察队又打發人来送信：“刘畏吾来了，在陈副理屋里坐着呢。”大伙儿一听，都說：“来得好！癩子非出膿不可！”董文彬、馬仲玉、賈鳳鳴代表理事会，馬上到前面公事房去交涉，一些小組长各車間的工人很关心，都自动地跟着他們，李洪緒、曲世忠、张国助也都去了。

严冬的太阳照着这座死气沉沉的公事房大楼。大楼共分兩層，前面一个正門，后面东南角上有个便門，楼下从正門到便門有一条长长的大理石柜台。进便門經過楼梯道口，柜台外边头一个单间就是陈錫三的办公室，这间屋对面的柜台有个豁口，进了豁口，头一个单间是宋秉卿的办公室，第二个单间是宋宇涵的办公室。

董文彬、馬仲玉、賈鳳鳴进了公事房大楼的便門，后面跟着几十个人。陈錫三办公室的玻璃門正关着，隔門看見屋里靠窗戶摆着一张玻璃桌面的双人写字台。不大爱說話的宋宇涵和刘畏吾对坐在写字台旁边的兩把轉椅里。陈錫三坐在宋宇涵身后的椅子上，比手划脚，說得正熱鬧。儲揖唐坐在一边，嘴角閃着得意的微笑。刘畏吾眼前放着他的大皮包，鼓鼓囊囊的。他一手扶着茶杯，正点头晃腦地应酬着。猛然看見玻璃門外来了一群工人，他做賊心虛，

瞟了一眼他的大皮包，心想遮掩，已經来不及了，一时心慌意乱，臉上登时变了顏色。陈錫三飽經世故，一看工人們来势不佳，如果他們當場与刘畏吾說噲了，抓住他的脏，要想鎮压工潮，可就更难办了；因此，他向刘畏吾使了个眼色，連忙拉开屋門，迎出来，招呼着說：“請上楼吧！楼上地方寬敞！”刘畏吾知道陈錫三的苦心，早就跟屁股出来了，連說：“走吧走吧！人多楼上得談。”

刘畏吾在前，后面跟着理事、組长往楼上走，工人們也随着涌上楼去，恨不得馬上听到結果。李洪緒、曲世忠走在最后边。到了楼上，刘畏吾感到已經离开是非地，皮包不在身边，精神又振作起来。一只手背在身后，把臉儿一翻，扯着破鑼般的嗓門，裝腔作势地大嚷大叫：

“弟兄們！你們要求这么多东西，还要得这么急，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啦！再說，本人已經給你們办了，你們还随便罢工！”說到这里把眼珠子一瞪：“罢工是犯法的，你們知道嗎？……”

大伙儿一听，好小子！来这一套！

曲世忠一粒李洪緒，低声說道：“改了味儿啦！”

李洪緒也低声說：“哼！这里头怕是有毛病！剛才你看見了沒有？”

“什么？”

“皮包呀！”

兩個人一嘀咕，引起前面几个人回头听着。

“怎么回事儿？”

“来的时候皮包是瘪的，这会儿鼓啦！”

前面一个组长扭头低声说：“对了，我也瞧见啦！”

李洪绪、曲世忠互相看了看。就听见刘畏吾还在接着嚷嚷：

“你们这是瞎胡闹！你们眼睛里还有我这刘科长吗？……”

曲世忠轻轻对李洪绪说：“你在这儿照顾着点儿，我到理事会去。”

李洪绪会意地点点头，曲世忠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刘畏吾越喊嗓门越高：“你们要安分守己，本人我向来说一不二！本人既然答应你们办交涉，你们就不准胡闹；否则，出了事，本人概不負責！”大伙儿听他说来谈去，不但事情没有结果，反而训起工人来了，张国助打断了刘畏吾的话，说：

“刘科长，你先别说了！你张嘴交涉，闭嘴交涉，你交涉什么了？从我们提出要八袋面、三匹布、七碼呢子、兩双袜子起，你就交涉，你嫌要得多，我们减到三袋面、一匹布、兩双袜子，你还交涉，你交涉出什么来啦？”

魏本城胆儿很大，是个炮筒子脾气，说话向来不顾前、不顾后，人们习惯地叫他魏老傻。魏老傻忍不住冲刘畏吾喊起来：“你少来这套！谁罢工了？什么犯法不犯法的，我们不懂，我们就知道要吃饱肚子！”

好些人一齐跟着喊：“对！对！我们要吃饱肚子！”

刘畏吾被打断话头，心里好生恼火，把眼睛瞪得牛眼

那么大，喊了声：“放肆！”没等他往下说，韩长根清清楚楚一板一眼地就开了腔：

“你不是老说‘抗战八年胜利了，血不能白流’吗？光我听见你说，就够八回了。我们刚要这么点东西，还是根据经理说的三比五算出来的，一点也不出圈，你就嫌多。我们减了以后，你还嫌多，不是你说的应该改善我们的待遇吗？”

刘畏吾心想：“你们这些臭工人敢和我当科长的这么说话，先得把你们横劲打下去，要不然经副理白托付我了，局长那里也不好交代。”想到这里，又是一瞪眼，把桌子一拍：“你们目无长官，罢工了，还无理取闹，社会局理应干涉；本人有权给你们成立工会，也有权解散你们工会！”

群情激愤，屋里一阵骚动。……

把守前门的李兴荣，看见理事、组长和许多工人进了公事房，半天没出来，心里很是挂念，忽然，看见从便门走出一个人，那么大个子，还咧着大嘴，哭得抽抽搭搭。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马仲玉。李兴荣挺纳闷地问：

“仲玉，你哭什么？”

“完了，白面吃不上了，刘科长都撒手啦！还要解散工会！……”马仲玉说着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起来了。

李兴荣心想：“这小子怎么这么松啊！”赶紧给他打气：“你别这样呀，你当理事的要一哭，大伙儿心里不就

慌了嗎，哭有什麼用！”

馬仲玉止住了哭聲說：“那我們怎麼辦呢？”

李興榮說：“你是理事，得釘着給大伙兒辦事啊！你先上樓，我打發人給理事長送信去。”

馬仲玉又擦擦眼淚回樓上去了。李興榮趕緊打發一個糾察隊員到後面理事會去報信。

李興榮回到前門，梅桂榮慌慌張張地說：“李師傅，你看！”他用手一指大門外邊開過來的兩輛吉普車：“這兩輛車圍着咱們廠轉了好幾圈了，瞧瞧，這又過來啦！”

李興榮往車里一打量，原來是武裝警察，裡面有個小麻子，肩章上好些金花，准是個大官兒，心裡想：“好啊，這些小子們全帶着槍來啦！”吉普車又緩緩地開着，巡視過去。他對梅桂榮說：“沉住氣，看他們怎麼着！”

再說曲世忠由公事房回到飯堂套間，向大伙兒一報告，劉畏吾的皮包變鼓了，大伙兒都紅了眼。忽然前面又有人來報信：“劉畏吾要解散工會！”人們憤怒的氣焰像火山一樣地爆發了。

大伙兒圍住李宗順，七嘴八舌，撻胳膊籍袖子，怒氣沖沖地喊成一團：

“劉畏吾吃私啦！”

“要解散工會！這小子要下毒手啦！”

“干脆，打狗×的！”

“對！打狗×的！”

“李宗順，倒是打不打？”

“打不打？”

“打不打？”

李宗順站在桌子旁边，張嘴剛要說話，又咽回去了。他本想攔一下，看大伙儿这气势，只怕攔不住了，大伙儿的劲头，非打解不了；可是又一想：“刘畏吾是社会局劳工科长，这号人打得嗎？打了他事情可就大了，我是工会理事长，責任全是我的；不打呢？大伙儿准饒不了我，就是我說不打，大伙儿也得打，往后我这理事长可就不好当了……”李宗順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耳朵里可是一片喊声：

“打不打？”

“就听你一句话，打不打？”

“打不打？”

李宗順万般无奈，只好一咬牙，“啪！”地把手里的茶杯往桌子上一摔，嚷了声：“打！”

！忽啦一下子，工人们跑出套间。只見梅桂荣一閃身进了厨房，順手抄起一把明晃晃亮堂堂的头号大菜刀，駁头跑在前面。工人们，一边跑一边喊：“打呀！”“打呀！”人声沸騰，喊声震天，惊动了各車間的工人，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涌来，跑进大队，跟着往前闖，也喊着：“打呀！”“打呀！”王广盛带着三楼的工人，冲下来加入队伍。四姐刘芝蘭、五姐刘恩英手挽着手，領着織麻部的众姐妹，也冲下二楼加入大队。男男女女，气势汹涌，好似千軍万馬冲鋒陷陣一般，直奔公事房便門。



馬仲玉讓李興榮一說，跟着又到了公事房樓上。樓上，憤怒的人群已經嚷成一片，只听有人高声吶喊：

“刘畏吾你干什么来的？”

“你說？”

“你的皮包……”

“打冤蛋！”

“打！”

刹时一陣大乱，刘畏吾刚要想溜，就觉着眼前一黑，金星乱蹦——一个黑大个子工人抡起鉢儿似的拳头，搗了他个滿臉花。这一拳剛剛落下，四周围的工人一窩蜂似地拥上来，拳打脚踢，把刘畏吾揍倒，順着楼梯滾下来。工人们也跟着跑下来，刘畏吾拚命一掙，从人們腿底下鑽进柜台，窜进了宋棊卿的办公室，跟手关上門，一头鑽进写字台底下。

这当儿，李宗頤和后边飯堂赶来的那一撥子工人们剛冲进公事房，进門就找刘畏吾。先动手的一撥子，有人給挤得跳上了柜台，用手一指，喊着：“鑽屋里去啦！”后一撥子人馬上跑过去，一脚踹开經理室，从桌底下掏出刘畏吾。刘畏吾被打得鼻青臉肿，連連央告：“別打啦！我已經快給你們办成了！快办成了……”央告也白廢，工人们七手八脚，連拖帶打地拉到柜台外边，近处挨得上的，都乱打一气。后来的工人，越聚越多，誰也想挤到跟前揍他兩下解解恨，一时又乱成一团。

这时，由前門跑进来一个厂警，拚命往人群里挤，一

边挤一边喊：“别打别打！再打要出人命啦！”他是怕打坏了刘畏吾，当警察的可吃不了兜着走。他刚挤进人群，就被工人们揪住往外一掬，喝道：“你干什么？再往里挤连你也一块儿废了！”厂警一听，吓得夹着尾巴就跑了。

董文彬被厂警提醒，马上联想到万一刘畏吾一口气完了，官面来了先找理事会。他赶紧挤进去，一手把刘畏吾的脑袋夹在左胳膊窝里，用手一弹，拦住众人：“别打啦！别打啦！死口的官司不好办啊！”

突然，听到靠外边的人喊了一嗓子：“不好了！理事长晕倒啦！”大伙儿不由得一愣。那李宗顺双目紧闭，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有的人跑过来，扶他窝他。原来李宗顺见刘畏吾给打得不成人样儿，心里很害怕，暗想：“坏了，这回事闹大了，打人是我不许可的，万一给打死，挨刀我得去头一个的，这漏子可捅大了！”李宗顺是个最好最滑的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机，马上来了个脱身之计，假装晕倒，这么一打岔，董文彬可就把刘畏吾解救出来了。平素衣冠楚楚，耀武扬威的刘科长，这会儿，狼狈不堪连爬带滚地逃进陈锡三的办公室里了。

宋宇涵隔着门上的玻璃，看见李宗顺不早不晚恰恰在这时候晕倒，心里也猜出几分他的苦心，忙吩咐储揖唐去叫厂里自备汽车送他到医院。当工人们抬李宗顺上汽车的时候，宋宇涵在汽车门上，低声对李宗顺说道：“宗顺呀，放心吧！你家里的生活有我负责！”

汽车刚送走李宗顺，纠察队马上锁好铁门，忽然一辆

大卡車，在門前打住，由車上跳下三、四十個大槍隊，全副武裝，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槍，把前門圍住。李興榮冷笑一聲，心想：“來得好，看你們還尿出一丈二的尿來！”

緊跟着，又來了兩輛吉普車，跳下四五個人。頭前一個小矮個兒，滿臉碎麻子，披着一件青禮服呢皮大衣，戴大沿呢子軍帽，這人是警察局的局長李漢元。後面緊跟着一個胖子，身穿青呢子警官制服，皮帶上掖着一把盒子，這個是派出所的所長。

李漢元走到大門前，手搖鐵柵欄，喊了一聲：

“開門！”

糾察隊員們互相望望，不知怎麼着好。

李興榮挺着胸脯，故意問了一聲：

“你找誰？”

“我是警察局！”

“你來幹什麼？”

“你們這兒出了亂子，我來看看。”

李興榮臉上挂着冷笑，拿眼上下打量李漢元，嘴裏說：“你來看看？誰來也不能開門！”

李漢元看到工人們氣很硬，有損局長的威嚴，很惹起火，本待發作，又想到這幾天，各工廠不斷出事儿，還是不捅這個馬蜂窩好。他耐着性子說：

“我是來給你們了事的，快開門！”

李興榮心裡盤算：“門是得開，不過得先殺殺他們的威風！”於是正顏厉色地說：“你等會兒，我得問問理事

会！”扭头叫了声：“桂荣，你到理事会问问去！”

李汉元只好耐性等着。功夫不大，梅桂荣回来对李兴荣低声说：“可以给他开。”李兴荣心想：“这些家伙端着枪进厂，准会影响群众情绪。”他皱起浓眉，大眼睛一转，冷冷地说：

“你们既是来了事的，撂下枪就给你们开门！”

李汉元不由得一楞，心想：他们要是撂下枪，进去又有什么用，还不如让他们回去，倒落个仁义。于是，对那些兵们喝道：

“走！都回去！”

“是！”大枪队齐声答着，把大枪一背，立刻爬上卡车，滚了，那几个马弁也钻进吉普车去了。

李兴荣掏出钥匙，开开铁栅门，李汉元带着胖所长进来。董文彬和馬仲玉刚好来迎他，李汉元问：

“打伤的在哪儿？”

“在里边。”

他们一同进了公事房，穿过人群，走进陈副理办公室。李汉元一眼就看见，桌上放了个鼓囊囊的大皮包。转过头来，又见刘畏吾半躺在沙发上，打伤的头脸像个爛茄子，很是难看；衣裳也扯破了，两手捂着腮帮儿，还弯着腰，哼咳带喘地往痰筒里吐血沫子。宋宇涵、陈锡三、储揖唐看见了警察局长，都恭敬地站起来，点点头望着他。

工人们围在屋子外边，严阵以待。屋里头鸦雀无声。李汉元向大家点点头，大步走到写字台前，伸手拿出刘畏

吾的大皮包，一扯拉鎖，里边整叠的鈔票，摆得压压擦擦。李汉元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又合上拉鎖，心里想：工人们打了刘畏吾是刑事案，警察局有責任，社会局长一定不依。追究吧，工人气势正冲，也很难办，事情真有点扎手；可是，当他看見皮包里的鈔票，覺得抓住了刘畏吾的小辮儿，事情好办多了。如果社会局长来找麻煩，也有話答对了。因而，他对刘畏吾酸溜溜地一笑說：

“刘科长，皮包里的錢真不少啊？”

刘畏吾托着又青又肿的臉蛋儿，結結巴巴地說：“啊……啊……我带的办公費。”

李汉元故意对他的駐款又俏皮了一句，說：

“刘科长，你身份不小啊！出門带这么些办公費，我这个局长也沒带过这么多錢啊！”

“……………”

这时候，厂方叫来的救护車到了，刘畏吾被搭在担架上，送医院去了。

糾察队剛鎖好大門，院里的工人看見，对面边道上的人群里，一个穿西服戴眼鏡的家伙，探头探腦，鬼鬼祟祟，正是常来厂的那个記者。

梅桂荣和李兴荣咬了一陣耳朵，就把大門悄悄开了个縫儿，挤出兩個人去，偷偷摸到記者身后，一把揪住記者的領子。記者魂飞天外，沒等他說出話来，已經被那兩個棒小伙子揪进前門。耳边只听得，咣当一声，鉄門关上，又鎖住了。梅桂荣用手一指，喝道：“就是你这小子給我

們登的无理罢工呀！”大伙儿喊着：“打他！”就要动手，記者吓得渾身顫抖，彎着腰連連鞠躬地央告說：“諸位，諸位，先別打！我有几句话，容我說完了，你們再打！”

梅桂榮一攔大家：“讓他說！”記者一听先不打，趕緊說：“今天登報不是我的事兒，是刘畏吾叫我登的，他說的詞兒，強迫我寫，我敢不寫嗎？明天我准給更正，要有半句瞎話，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大伙儿一听：“好，先不打他！”李興榮一揮手：“叫他到后邊待會兒再說！”

李漢元叫理事召集工人，他要講話。

不多時，寬敞的整理部廂房，黑壓壓擠了一屋子工人。李漢元一出現在門口，憤怒的眼光就集中在他的身上。進門不遠，有幾張驗麻袋用的桌子，李漢元走過去，連帶爬地上了桌子。胖所長站在桌子下邊保護着他。

李漢元嗽了嗽嗓子，擺出一付威嚴的神氣說：

“弟兄們！你們鬧工潮已經不少日子了，我也知道；不過，調解工潮是社會局的事兒，我管不着。我今天為什麼來的呢？因為你們打了人，打人是刑事，我們警察局就不能不管了！”

台底下很靜，空氣很緊張。

李漢元心里有個打算，先用“警察局”“刑事”案，鎮服住工人，再抓出兩個為首的治一治，圓了案，他就可以交差了。他估計工人們鬧事兒，不過是烏合之眾，真要

出了事儿，官府一追究，自然能抓住几个倒楣的。因此，他麻臉儿憋得紫红，瞪圆了一双小眼睛，侦察地望着全体工人，提高嗓门喊着：

“我先问你们一句：人是誰打的？”

想不到许多工人举起胳膊喊着：“我打的！”

“别起哄！一个个地说。”李汉元一摆手，声色俱厉地说：“到底是誰打的？”

工人们更响亮地一声吼：“我打的！我打的！”几乎所有的胳膊都举起来了。

李汉元耳根子底下像是爆发了一枚大炸弹，震得他晕头转向。没想到工人气这么冲，这么齐心，要再硬压，可不是闹着玩的。刘畏吾鼻青脸肿的狼狽像，仿佛又在他眼前一晃，他赶紧换了一种口气，连连摆手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无论如何你们也得有个领头的，不要以为法不责众。”说到这里，李汉元用眼一扫全场的工人。工人们气势凶凶，一点也不示弱。他不能不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台，用一种缓和的口吻说：

“这样吧，我今天先不带人，誰打的誰明天自己上派出所去投案！你们要好好想想，反正不去人，这个案子完不了！”说罢，跳下桌子，对站在旁边的董文彬、馬仲玉又钉了一句：

“你们理事要负责给我把人找出来！”说罢，又向全场的工人们瞟了一眼，就带着那个胖所长，扬长而去了。

## 第六回

资本家坐山观虎斗  
地下党草间解冤仇

理事們送走李汉元，来到公事房。宋宇瀾、陈錫山、儲揖唐三人惊魂乍定，在李汉元講話的功夫，就已經商量妥：事已至此，如果再不答应工人的要求，不知道还要抛出什么漏子，临时决定答应給每个工人三袋面、一匹布、兩双袜子。理事一來，双方就在書面上签了字。理事們跟着就召集全厂工人在飯堂开会，馬仲玉上台报告了胜利的消息，大伙儿一扫昨夜的疲倦，今晨的紧张，掌声雷动，齐声欢呼，在一片欢乐声中出厂回家去了。工人們紛紛議論着：“看起来人多力量大，只要抱成一团，大伙儿齐心，沒有办不了的事儿！”

人們往外走的时候，梅桂荣找着馬仲玉問：“那个記者怎么办？”一句話提醒了馬仲玉，他才想起还扣留着一个記者呢。这功夫沒什么事儿了，就告訴梅桂荣把他放走。梅桂荣放了記者，喝了声：“回去赶紧更正，明天报上要是沒有，小心砸断你的腿！”这小子連連点头答应，犹有余幸地跑走了。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照常上班。理事和全体小組长、



糾察隊的大小隊長，都到飯堂里的套間來，研究到派出所投案的事兒。開頭，人們意見不一致，有人主張去一趟，有人主張不理這個碴兒，當然各有各理，爭論了半天，沒有結果。

韓長根坐在一邊，心里琢磨開了：不去是完不了事，去，誰去呢？想起自己以前在解放區老家時當過民兵，有一次在家養傷，被日本鬼子當做八路逃進兜兵隊，什麼刑法也都挺過來了，到底沒吐出一個字。以後放出來，隊伍轉移了，這才來到天津衛，在工廠里做工。一個人混一個人的，也是照樣受窮受苦，這幫窮哥兒們拉家帶口更是不易。趕上這個事兒，要到派出所投案，自己有把握能頂得住，就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說：

“哥幾個，聽我說，叫我看咱們不去不行啊，你們誰也別去，我去！你們都拉家帶口的，現在離年近了，領了東西，讓孩子大人歡歡喜喜過個年。我在这儿沒有家，光棍一個人，他們把我押幾天沒關係！”

大伙兒聽他這麼說，非常敬佩他的義氣，不過這麼大的事兒，叫他一個人去，心里很不落忍，好幾個人都爭着要去。最後，議決由另一個光棍漢陪着他去了。

套間里，組長和糾察隊長都不肯走，依舊在这里等消息。雖然韓長根說得挺輕鬆，押幾天沒關係，可是到底怎麼樣，誰也沒譜。有的人坐在一邊默默地一言不發，有的人坐不住就站起躑躅。功夫不大，就見韓長根他們兩個人，笑嘻嘻地走進來。在先，人們一下子懵住了；跟着，

就乐坏了，一块石头落在地。大伙儿把韩长根围在中間，你一言我一語地問长問短，韩长根的黑臉膛儿上放着光彩，乐不絲儿地把經過說了一遍。

原来派出所的胖所长接見了他們，胖所长知道天津市電車公司、自来水公司、东亚烟草厂、仁立毛厂和中紡几家紗厂的工人，都要支援东亚，如果为追究打人，引起更大的工潮，警察局也担不起。李汉元嘱咐过他：“別撻馬蜂高！”胖所长也知道刘畏吾是为貪污而挨打，社会局不会再找警察局的麻煩，所以胖所长馬馬虎虎問了几句話，打着官腔說：“你們以后不得再生事端！”这个案子就稀里胡塗地拉倒了。

这一次罢工是东亚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的大規模的斗争。虽然运动的引火人是黄色工会的理事們，我們的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人数不多作用可不小；等到群众真正起来了，斗争形势有如翻江倒海波浪滔天，那些理事們誰也控制不住了，工人們迫使资本家、反动派低了头，贏得了罢工的胜利。

可是，在分胜利果实时，又發生了一件怪事：“劳劳糾紛”——工人和工人之間鬧矛盾，几乎釀成流血惨案。这件怪事是这么引起的：在工会成立和要三袋面、一匹布的斗争过程中，有一百多工人沒有参加工会，也沒有参加斗争，苑宝璜很不滿意，就指示理事們：“这些人既然不参加我們的工会，就得給他們点厉害看看，不能讓他們痛快快吃上白面！”理事們仰仗苑宝璜的鼻息，当然要

按照他的眼色行事，早早把不給面的風吹了出去。

这一百多工人里面只有少数是資本家狗腿子，如张成儒、唐紹泉等；大部份是从山东来的老实工人。他們有的因为和資本家多少沾亲带故，碍于情面；有的胆小怕事，唯恐砸了飯碗，因而不願意参加工会，也不敢鬧斗争。听说凡是参加工会的都能得到三袋面、一匹布，唯独他們沒有，当然很惱火。宋秉卿覺得拉攏一部份工人，打击一部份工人，破坏工人团結的时机来到了，就把这一撮子人組織起来，另外成立一个“新工会”，也选出代表，以便和原来的“老工会”分庭抗礼。他一面叫新工会的代表造名冊，遞呈文，到社会局备案，爭取获得合法地位；一面給新工会以种种物質上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說，新工会的代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吃到点心和水果，到外面去可以開車馬費，随便下飯館，回到到資本家那里报賬等等。

沒想到新工会选出的代表、資本家的狗腿张成儒等遞到社会局的呈文被批駁下来了，表面理由是：“一个工厂不能成立两个工会”，实际上是社会局怕得罪苑宝璜。可是这帮人有資本家給撑腰，还是照样活动：鼓励并率領新工会會員向老工会的理事干仗、要东西；和老工会的會員吵嘴罵街，而老工会會員也有一些“左”的情緒。过去，这些落后的工人不参加斗争早就引起他們的不滿，再一聽他們的代表和資本家勾搭在一起，就更加仇恨了。于是，工人和工人之間，果然成了冤家对头。不論在車間、飯堂、宿舍、廁所……，新工会會員和老工会會員見了面，

經常指桑罵槐地甩閑話：

“哼，我們可是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拿命換來的東西，怎么能分給‘他們’！”

“別想得那么美！都是東亞工人，凭什么一個蠅鼠做出兩樣飯來！”

“想當初工會成立的時候，‘他們’罵咱們窮人會、窮棒子會，現在咱們把東西要下來了，他們眼熱啦，想吃現成的，多不害臊！”

“哼，也不知道是誰拿起碾盤打月亮哩！東西是公司的，經理說給就得給，誰說不給也不行！吓，這可是‘使喚了頭帶鑰匙’——當家可做不了主！”

“……”

兩個工會的下層，工人和工人鬧摩擦鬧得步步緊；上層，新工會的代表也成天到老工會找理事鬧着要東西，特別纏着理事長李宗順不放手。李宗順是個最乖巧不過的人，明明知道新工會那邊有宋棗卿給撐腰、助勁，怎么能得罪經理呢？這一邊的头兒苑寶璣有話在先，也不可以違拗；於是，李宗順他們幾個理事一合計，便來了個折衷的辦法：給新工會會員每人兩袋面、一匹布、兩雙袜子，每人扣一袋面，做為老工會的會費。當李宗順在大会上宣布以後，新工會的代表張成儒等人不干，當場吵了個亂包，會議無結果而散。

散會之後，張成儒等馬上到宋棗卿那里去告狀，宋棗卿立刻要馬壽亭、儲揖唐下通知，召見新工會會員，他要

亲自講話。

不多时，从各車間把正在干活的那一百多新工会會員叫来了。他們衣服上帶着麻渣和麻土，汗渣和油泥。因为知道老工会的理事要扣他們一袋面，心里怀着气愤，他們輕輕地走上公事房大樓樓梯，来到寬敞的大厅里。这大厅的北面一溜大玻璃窗，射进耀眼的阳光，牆上挂着国民党大官們題的匾額和名人字画，玻璃櫥上摆着士紳們送的銀杯、銀盾、銀鼎。平常，这地方是招待貴賓或开董事会的地方，工人們根本來不到，今天經理在这儿召見他們，自然含着有特別优待的意思。他們或坐或站挤了一屋子，都靜悄悄的，說話也不敢大声儿。张成儒渾身都是精神，罗錘着腰，窜前跑后地察看人数，小蒜头腦瓜儿晃晃着，一排暴牙露在外面，指手划脚地张罗着。

忽然，张成儒黄蜡蜡的臉儿露出紧张、振奋，向大家一使眼神儿，挑起个大拇指一比划，大家就知道是誰来了。坐着的人都站起来，屋里鴉雀无声，直楞楞地望着門口。只見宋秉卿揚着臉儿，慢慢地走进来。不过，和前一次在整理部給全体工人講話的怒容不同，一双鼻眼里透着笑意，今天也沒有換破西服，仍然穿着平时穿的藍綢面銀狐皮袍，西服褲，黑皮鞋。后面跟着儲揖唐、馬寿亭，他走到大厅当中的大桌子后面，一屁股坐进扶手椅子里，微微点头招呼大家坐下。儲揖唐、馬寿亭好像哼哈二將似的，站在他的身后。他先咳了一声，沙嗓子慢慢地講着：

“嗯，這場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們很好，你們安分守

己，能体谅公司的苦衷，和公司同舟共济，我都知道。”他掏出一条白绸子手帕，摸摸鼻涕，买好地说：“面，我早就想给你们，不过，日本一投降，我到重庆去了，回来以后，我又生了病，我正想找董事会研究，还打算把油和红糖也分给你们，没想到他们就闹着跟我要面，这一闹我倒省下了！”

张成儒和唐绍泉目不转睛地望着宋紫卿讲话，这时候转过脸来，瞅了大家一眼，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意思是说：“瞧瞧多可惜，要不是他们胡闹，咱们还能多捞点东西呢！”在座的一般工人平素生活很苦，有的还拉下一屁股账，好像大旱望甘雨一样的，都迫切地希望改善改善生活，缓一口气。他们长时期在宋紫卿的残酷剥削和毒化麻痹之下，并没有阶级觉悟，只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宋紫卿的身上。听了他上面一段话，一方面怨恨老工会的工人不该惹事生非，触怒经理；一方面眼巴巴地望着宋紫卿，不知道他下面还要说些什么。

宋紫卿把下颏一抬，鼻眼望着天花板，脸上现出一阵杀气，狠狠地说：

“他们闹，叫他们闹去吧，着急了，我把门一关，扫摊子。”说到这里，他低下眼睛一望，看见人们脸上显出敬畏的神气，又往回拉一把，跟大家透近乎，用缓和的口气说道：

“要不是为了维持你们大家的生活，我早就关门不干了，何必劳这份神呢。你们对公司的这点儿苦心，我也不

能亏待你們，往后公司关了門，你們給我看看門，看看貨場，有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

宋秉卿这几句假仁假义，“推心置腹”的話着实厉害，他說得多么委曲婉轉，恳切动人啊！有些觉悟低，中毒深，心腸軟的女工想到若是公司真关門，就要失业，經理大人居然能說出这样体贴的話：“有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她們不免擦眼抹泪，感激零涕。

宋秉卿一看有人哭了，心里很满意，臉上带出一絲笑容，用安慰众人的口吻，来达到挑撥工人的目的。他說：

“我对工人不分远近厚薄，向来一視同仁，我給你們的东西人人有份。东西，我已經撥給他們那边工会了。这件事没什么，也是小事一宗，今后大家还是吃一鍋飯，又不是誰也不見誰了，他們那边工会的几位理事，我很了解，都是公正明事的人。你們去和他們客气客气，說几句好話，东西就能領出来了！”

宋秉卿講完話，带着他的哼哈二將慢慢走出去。工人們出了公事房大樓紛紛議論。一般工人亲耳听到宋秉卿講說东西已撥給老工会，人人有份，当然非要那扣留的一袋面不可。那些代表如狗腿儿张成儒等，有了經理的話，更要跟老工会算賬，形势又紧了一步。

可是张成儒他們跟老工会的理事，交涉来交涉去，怎么說也不成。宋秉卿又出头“調解”：同意老工会扣去那一人一袋面做为工会經費，他宁願自己另撥一部份面补給新工会的會員，讓他們仍然可以每人分到三袋面。理事們

体会到苑宝璜的意思是不能讓兩边的待遇一样，因而坚决不答应。这样，新工会感激經理的心又增加几分，仇恨老工会的心也增加几分，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真好像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發之势。

终于，有一天，要發斗争果实了。布和袜子是实物，新老工会会员都是一样。面，是按报纸上的牌价折合的现款。新工会的会员瞧见老工会会员拿的钱票子多，一个个欢欢喜喜的，自己拿的钱票子少，都急了眼。张成儒他们便组织了一撮人，预备下棍子、镪水、織麻部的廢梭棒、洗染部回来的濃硫酸，准备跟老工会打架动武。老工会这边，董文彬原本就爱打架，当初苑宝璜、賈如松在物色东亚工会理事的时候，就看中他是个打手，人們都怕他，才暗中指定他当理事的。如今，他听到新工会有人打算来武的，当然精神抖擞，要显一显自己的身手了。他也组织了一撮子人，都是胳膊根儿粗的会员，其中包括一部分糾察队，这些人要动起手来，一个赛一个，都有兩下子。再由这一撮子人里精选出“敢死队”，頂着打架时拚命。预备下的武器是斧把、三角刮刀、銼刀、腿叉子等。董文彬还从外面——东亚烟草公司工会邀请他的把兄弟胡德起前来助威。胡德起是那边工会的理事长，也是苑宝璜手下的人物，平日养着好些打手，无事还要生非呢，何况有事！

胡德起得了董文彬的信儿，馬上派出三十人，一个个小打扮，二大棉袄袖筒里掖着檀木棍，腰里掖着攘子，还有几个人背着大砍刀，馬上赶到东亚毛厂工会。董文彬迎



出来，忙着道辛苦，透和气，說着外場話兒。三十个人分兩行雁翅儿排列，专等招呼。

这边刚布好陣势，那边新工会的头目人唐紹泉就带着一个打手来办交涉了。唐紹泉长得尖嘴猴腮，龙睛魚眼，站在工会門口，不住声地嚷着：“給面，給面！”李宗順迎在門口站着回答，兩边的話碴儿越說越不好听。唐紹泉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罵起来。这边的敢死队早就听得不耐煩，一听到他嘴里罵大街，一个队员就一步窜上去，翻手抓住唐紹泉的右腕子往外一掬，喊了声：“你敢出口伤人！”只听噹唧唧，一声响，大砍刀出了鞘，外面来的打手都要动手。唐紹泉是个小狗腿儿，原来仗着宋秉卿撑腰，才敢来办交涉的，一看这陣势难免要吃眼前亏，馬上駁头就走。一面跑，一面喊着：

“好小子！别仗着人多欺負人！要講打的，好办，等我叫人去！”

他一溜烟地逃走了。

小组长姜金标站在工会里看了个清清楚楚。唐紹泉一走，他也回到三楼紡麻部。进了車間一看，人們都在干活，就是看不见二哥王广盛。麻渣子麻土暴騰得呛人，姜金标找了半天，才从車底下找着王广盛。原来王广盛的車跑了“条子”，正关了車找“头儿”。王广盛从車底下鑽出来，抹去扎得臉上刺痒痒的麻屑。姜金标把剛才一出武戏，活龙活現地給王广盛学說一遍，好几个老工会的會員圍上来，听得好像很“过瘾”。组长张国勋也跑过来听

消息。

王广盛默默听完，眉头子皱得紧紧的，非常不满地说：“干吗总是张罗着打架呢？难道除了打，就没别的路子好走么？”

姜金标和这些工人都想不通。

“人家都预备好了，咱们这一头也不能挨着呀！”

“张成儒这号狗腿子，平素欺负人欺负惯了，揍他两下也不屈！”

“反正这一袋面不能给，要打架，咱也不含糊！”

王广盛的上级领导——王兆凯同志曾经给他指示过：应当站稳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新老工会之间的纠纷，工人和工人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呢？对新工会的会员，要团结、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能让群众陷进资本家分裂工人运动的圈套。王广盛心想：“在这个场合，要叫大伙儿的情绪平静下来。如果人们想通了，只剩下董文彬、张成儒几个光杆儿，也就好办了。”

工人们谈论打架谈得眉飞色舞，正说得起劲，王广盛插嘴问道：

“因为不给一袋面，就要打架；打完了架，这一袋面还给不给呢？”

这么猛古了一问，倒把人问得楞住了。

“东西是不能给，可是我不主张打架！”瘦瘦的张国勋一边说着，一边凝视着王广盛的脸色。

这时，上麻球的电梯旁边站着一个工人，喊着：“王

广盛，麻球上来啦！”

王广盛觉得应该让大家好好合计合计打架和分面的问题，刚引起一个头儿来，不愿意走开，就对姜金标说：“金标，快去帮我接接麻球，我待会儿就去。”

“我去吧！”围着说话的一个工人抢着接活去了。

这边，一个纠察队里的楞小伙子，接着张国勋的话碴儿，说：“你不打人，人家打你呀！”

“都是工人，打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国勋和那个工人争辩起来了。他那一双灵活的小眼睛巴眨着，激动地说：“咱们穷哥们，谁不是指身为业，拉家带口，把谁打坏了也不好啊！”

广盛觉得国勋的话说得很有分量，马上接着他的话，沉重地说：

“国勋说的话在理：你们琢磨琢磨，新工会里面，像张成儒那样的人有几个？除去领头闹事的，剩下的那些穷哥们成天跟咱们一样干活，一样受罪，一样吃不饱饭，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消不了的恨呢？”

那个楞小伙子给他说得哑口无言，旁边一个工人搭腔说：“广盛，你说的倒不假；可是，他们为什么跟咱们穷哥们不一个心，就不参加工会，还骂咱们穷棒子瞎折腾呢？”

广盛说：“咳，张大哥，咱们都是靠卖力气挣饭吃的，谁不懂得这个！他们一时糊塗，胆小怕事，怕得罪经理，怕砸了饭碗，才不参加工会的；咱们要是扣下一袋

面，再一挤，那不是把他們挤到經理那边去了嗎？对咱們又有什么好处呢。”

几句话一說，人們都沉默起来，思索着。有人嘆一口气，担心地說：“要是真打起来，鬧个你死我伤，可了不得啊！”

“那可不是。”張国勋接着說。“不动手便罢，只要一动手，死个三十口二十口，誰給你养家啊？咱們三樓的人，誰也別掺合打架的事儿，誰参加了敢死队，趁早退出来！”

人們都清醒过来了。王广盛还嘱咐大家要分头活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一定要把这場乱子压下去。

渤海綫的地下关系李洪緒、曲世忠等人，也接到了上級的指示，在整理部已經开始揭發資本家的挑撥阴谋，号召工人不要上当了。

当唐紹泉在工会門口叫陣，几乎打起来的消息，傳到李洪緒的耳朵里，他非常着急，把手底下的活儿，托付給別人，馬上出来找李宗頌。正巧在院子里碰見他，一把拉住就往宿舍里走。宿舍里的人正在上班，屋里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沒有。李洪緒把他按在床上，劈头就問：

“你这个理事长是管什么的？”

“怎么啦？”

“都要出人命了，你还在院里蹣跚！”

“我管不了啊！你还不知道董文彬嗎？”

“宗頌，話可不能那么說啊！”李洪緒坐在他的身边，圓圓的眼睛紧盯着他的臉儿，心里在琢磨着用什么話

才能打动这个泥鳅鱼。他低声细语地说：“你想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浓硫酸、大刀片，够厉害的啦！别说出人命，就是缺鼻子少眼，腿折胳膊搭拉，来这么几十口子，你怎么收拾？”

李宗頌低着头，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李洪緒紧跟着说：“宗頌，你是个明白人，我说的这些话是为大伙儿，也是为你。你想想，你是理事长，是个头儿，真出了事儿，想往董文彬身上推，恐怕办不到。我看你们是一条线拴两个蚂蚱，跑不了他也蹦不了你！”

李洪緒说了半天，终于把李宗頌说服了，他答应去劝劝董文彬。

宋棊卿听到新工会和老工会准备打群架的消息，心里不免暗暗叫苦。当初他成立新工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制造工人之间的矛盾，搅垮老工会，扩大他的“宋氏工会”，没想到事情演变得出乎他的意料，闹得这么凶。如果双方真拼起来，出几十条人命，东亚公司前途恐怕不堪设想，莫若悬崖勒马，赶紧回头为妙。于是，宋棊卿派宋宇涵出头，在天津市最阔气的一家饭馆设宴，请新老工会的代表和理事，给他们搭和。

这天中午，登瀛楼一间宽敞的、温暖如春的雅座里，李宗頌、贾凤鸣坐了首位，宋宇涵坐在靠门口主人的位子上，张成儒、唐绍泉穿得漂漂亮亮，好像是宋宇涵的自己人，陪着他也坐在下首。大家团团围坐在一张铺着白台布的圆桌面旁边，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

冲突。宋宇涵穿着一身藏青色笔挺的西裝，雪白的襯衣，一付書生气的面孔，带着微笑，給大家斟滿了酒，斯斯文文地說：

“今天經理委托我和大家聚一聚。我們都是一些老同仁，想当初日本时期，处境那么困难，大家沒少給公司賣力气，好容易熬到祖國光復，公司还打算开办十个厂子，将来請各位帮忙的时候还很多。現在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儿，聚众动武，給公司惹事……”

正說到这儿，忽然，白門帘一挑，一个东亞厂的工人，慌慌张张地闖进来，对李宗順喊着：

“理事长，坏了坏了！出事啦！”

李宗順大吃一惊，忙問：“怎么啦？”

那个工人喘了一口气，說：“敢死队已經准备好家伙，馬上就要动手了，童文彬叫我給你送个信儿。”

在座的人們都很緊張。宋宇涵的臉上刷地变成死灰色，猛然站起来对李宗順說：

“宗順，你辛苦一趟吧！这时候可全靠你啦！”

李宗順連忙戴上帽子，抓起他的破大衣，說了一声：

“我去看看！”便急匆匆地跟着那个工人走了。

## 第七回 施毒計巧耍新花樣 泡蘑菇傳車大联欢

李宗順趕到出事地點，把董文彬叫到一邊，轉達了宋副理的意見，好說歹說地勸了一番。董文彬見李宗順口氣很硬，只好順水推船兒，就坡下了。那些打手和糾察隊隊員聽說理事們吃了資本家的飯，新老工會的代標們都坐在一個飯桌上喝酒了，心里不免有些泄氣，打架的事兒也就緩和下來了。

宋棊卿可還是不放心。他知道老工會的頭頭是苑寶璜，下面的理事也做不了主，便把苑寶璜請過來直接談判。結果宋棊卿提出的給新工會會員每人補發一袋面，苑寶璜同意了；苑寶璜提出的交換條件是取消新工會，把老工會扣留的那一百多袋面留在工會作經費，宋棊卿當然也只好答應了。從此，宋棊卿分裂工人的野心雖然未死，他苦苦策劃的一場勞勞糾紛，却不得不這樣暫時收場了。

談判之後，那一百多袋面折成現款，留在工會作經費，理事們可就如同餓貓見了腥魚，趁着物價飛漲的機會，拿這筆錢投機倒把，幾個人暗地分肥。最初還背着工人們在廠外偷偷摸摸地干，後來，干脆就打着給工人辦福

利的旗号，代买白糖、火柴、纸烟等等配售给工人，从中营私。他们还以此为名，找资本家借钱。资本家取消了新工会，也很乐意对他们拉一把，因此，非但借钱就给，而且请他们吃饭、听戏；双方的关系处得很好。理事们借来钱，买成货，按时价卖给工人，接着借款原数还给资本家，这样，里外一倒腾，他们可就肥了。

理事们一方面和资本家勾勾搭搭，另一方面，顺着苑宝璜的竿儿往上爬。贾凤鸣、马仲玉、宋雪亮就在这一时期通过苑宝璜的关系，参加了国民党。有一次苑宝璜指示李宗顺等七名理事，叫他们调查厂里的进步工人，他们就偷偷报了一个黑名单。苑宝璜叫他们去青年会捣乱讲演会，他们都显着屁股去了。厂里的工人们当然不知道他们背地里干的这些丑恶勾当，只是看他们的形儿，跟以前不一样了。

物价一日三涨，到了六月，一袋白面已经涨到法幣十来万元，可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工资，连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工人们实在困难到极点，就要求厂方按物价涨落调整工资。宋莱卿心想：“工人们这是吃惯甜头了，甜头只能有一回，以后我的钱宁可花到官面上，绝对叫你们拿不走！”于是他反复苦思，计上心来，拿出一套新花样：“按件计资”，来对付工人调整工资的要求。理事们吃了他的嘴短，花了他的手短，宋莱卿花说柳说，理事们半推半就，马马虎糊，背着工人就签订了实行按件计资的合同。



理事把按件計資的事向組長們一說，組長們沒有通過。於是，第二天下班後在飯堂召開大會。李宗順很滑頭，知道這是坐蜡的亭兒，就不出頭，讓董文彬向全廠工人報告這碼亭兒。工人們听着“按件計資”四個字，覺着挺新鮮，董文彬報告哪個車間的生產指標和工資指標，哪個車間的工人就紛紛議論，說話聲音越來越高，嗡嗡成一片。

大炮翟文玉兩眼瞪得像個鈴鐺，一說話，活像點了一個麻雷子：“扯蛋！……”

李興榮撻撻他小聲說：“別罵街，說真格的！”

大炮接着吼道：“大伙兒听听！剛才念的草案，我們修理室的工資可是不論件，不論件就不論件吧，又出了他媽的‘孤丁’，怎麼着？叫我們拿織麻部的什麼……什麼……”

他忘了那個繞嘴的專名詞兒，說不下去了。李裕孚告訴他：“百分數”。

“對啦！叫我們按織麻部的產量加減百分數拿錢，我們賺多賺少的，都在她們姐兒幾個手里啦！我們……我們招誰惹誰了？”

織麻部一個女工站起來，也氣憤憤地說：

“這純粹是琢磨我們！給我們訂出織一百五十碼布，拿九萬塊錢，我們玩命干，一天才織一百來碼。照這樣，連現在一個月七萬元的工錢都保不住，這不成了給我們嫖錢了嗎？這個缺德主意兒不行！”

紡麻部女工齊素珍站起來，說話聲音當當的，干脆、

麻例：

“我們要求按物價漲落拿工錢，公司不但不答應，反倒來個按件計資！也別說訂的產量我們干不出來，就算拼命干出來，等我們把錢拿到手，東西早又漲上去了，還不是白搭嗎？我們的工錢，怎么也跟不上物價的漲法，這法子不行！”

好些人都喊：“對！”

紡麻部小組長姜金標把桌子一拍，大聲說：“不行！聽着好像多干活多拿錢，其實工人越干的多，公司越賺的多，咱們累折了腰也干不出訂的數來，這不是拿大活人糟改嗎？”

接着，好些個車間的工人，都根據自己工序的生產情況，提出反對草案的意見，一個接一個的發言。

曲世忠旁邊坐着一個工人，約有二十五歲，長得瘦瘦巴巴，是梳麻部的工人，名叫劉同叙。曲世忠知道劉同叙常給工人們說評書，工人們愛聽他那一口的鄉音兒，人緣挺好。平常兩個人在廠里就很熟悉，今天開會又坐在一起，一邊聽着一邊嘀咕，曲世忠聽見前頭幾個人的發言，多是从按件計資上就事論事；其實這邊理事們有很大毛病。他不清楚理事們的詳細情況，不過他感覺理事們的行事不對路，要照這樣下去，工人們費了很大苦心，經過許多鬥爭，才組織起來的工會，就要被理事們葬送了。想到這兒，就附在劉同叙的耳朵上，說了幾句什麼。劉同叙先前也是只在工資多少上打算盤，經曲世忠一說，才琢磨過

味儿来，于是站起来，先朝大伙儿喊了一嗓子：

“哥儿们，听我说说！”转身冲着台前的理事们，用手一指，就开了腔：“你们素常张嘴民主，闭嘴民主，这回可是暗含着跟经理签了合同，你们跟谁商量了？不跟大伙儿商量好就随便签合同，这是哪一国的民主呢？再说，我们做了这些年的工，就没听说过什么叫按件计资！干脆说，我们不懂，也不干，不干这个洋玩艺儿！”

刘同叙的话虽说的不多，可给工人们提了醒，顿时会场上就像开了锅，乱嚷嚷起来了。李宗顺真是个猫儿眼，一听刘同叙揭了他们的秃疮疤，看看台下的气势有点不对头，台上的楞头鬼董文彬还一个劲儿地乱支吾，感到很不妙，忙捅捅董文彬，低声说：

“打住了吧，楞二大爷！”

董文彬这才一晃脑袋，喊了一嗓子：

“散会、散会！”

工人们热得直擦汗，憋了一肚子气，早就不耐烦开这个倒霉会了，都气囊囊地走出了饭堂。

宋斐卿听说工人们不同意按件计资，心想：“好呀，这是又要来劲儿，我就不信治不服你们这帮臭工人！”跟着，就想出收拾工人的法子。快到发工资的日子，厂方贴出一张布告，先说了些“营业不振”，“亏赔不堪”的话，最后说：公司无钱支发薪金，本月暂折发库存“青麻”以渡难关等等，实际上用此来威胁、刁难工人。工人们看完布告，当时就找理事表示抗议，理事把工人哄走，答应

第二天找資本家交涉。

第二天上了班，發工資的事兒一點也聽不見音信，工人們可氣紅了眼。最反對按件計資的是織麻部的女工們，她們原本就一肚子火，再加上不發工資，簡直火上加油，越來越干不下去了。只聽見幾十台織布機的打梭聲由“轟隆轟隆”一片山响，慢慢地稀落下來變成一兩台織布機打梭，單調地咣——當——咣——當，再打幾下，連聲音都沒有了，一下子顯得異常寂靜。別的車間一聽織麻部沒有動靜，工人們喊了聲：“人家可關車了！”咋咋幾聲，不約而同地都關了車，開始了一場全廠規模的消極怠工。

梳麻部里一台長長的軟麻機，是給原麻加油水的；八台像巨獸一樣蹲着的梳麻機，是把加過油水并發過酵的原麻梳理成條子用的。現在這些機器都靜靜地臥在那裡，注視着它的主人們的英勇鬥爭。

梳麻部三十多個工人，剛才開過一陣子車，現在一邊打掃着赤背上的麻渣、麻土，一邊端着水碗慢慢地聚攏在軟麻機旁邊，就地坐下。當中坐着一個工人，就是前面提過的劉同叙。劉同叙外號叫“濟公”，是因為常給工人們說濟公傳、三俠劍等評書，工人們聽得入了迷，才給他起的這個外號。平常說書都是利用吃午飯休息的時候，現在怠工時期，“陰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大伙兒又湊在一起，煩“濟公”給說一段。“濟公”今天選了一段三俠劍里的精彩節目：“傻小子賈明力劈梅花鹿，踢死花斑豹”，說得非常熱鬧。說到一個段落，工人們有的上繡茅

房，有的喝水去，这功夫“济公”也飲飲嗓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問着大伙儿：

“咱們剛开一会儿車就打住了，坐在这儿聊天說書，要是官面上問起来，咱們拿什么話答对呢？”

“对啊！官面問起来，咱們說什么呢？”大伙儿都感觉是个問題，合計了一回，也想不出办法。后来，一个叫张惠臣的工人說：

“我倒有个法子。一起头，理事們暗含着跟公司签了合同，逼着咱們按件計資，人們不認可，公司就不發工錢。咱們这么干，都是理事們惹出来的！官面上要問，就說是理事們叫咱們这么干的！”

大伙儿都贊成这个主意，并且認為各車間的說法应当一致，需要去几个人上三楼跟紡麻部商量商量。于是刘同叙、魏老傻、张惠臣等七八个人就去了。

刘同叙他們上了三楼，要找人說說。紡麻部里的煉条机、紡紗机、合股机、穗子机都一台台地停着。麻胚、麻条、大軸、鉄盒都被人們当成座位，連在三伏天都緊閉的窗戶，也大敞四开了。靠西头有一条走道，这功夫站着好些男女工人，围成一圈。圈里面，女工齐素珍立在当中，短短的头髮齐在耳輪，汗水微微沾湿了兩鬢，拎着一條手絹，正在兴高采烈、搖搖摆摆地教几个女工扭秧歌。这几个女工有点拉不下臉来扭，旁边就有人攛掇。齐素珍老家在解放区，小时候在解放区当过儿童团长，同乡工人知道的都偷着叫她“女八路”。工人們可不知道扭秧歌是从解放区来

的，瞧着这玩艺儿挺新鲜，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儿。刘同叙他们也站在边上看了看，一扭头，看见大小管理们，都缩在车间办公室的小屋里，没有敢出来的。魏老傻顺口骂了声：“熊货！”

靠北窗户根下，张国钧、姜金标和几个工人，正在骂“棒槌匠”，你一言、我一语地骂得挺欢。“棒槌匠”就是指新工会的骨干、资本家的狗腿儿张成儒，他整天写写算算，逛逛游游，专门抱管理的粗腿儿，给工人摘棒槌，穿小鞋儿。张国钧一沾这号人就气得脸红脖子粗，可算是骂“棒槌匠”的积极分子。他手里拿着两个小轴，呱嗒呱嗒地打着点儿，笑嘻嘻顺口数着快板：

棒槌匠，棒槌匠，  
尖嘴猴腮没人样，  
拱肩缩背倒背手，  
吃饱没事来回逛。

棒槌匠，棒槌匠，  
做事为人太不强，  
见了工人翻眼皮，  
见了管理叫爹娘。

数完了两段，张国钧用手里的小轴，打了个数来宝的过门，接着又往下数：

棒槌匠，棒槌匠，  
翻嘴弄舌坏心腸，  
过来过去人人啼，  
你怎不嫌臊的慌？

棒槌匠，棒槌匠，  
拍拍良心想一想：  
不学能耐不干活，  
溜遛棒拍怎能長？

围着的工人用手跟着拍板儿，听完了一齐叫好。刘同叙他們赶上个末尾，沒听全，轉身又来到一堆人当中。这堆人由张国勛、王广盛領着唱歌，唱了几个以后，忽然有人提起謝飯歌，一个工人气愤憤地說道：

“天天吃飯都得唱他媽的謝飯歌，还得‘感謝天父’，什么天父，媽的岳父！”

大伙儿都笑了。王广盛笑了笑說：“咱們按老調給編个新詞儿，学会了，等吃飯的时候就唱新的，好不好？”张国勛头一个贊成，大伙儿你編一句，我湊一句，不会儿功夫編成了。念叨了几遍，都記熟了詞儿。机警而又淘气的小伙子张国勛就站起来，故意翹着臉儿，假扮成一付牧师的嘴臉，領着大伙儿一齐扯着嗓門唱起来：

什么天父，全是扯蛋！  
我們吃的，自己血汗。

我做牛馬，你來白拔，  
我不干活，你就完蛋！媽——的！

这句“媽——的”代替原歌里的“阿——們”；别处的工人一听，觉得很奇怪，又沒到吃飯的鐘点，怎么唱起謝飯歌來了，都湊过来听听。刘同叙趁此机会把梳麻部人們应付官面的意見，跟大伙儿一說，大伙儿自然贊成。张国勛告訴刘同叙說：

“行啦，你們回去吧，咱們一准照方吃藥；我这就去總織麻部，也告訴她們一声去。”

张国勛順着樓梯往下走，听見远处的知了声断断续续送过来，不是歇班的日子能在这里听見蟬鳴，真是有点异样。厂院里难得看見个人，高耸入云的大烟筒，有气无力地吐着白烟，一座座洋灰紅磚的車間大樓，靜靜地蹲伏着。这一切，对于工厂統治者來說，都是不祥之兆。张国勛走进織麻部，好大的一个車間，一色的七十多台織布机，一行行一排排挺均匀地隔开档子。屋子里空蕩蕩地看不見人走动，更听不見平常震耳欲聋的打梭声。张国勛順着車档子走着找人，也說不定哪台車底下坐着三两个女工，嗚嗚低語。在一台織布机眼前的地上，坐着李佩珍和好几个女工。李佩珍通过李兴荣的关系，已經向老王同志提出入党的要求了。这功夫，姐几个嘴里嘟嘟囔囔的，还在細算着按件計資草案。因为开大会那天，各車間的人們都只顧听自己这个工序的数字，忙忙叨叨的，誰也沒顧上把草案



整个地比较比较。李佩珍她们一细算，发现一个新问题：如果草案实行的话，同样的工作，女工工资将比男工工资低下一块去。织麻部里女工最多，当然教这里反对草案最激烈了。

车间北头上，好几十个女工正分成好几堆儿，有在麻布上躺着的，有坐着说家常话的。四姐刘芝兰又是盘腿大坐，正给人们说“三侠五义”里五鼠闹东京的段子。张国助攔住评书，把来意跟女将们一说，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

“对！是得这么说！就是理事让咱们这么干的！”

“谁让他们偷着签这个倒霉的合同呢？”

“有事不找他们找山药？缺大德的！”

张国助出了织麻部往回走，瞧见一个胖胖的厂警站在院里正往各处楼上着。这家伙听见机器不响，他先不乐意。站在院子里，被太阳晒的一身黄狗皮警装都潮湿了，嘴里念着闲杂儿：“好呀，一天混八个钟头；大伙儿开八台车，织八码布，这是‘三八制’呀！照这样，公司非关门不可。这是受了八路的病啦！”张国助心想：“真是宋蕤卿养活的狗，没那些功夫答理他！”转身进了车间。

理事们见工人怠了工，知道“漏子”又出来了，赶紧分头找市党部、工联会、社会局去请示。马仲玉来到社会局，找到新上任的劳工科长杨乐田，把厂里的情况一说，什么工人反对按件计资啦，开大会时还说工会不民主啦等等，告了工人一状。杨乐田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混

眼！什么民主，誰講民主誰就是八路！”这些官儿們都吃了資本家的甜头，当然順着厂里說，叫工人先实行按件計資草案，再談發工資的事。他們到厂里來調解，工人們都不听啦啦蛄叫喚。理事們又找到伪市长張廷諤，張廷諤恐怕不發給工人工資，要出大乱子，就关照宋秉卿先把工資發了，別的事等他去一趟东亚再說。

工資晚發了三天，工人拿到手之后，物价又漲上去了，工人們一惱火，就繼續怠工。

当时，天津市机械業大小七十多厂的工人，都因为物价波动不能維持生活，和資本家鬧事儿。張廷諤忙于鎮壓工潮，等他到东亚來的时候，东亚的工人們已經怠工二十多天了。

工人們每天在車間里，先讓机器嘎当一会儿，跟着就聊天、說說唱唱、睡大覺，上夜班的干脆鋪好麻袋，关上灯睡。有一天下午，兩点多鐘，織麻部的女工們，正橫躺豎臥地睡覺、聊閑天，从外边走进四个人。中間的一個人，年紀約摸五十多岁，光头，四方臉，又矮又胖，像只狗熊，穿着一身灰色派力司中山服，由馬寿亭、儲揖唐陪着，在車間里各处查看。这个人臉上阴沉沉的，怒眼着照常說笑睡覺的工人們，活像个瘟神。工人們望着这个突如其來的陌生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認識的人就在背後低声告訴大伙儿：“看！这就是張廷諤！后边的是秘書。”有很多女工連張廷諤是干嘛的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天津市长。女工們心想：“張廷諤就張廷諤唄！”

誰也沒把他放在眼里。有人就說：“这家伙一来，恐怕要出‘罗罗缸’①！”刘恩英坐起来把胸脯一挺，头髮往后一甩，睜着兩只水灵灵的大眼睛說：“不碍的，不碍的，他們把咱們怎样不了！”

瘟神张廷諤巡視完了各車間，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亲眼看見橫三豎四躺着的工人們，照常呼呼大睡，爱唱的唱，爱說的說，又是“花和尚”，又是“一丈青”，說得挺欢，工人們看見他，連屁股都不抬，根本沒把他这个市长放在眼里。张廷諤回到公事房，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就讓秘書从皮包里拿出布告，貼了出去。布告上面写着：

近查东亚毛織公司工人不安心工作，屢有罢工、怠工之事情发生，影响社会治安及工厂生产，实屬不法。今后倘再发生类似事端，决严惩不貸，勿謂言之不預，幸各凜遵，切切此布！

布告下面，还盖着天津市政府一顆大印和张廷諤的小印。

出了布告以后，瘟神张廷諤認為事情还不算完，又把理事們叫到公事房，大發雷霆地訓了一通：

“你們这个厂除了罢工就是罢工，工潮总是不能平息，这里面准有八路煽动工人，你們一定給我查出来，报給警察局刑事队。往后，再鬧工潮，唯你們是問！按件計資

① 罗罗缸，就是說明事情糾纏沒完的意思。

的合同既然双方已經簽定，必須執行，從明天起全體工人一律復工！”

跟着，召開大會。馬仲玉態度強硬地向工人宣布張廷諤的命令，會場四周坐着幾個帶槍的特務，橫眉立目，氣勢凶凶，更助長了理事們的气焰。馬仲玉站在台上，瞪着銅鈴眼，扯着大喇叭嗓子吆喝，理事王玉祥拿着小本坐在馬仲玉身後，記錄發言工人的姓名和發言內容，會場氣氛一時很緊張。國民黨和資本家勾在一起，欺壓工人的這一事實，更露骨地擺在工人的面前。工人們更加憤恨，一個意見跟着一個意見，要求把計件工資的最高額，由每月九萬元提高到十二萬元。可是資本家和官面勾結在一起，採取高壓手段，一古腦兒都給駁回去了。散會以後，工人們罵罵咧咧地走出飯堂：

“敢情這群王八蛋攔在鍋里煮煮，都是一個味兒的！”

“行！‘騎驢的看書本’，咱們走着瞧！”

“對！按件就按件，明天，咱們在活兒上比划！”

第二天上班以後，各車間工人們展開了新的活動——消極抵抗。李興榮他們修理室的工資，反正是得按織麻部產量加減百分數，這里想不出轍來，干脆睡覺，養足了精神，晚上好多蹬會兒三輪。李興榮拿着鑽頭到了爐房，找個地方倒頭就睡，管理不來，正好；管理來了，就給鑽頭沾火，裝裝樣子。

梳麻部里，一台梳麻機後面站着劉同叙、張惠臣、魏老傻三個人，正往車上續麻。魏老傻對劉同叙、張惠臣

說：

“按件計資可是多干活儿多拿錢啊，咱們厚厚地續吧！”

“对！厚厚地續，教上找齐！”

三个人嘻嘻哈哈地撒了欢。按規格梳出来的条子，十碼长的應該是二十四兩至二十六兩。現在要是过秤，好，足有四十多兩。豁子嘴管理李仁焯跑过来，手里抹着碼尺，站在車头上盯着量活。刘同叙站在后边早看見他来了，一努嘴，三个人規規矩矩續麻。豁子嘴量十碼条子，放在磅上一秤，恰恰是二十五兩，滿好；再量十碼，还是二十五兩，他很滿意地走了。他剛走，三个人一使眼色，又撒了欢。不一会儿，豁子嘴听說条子又粗了，赶紧跑回来再量，量十回，十回合乎要求，他一翻身就变了。豁子嘴虽然一肚子气，也不敢發作，只好走到車后头，对这三个人說：

“我在这儿，你們續得挺好，怎么我一走，你們就續厚了呢？”

魏老僂稳稳当当地抽出一把麻，用右手抖散了，兩手一攏，熟練地輕輕往車上一扔，麻的上头散开成个扇子面，厚薄均匀地送进梳麻机的大滚子里，完全合乎操作要求。这才笑眯眯地說：

“厚了，怎么厚了呢？我們不就是这么續的嗎？你要不放心，你就在这儿站一天試試！”

气得豁子嘴駁头就走了。

梳好的麻坯，用送麻球电梯运上三楼，王广盛抱过麻坯，缠在头道炼条机上，勉强通过后“罗拉”，梳子针扎不透这么厚的麻条，到了前“罗拉”上，就缠了轴。王广盛把过磅工叫过来，告诉他：

“你给我记上钟点儿，我这儿缠轴了，计件工资草案上有规定，停车时间可得算上我的产量啊！”

王广盛故意不慌不忙地各处找刀子，找刀子的功夫可就大了；找着以后，细打细磨的真比磨刀师傅的手艺都细致。磨完刀，再上趟茅房；打茅房回来，再割缠了轴的麻条。这么一折腾，至少两个钟点过去了。

纬纺车上，齐素珍和张国钧两个人看一面车，这功夫刚卸完活，正往锭子棍上插空轴。张国钧想起昨天瘟神张廷请来了，出了张布告，硬逼着工人今天按件计资，照这样玩了命干，一个月也赚不了一袋面，心里没好气，嘴里就嘟嘟囔囔，骂骂咧咧。两个人马马虎虎，插完轴，一按电门就开了车。一个没有插进锭子盘的小轴，悬在锭子棍上晃悠，叉子转得挺快，“啪！”的一声，小轴就被叉子打上了，撞折了锭子棍，小轴横着飞出去，撞到别的叉子上，劈里啪啦地又撞折了五六个锭子棍。张国钧找来过磅工，告诉他：

“车坏了，停车修理，给我们记上钟点儿！”

他气狠狠地坐在大梭上，又囔囔：

“弄他妈的布告来硬叫咱们计件，计吧！先给咱们记上钟点儿，歇歇再说！”骂着骂着又把“棒槌匠”饒上一

通。齐素珍凑过来，笑眯眯地说：

“你要是一天不罵兩回‘棒槌匠’，是不是难受？”

“对啦！”张国鈞把大腿一拍，说：“一点儿也不掺假，不罵他們，我就难受！”

“罵街管什么用呢？”

“管什么用，痛快！你还劝我，我看你跟他們这些人挺近乎，我都有气！”

半年前鬧劳劳糾紛的时候，齐素珍曾經主动地接近过新工会的人，为的是了解情况，貫徹我党团结教育工人的精神。那次斗争以后，齐素珍入了党，成为冀中区领导的地下党员。这些，张国鈞不了解，当然也体会不到她的用意了。齐素珍看见张国鈞这小子对资本家的仇恨很深，又痛恨国民党，认为他是个可以培养的对象。这时虽然被他搶白了几句，却一点也不着急，还是笑着说：

“知道他們这帮人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干什么非罵街呢？罵街能把他們罵倒嗎？”

接着又劝说几句，講到工人受压迫的根子是这个社会不好，不在棒槌匠身上。順便就有意识地介绍了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在那里没有人压迫人的事儿，人民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等等。张国鈞老家现在是解放区，可是他离家多年，对解放区的情况，虽然听老乡們偶然念叨几句，总不大清楚。现在听齐素珍一介绍，心里就很羡慕，便問齐素珍道：

“我到解放区上学去，行嗎？”

齐素珍被这楞头楞脑地一問，又有点納悶，心說：“这小伙子怎么单单对上学这么感兴趣呢？”但是也不能不理这个碴儿，就答道：

“行倒是行，可是你怎么想起上学来了？”

“咳！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拿不起三四石麦子的学费，上了半拉子就上不起了，跟家大人鬧了几回，也是白搭。你知道我多想上学啊！”张国鈞觉得齐素珍到底是从解放区来的，講出来的話都很有道理，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在老家受苦的情况和現在思想上的苦悶合盤托出。齐素珍給他指出来：上学当然是好事儿，在解放区人人都要学文化的；可是在咱們这个地方，最主要的还是跟资本家和反动派做斗争，肚子吃不飽，还能干什么呢？只有推翻这个黑暗的旧社会，建立我們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才能有美好的生活。

张国鈞听得很是出神，心里痛快極了，从此，他就經常和齐素珍聊聊解放区的事儿，眼界开了，思想認識上也慢慢提高了。

鼓搗半天，机器才修好。两个人又去開車，話就打住了。各車間工人們压着一肚子怒火，在不同工序采用不同的办法，跟资本家搗蛋。表面上看，宋秉卿是胜利了，实际上，却吃了大亏。



## 第八回 中秋大罢工但求一飽 工厂变战场如临大敌

一九四六年中秋节的前夕，蒋介石反动派为了进攻解放区，加紧进行不得人心的内战，大肆搜刮物资，滥发钞票。万元大钞满天飞，关金、法币、美钞、大头，搅得乌烟瘴气，国统区的老百姓，真是民不聊生。天津市的工人们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被物价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来斗争，因而工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工人们在日本投降以后，短短的一年中，亲眼看到美国兵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国民党贪官污吏争权夺势，腐朽昏庸；亲身尝受了一日三涨的物价波动，以及国民党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的残暴镇压。过去，对“大老美”和国民党的期待与幻想，逐渐地消逝了，破碎了。当时有一首民谣，流行全国，老幼皆知，即：“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虽然只有两句，却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心情。

东亚厂资本家宋葵卿看到物价飞涨，唯恐工潮再起，花了许多钱买通军、警、宪，决心彻底镇压工人的反抗。可是工人的生活太苦了，物价涨到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上半袋面，很多工人白天上工，晚上还去干外活儿，饶这样，

家里人依然是半飢半飽，面黃肌瘦，衣不蔽體。特別這幾天，快到中秋節了，市面上出現了那么多干鮮果品，糕點月餅，孩子們饞得流口水，鬧着要吃，當爸爸的只好苦笑一聲，胡亂地哄着孩子，心里可想：“都是個人，怎么有的身不動，膀不搖，就能大吃大喝；咱們當工人的累得腿肚子朝前，連肚子都混不飽呢？”東亞廠的工人們都有這樣一個希望：“過節是談不到了，可是總得想法讓孩子大人都吃頓飽飯啊！”於是，不約而同地大家在車間里一嚷嚷，人們就想到向資本家要點補助。節前，正式提出來，要求公司發給每人二十二斤白面，代替每人一斤月餅作節禮的老例。

工會理事們，想着這又是他們幾個人從資本家那里撈油水的好機會，不妨辦一下試試，就代表工人們向資本家提出要求。宋斐卿胸有成竹，一聲不響地打好主意，要給工人點厲害尝尝。到了陰曆八月十四日上午，工人們正為節禮等得心焦的時候，車間里忽然貼出告白：今年中秋節節禮規定為每人五千元法幣。

工人們一看告白，心里涼了半截，五千元法幣只能買半斤月餅，不但要求補助的白面不答應，節禮倒比往年少了一半，不由得都火了，活兒也干不下去了，就找組長說：

“哼，宋斐卿純粹是拿咱們開涮呀！”

“組長，上工會問問去，宋斐卿安的什麼心！”

“他要是誠心搗亂，咱們就給他搗個樣兒看看！”

組長們到了工會，把大伙兒的意見一說，理事們閃閃躲躲，不肯負責。韓長根硬逼着李宗頌、董文彬去找宋榮卿問問。這兩個人白去了一趟，不但事沒辦成，反倒把宋榮卿的話捎回來了：“經理說：公司沒有錢，要面的事兒沒商量。這五千元如果大家不要，公司就不給了。好好干活兒沒話說；如果不好好干，就都別干了，公司關門沒關係！”

組長們氣得眼都紅了，回到車間，把宋榮卿耍流氓的情形跟工人們一說，大伙兒這個氣呀，真是非同小可。紛紛說：

“好！他要關門？咱就看看他這個門怎麼個關法！”

“今天下班甭走啦，明天這個節咱們不過了，他也別過啦！”

“這年頭工人沒有好日子過，干脆熱鬧熱鬧吧！”

“對！今兒晚上二次吃花卷！”

各車間的組長看理事們不動勁兒，就互相碰頭一商量，決定當晚不出廠，半斤月餅錢不要了，爭取中秋節全家吃頓飽飯。工人們斗志昂揚，下班不出車間，立刻行動起來了。

晚上七點多鐘，工人們正在車間堅持不走，理事們鬼頭鬼腦地到各車間找組長，傳達工會通知，召集大家到飯堂開會，可不說明要開什麼會。全廠工人一霎時占滿了飯堂，互相詢問怎麼回事，連組長都不知道。大伙兒挺納悶兒，莫名其妙地望着空講台。這功夫角門一開，走進兩個

人来，大伙儿不由得一楞，心想这是哪里来的人呢？

前面走的这个人，三十多岁，一脸大烟鬼的气色，穿着一身国民党军装，腰里别着一把盒子枪；后边的人穿一身警官制服。前边的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的陈稽察，后边的是派出所的韩局员，这两个人是宋秉卿打电话叫来的。宋秉卿打定主意要镇压工人，费一回事永除后患，所以宁愿把加倍的钱花在官面上，也不让工人得着一点。这两个人来了之后，先和资本家见过面，又到工会找着理事，要以调解纠纷的名义给工人讲话。理事们已经暗地里倒向资本家，大部份参加了国民党，当然和军警充一个鼻孔出气，所以才有这个军警给工人讲话的场面。

陈稽察走上台去，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说起话来直套近乎。他说他知道厂里出了事儿，觉着问题不大，挺好办，大包大揽地叫工人们放心，末了，说明他的来意：

“我跟你们经理是朋友，我准负责给你们办！不过今天太晚了，明天厂里放假，后天上班听我的好消息。你们先回家吧！呵？先回家过节去吧！”

台下的工人们一直保持着沉默，会场上静悄悄的。陈稽察讲完话，工人们有点半信半疑，都不肯挪窝儿。只见梳麻部工人刘同叙站起来，一举胳膊说：

“我们回家过节？物价随风涨，我们工钱是死的，连棒子面都混不上，拿什么过节？”

刘同叙这几句话好像个导火线，给大家一提醒，人们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了。去派出所投过案的那个韩长根，

晃着粗粗的黑胳膊大声說：

“这个节我們不过了，讓經理們过吧！他們整天鷄鴨魚肉地吃着，天天过节；我們要点面，吃頓飽飯都不行，还把节礼减了一半。今天跟他泡上了，我們不走！”

“过节？这年头还有我們过的节？我們遭劫吧！”魏老傻把眼珠子瞪得老大，气哼哼地說。梅桂榮沒等魏本坡說完，就站起来說：

“我就怪納悶儿的，当經理的怎么这么狠！我們黑天白日地給他干，他吃得臉上冒油，过节了，我們要求吃頓飽飯都不給，不行！非要不可！”

“对，非要不可！”好些个工人同声喊着。

陈稽察一看大伙儿的气势，有点發毛，强作鎮靜地劝說着：“弟兄們，你們一定要相信我！我有把握給你們办成，我和宋經理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点小事儿还办不成嗎？你們放心，一点錯儿也沒有，都回去吧！”台下的韓局員也扯着嗓門大喊一声：“回家圓月去吧！”

参加了国民党的馬仲玉，一想：“苑委員指示过：要注意搗乱的工人，张廷諤市长也說过：再有工潮拿理事是問。工人們要是不走，又得鬧起来，那可了不得，还是讓他們赶紧出厂吧！”天气虽然凉了，他那釘着密密兩排紇縴絆儿的对襟大夹袄仍然敞着怀，露着靠身的白小褂，一步窜上台去，鼓起銅鈴眼，扯着大喇叭嗓子說：

“既是陈稽察把事儿都給兜起来，咱們就回家吧！咱們應該相信长官，他是經理的朋友，这个一点儿也不假。

他一出来說話，准保沒錯儿，十六上班听好消息吧！”

工人們对官面上說的話，已經不大相信了；可是对工会理事还有一点儿信任。如今見馬仲玉紅嘴白牙說得板上釘釘，那么就等他們去办，过了节听信吧；于是，都紛紛出厂回家去了。

阴历八月十六日早晨，工人們进了車間，一边换上干活儿的油包衣服，一边說着閑話：

“哥几个，昨天过八月节，上哪儿蹓蹓去啦？”

“唉，还有心思蹓？四五个孩子围着轉游，老婆愁得直皺眉头子，聞着人家燉肉熬魚的香味，摸摸自己的空口袋，心里一膩歪，順着炕站了一天①！”

“哈哈！我昨天过节倒过的不錯，逛了半个天津衛！”

“嗨！你干什么去啦？”

“我呀，我蹬了一天三輪儿！”

“唉！”

人們一声嘆息，都干活儿去了。心里不住地琢磨节礼的事儿，陈稽察办的不知怎样了，有根嗎？正想不出个头緒，忽見管理过来，一边走一边吆喝，传达經理的命令：

“节礼还是五千元法幣，誰要誰去領；不要，就不給啦！”

工人們一听，簡直是兜头一瓢凉水，气得臉都黃了，当时有喊的，有嚷的，也有罵街的：

“陈稽察这个狗娘养的！这不是賺人嗎？”

① 在炕上躺了一天的意思。

“好王八蛋！跟爷爷来这套，五千元不要啦！”

“宋棊卿这个兔蛋够狠的！把咱们赶出厂，今天来这一手！”

三楼紡麻部里，工人们气得把手里的大轴、小轴乱摔乱扔，嘴里骂不绝声。王广盛看见群众的情绪，愤恨到了极点，一拉姜金标，两个人站在车后头，低声地商量着：

“金标，看大伙儿的劲头，这回事儿完不了，你上理事会看看去，别的车间是不是也这个劲头儿，你们组长也应该合计合计啦！”

“嗯，甭看，别的车间也是这样，你说怎么合计吧？”

王广盛凝着眉想了一下说：

“宋棊卿这家伙真够狠的，不给他点样儿看看是不行了，咱们豁出去吧！”

姜金标的赤红脸更红了，气狠狠地说：

“干脆，罢一家伙吧！”

“要罢工光是咱们车间不行，你去跟别的组长们商量商量，大伙儿一齐干才行。”

“我到工会去，组长们准都在那儿；要是商量好了，我在楼下一摆手，你就关车！”

“好吧。商量好了，还是先让理事去交涉，不行再罢工。”

姜金标走后，王广盛开着车，不时地往楼底下探头。他这台车正好朝着门口，车间门开着，楼下人来人往，看得清清楚楚。功夫不大，只见理事们往公事房去，知道是

交涉去了。理事們去的快，回來得更快，他想：“這是交涉不成啊！”正琢磨着，只見樓下好些個組長都往各車間跑，姜金標望着樓上，把右胳膊一舉，狠狠地往下一落，打着手勢。

王廣盛立刻“哧”的一聲關上車。煉條機的工人看他關了車，也都拉了閘，六台大大小小煉條機立刻停止轉動了。別的當車工正待探詢消息，姜金標、張國勛等幾個三樓上的組長，忽啦忽啦跑進車間，嘴里喊着：“關車、關車！罷工啦！”工人們立刻動手把車全關了。一霎時，全廠各車間機器都不轉動了，轟隆隆的響聲都停止了，激烈的罷工鬥爭開始了。

各車間里的糾察隊員，也不等招呼，自動出了車間，到工會集合，接受任務。在院里巡邏的，在車間負責維持秩序的都分好工。魏本城、梅桂榮等幾個棒小伙子把大門，前後門一鎖，不論職員、工人，一個人不放。

這當兒，公事房里的小職員們都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既不敢走，也不敢動。忽然，從樓上辦公室下來一個職員，故意出洋相地脫了鞋，跳上大理石櫃台，拍了几下巴掌，引起人們的注意，又故作緊張地喊道：

“各位先生，工人們罷工，跟咱們不相干！他們憑什麼把着前後門，不讓我們出去！”

這小子名叫丁修竹，是資本家的狗腿，國民黨員。為了在宋葵卿面前立功，為了升官發財，覺得這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好機會，想把職員拉過來，在鬥爭里扯工入的後。



腿。他征詢地望着大家，看到人們的表情很麻木，他給大伙儿逗劲儿，直着脖子喊道：

“咱們職員也不能隨便叫人家摆弄！咱們有咱們的自由，誰也管不着！我領頭，你們大伙儿都跟着我走，看他們誰敢攔！”

一語未了，在門外的工人們嘩地拥进来，整理部工人駱廷槐領頭，指着丁修竹喊了一嗓子：

“揍他！”

工人們一拥而上，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丁修竹早吓得屁滾尿流，一个跟头跌进柜台里面，也顧不上穿鞋，抱头鼠窜，逃进宋宇涵的办公室去了。宋柴卿就凭这小子給他卖力气，喊了这么兩句，跟手就給他漲了底薪，逢年遇节还有許多好处。国民党那边，也把他升为区党部委員。此人在解放以后，长期被管制，不知悔改，在1957年整風时又猖狂的向党进攻，成了右派，送去劳动教养了。

宋柴卿知道工人們罢工了，一不作二不休，馬上給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叫他們来镇压工潮。下午四点多鐘，魏本城他們正把守着前門，忽然听見警笛声，跟着从营口道上風馳电掣地开来了几輛大卡車，墨綠色的車身上漆着白色的大字：“警备司令部”，車头上支着机关槍。卡車吱地一声停在东亞毛織公司大門外边。从車上跳下一群群如狼似虎的匪軍，一个个头戴鋼盔，端着美国造的冲锋槍，跑步圍上前門，机关槍对着前門，支在对过馬路边道上。机槍射手俯臥在地上，手扣着扳机，彈藥手就挂子弹带，如

盜大敵一般。街上行人小販吓得急忙奔跑，鑽進小胡同，這一帶街面上好像成了戰場。國民黨的匪軍就以這個陣勢，對待赤手空拳，終日三餐不得一飽的善良工人們：

布置妥當，匪軍們大約有一個班的樣子，端着大槍，上着刺刀，隔着鐵柵欄把槍頭伸進來，一個匪軍班長，瞪着兩隻眼，跟凶神附體一樣地喊道：

“開門！不開門就開槍！”

門里邊的糾察隊員，看見這種情形，不由得咬牙切齒，心想：“這就是抗戰八年勞苦功高的國軍呀，去你媽的吧！”糾察隊員挺胸脯站在門里，一步也不退讓，不答碴兒，也不開門。

魏老優可忍不住了。這勇敢的楞小子長得又高、又大、又黑，魁梧極了，他向前一縱步，站在那裏像半截黑塔一樣。他雙手把破小褂往外一裂，露出古銅色的胸脯，用手拍了兩下心口，朝着匪軍吼了一聲：

“槍刺子快嗎？來，往這兒搵！”

匪軍們被他這一英雄氣概的行為鎮住了，倒抽了一口涼氣，不但不敢搵，反倒咧咧嘴把槍抽了回去。魏老優晃晃肩膀，啐口唾沫，罵了一聲：“真他媽的松貨！”

這時，門外又開來兩輛中型吉普車，跳下幾個匪軍官，走到門前，其中一個露出一臉奸笑說：

“弟兄們，開開門，我們是來調解糾紛的。”

梅桂榮一眼就認出他就是那天講話的陳稽察，扭頭告訴大伙兒：“你們看，前天賺人的那小子又來了！去個人



問問理事會，看叫不叫他們進來？”

一個糾察隊員到後邊送信。不多時，李宗順、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來了。他們一面客客氣氣地和陳稽察搭話，一面囑咐梅桂榮開門。這幾個匪軍官進門之後，由理事陪着到公事房去了。

工人們在車間堅持罷工。七點來鐘，理事傳信叫大伙兒到飯堂前邊的球場去開會。工人們坐滿了球場的看台，看台下左右兩邊也站滿了工人。資本家代表儲揖唐、馬壽亭、人事組管理宋杏村、工會理事們，都散在站着的工人當中。球場周圍站着好幾個揹盒子槍的匪軍，橫眉立目地看着人們。看台對面放着一個講台，幾個匪軍官站在講台上。馬仲玉上前說了一聲：“工人來齊了。”陳稽察就走到一個小桌子的後面講話，嘴里跟含着熱茄子似的，羅羅嗦嗦的也不知道講些什麼，末了他提高嗓門，人們才聽出幾句：

“你們的事兒，今天解決不了。現在，你們先回家去，決不允許工人們在廠里呆着，走吧！馬上就走！”

話音還沒落，工人當中就有好幾個要發言，劉同叙又把胳膊舉起來說：

“陳稽察，你前天跟我們說的話，你還記得嗎？你不是說過今天聽好消息嗎？”

陳稽察把眼一瞪，用手一指，厲聲說：

“前天說話的是你嗎？”

“是我，我說的合理嗎？”劉同叙也瞪着眼睛反問。

“别管合理不合理！你叫什么名字？”陈稽察像是一只疯了的野兽，脸上显出一股杀气。

刘同叙觉得好汉做事好汉当，工人生活这么苦，理要点补助，这又没什么亏心的，就理直气壮地说：

“我叫刘同叙！”

旁边一个匪军官，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把名字记上。韩长根早忍耐不住了，一举手就要说话；没等他张开嘴，又一个匪军官把盒子枪一举，枪口点着韩长根叫道：

“不准说话！不准说话！走……你们都走！”

许多工人还想坚持不走，跟他们干到底。不料看台上坐着的资本家狗腿子张成儒等人和台下站着的资本家代表以及工会的理事们，喊了声：“走吧、走吧！”这些人分好几处活动，领头往外走。这时，天已经傍黑了，工人们也看不清是谁领头走，只见人们忽啦忽啦走起来，也就跟着出了厂。人群里，曲世忠拉了刘同叙一把，悄悄嘱咐道：

“留点神！”刘同叙愤愤地说了声：“没关系，他妈的！”曲世忠来不及再说别的，就和住厂的人们回了宿舍，刘同叙跟着人们出厂去了。

最后一个工人走出厂外，大铁门“咣当”一声就从里边锁上了。马寿亭手拿电棒，领着十几个端着大枪的匪军，在厂里各角落搜索。搜索完了一处，跟着就布上崗。厂里面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院里持枪的人来回巡逻。各车间的楼顶上还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人影儿，背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在监视工厂附近的动静，连后面的围墙上都站满了武

裝的匪軍。宋榮卿一面下命令停工，一面派人騰出一間大屋子，买来鷄鴨魚肉、水果月餅、洋酒罐頭等等招待士兵。匪九十四軍上校團長孫耕南在公事房“安營扎寨”，醉醺醺地享受着宋榮卿的孝敬。

天，完全黑下來了。一輪圓圓的月亮，被薄薄的雲彩遮住，無精打采地慢慢向天頂移去。東亞毛織公司大門門口支着兩挺機關槍，六個匪軍端着美造沖鋒槍一字兒排開，把個工廠鬧得好似兵營一般。門外對面的邊道上坐着密密麻麻的工人——這是來上夜班的工人和白班出廠未走的工人，湊在一起交談白天的事。張國勛、張國鈞、劉國叙、韓長根等幾個人都沒走，正氣憤地向夜班工人們敘述情況。理事馬仲玉在人群里待着，要听听工人當中誰是“搗亂分子”，幾個歪戴帽子的便衣特務，也在人群里外混着听。工人們氣噓噓地連說帶罵，越說越火，坐着的人們也站起來，圍成一大堆，轟轟成一片。工人們說到末了，非要進廠不可，一群人往大門口走來。

這時，從大門里走出一個肥豬般的匪軍官，敵着軍裝上身，手里拿着帽子，一臉橫肉，板着面孔問道：

“干什么？”

“進廠！”一個叫靳和安的夜班工人回答。

“不行！白天鬧事兒了。”

“白天的事兒我們不知道。大老遠來上工，不讓進廠不行！”靳和安強耐着怒氣說得挺干脆。

肥豬呵呵一陣癲笑，笑完了說：

“別作夢了！他媽的成天搗亂、罷工，還想上工！你們經理關門不幹啦，趁早回去，別在這兒找麻煩！……”他一伸脖子打了個飽嗝，一股子酒臭，直撲過來。肥豬接着嚷道：“要是不走，老子可不客氣！瞧見這個沒有？”說着，用手一指機關槍。

工人們氣得臉都白了，紛紛嚷着：

“弄這個吓唬誰？我們見過機關槍！”

“來！朝二爺腦門子打！”

“少來這套！別說兩挺，再多也吓不住誰！”靳和安怒火八丈高，拍着胸脯大聲說。

劉同叙朝大伙兒喊了一聲：“哥幾個，等我問問他！”轉身問那肥豬道：“我們上工干活有錯嗎？你叫回去，我們的工錢朝誰要？就这么整天玩命干，還混不上棒子面呢！回去？回去挨餓你管嗎？”

“對呀！挨餓你管嗎？”工人們齊喊了一聲。

“劉哥們！甭跟他們磨牙了，他們不講理。”靳和安轉身朝大伙兒喊了一聲：“哥幾個！咱們往里闖！”

工人們立刻轟動起來。肥豬一看不好，騰的一聲，抽出盒子槍，槍口指着工人們喝道：

“站住！我看你們是給臉不要臉呀！”用手一指劉同叙、靳和安，扭頭向匪軍們喊道：“來！把這兩個人帶走！”

持槍的匪軍們一下子圍住這兩個人，抓住衣領，推推搡搡就往吉普車上架，劉同叙、靳和安跳着腳嚷道：

“沒关系，我們沒犯法，上哪儿去都不含糊你們！”  
工人們立刻沸騰起來，一片吼聲，震得地動山搖：

“凭什么抓人？”

“太不講理啦！”

工人們扑上去就要往回奪人，匪軍們立刻舉起大槍，把刺刀直對着工人們的胸膛。

天黑糊糊的，只有廠門口的電燈發出暗淡的光亮。馬仲玉看到警備司令部当着這些工人的面，直接捕人，他這個理事要不攔一攔，恐怕說不過去，於是擠到面前，虛情假義地剛說了一聲：“慢着！……”就被匪軍們抓住。匪軍當然不知道馬仲玉是什麼人，不由分說一塊兒推上汽車。肥豬跳上了另一輛吉普車，車屁股後頭冒起一股白煙，都開走了。



## 第九回 英雄大显英雄色 豺狼增德豺狼心

吉普車向前开着，刘同叙、靳和安、馬仲玉三个人并排坐着。馬仲玉蜷伏在角落里，低着头悶声不响。車厢里边挺黑，刘同叙和靳和安借着馬路上的灯光，看見吉普車兩边各有一个匪軍跨在車沿上，手里提着盒子槍。他倆也不开腔，走在半路，吉普車的匪軍司机，一边开着車，一边扭头瞅了他倆一眼，打破沉寂說：

“你們一个月賺多少錢呀？”

“七万多塊錢。”靳和安說。

这小子立刻像被馬蜂螫了似地嚷叫：

“你們七万多塊錢还嫌少？純粹是他媽的搗乱！回头到了上边，我头一个就报告你們倆是‘搗乱份子’！”

刘同叙拿胳膊肘輕輕地碰了靳和安一下，揚揚臉，两个人都不答理他。吉普車开到一座灰色大樓門前停住，刘同叙、靳和安、馬仲玉被帶下車，經過刺刀閃閃戒备森严的大門口，上了十几級台阶，走进大樓甬道，拐了几个弯，来到一間門口挂着“科长室”的屋子里。

刘同叙、靳和安一进屋門，抬头就看見迎面墙上挂着

一排鞭子，鞭子梢上留着黑色的血迹，地上放着几条结实的板凳，几盘挺粗的麻绳。屋子右边有一个大木头架子，上面拴着粗绳，架子前边站着四五个匪气十足的彪形大汉，想是打手之类。两个提着盒子枪的匪军把着门口。刘同叙、靳和安一瞧，心里说：这是要过“热堂”啊！

那个肥猪坐在屋子左首的办公桌后，身后站着两个匪军官，旁边一张小桌子的后面坐着个录事之类的人，准备好笔纸，等着录口供。刘同叙、靳和安挺着胸脯站在中间，马仲玉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肥猪和他当然早就认识，知道他是手下人误逮的，就撇开他，瞪着刘同叙和靳和安，把桌子一拍，气凶凶地说：

“你俩说实话吧！你们有多少人，谁是八路，受谁领导，快说！”

这两个人愤怒的眼光直瞪着肥猪，一语不发。肥猪又拍了几下桌子，嚷着：

“快说！快说！”

他一眼看见刘同叙手里拿着一本书，忙问：

“吓，你手里还有书！什么书？”

“三侠剑。”

“你拿这个干什么？”

“我天天吃完饭给大伙儿说书。”

肥猪不信，向他身后的人一挥手：“去看看是什么书！”匪军官拿过书去翻了几页又递给刘同叙，扭头报告说：

“是三快劍。”

肥豬很失望，沒話說了，嚷着：“誰是八路？”

靳和安反過來問他：“你們還講理嗎？你們堵住工廠不讓進，我們要上工，你就抓人！”

劉同叙也跟着問：“我們不上工吃什麼？剛問問你，你就把我們抓來過堂！我們就知道白天上工，晚上蹬三輪兒，別的不懂！”

肥豬冷笑一聲說：“我問你們誰是八路，有什麼活動，別拉扯旁的事！”

“我們不懂什麼八路、九路的。”劉同叙有點壓不住火了。

“我看你們倆就是八路！”肥豬又一拍桌子。

“你怎么知道我們是八路？我們腦門子上寫着了嗎？”靳和安理直氣壯地說。在這兩個人身旁邊站着的馬仲玉，忙拉拉靳和安的袖子，不讓他說得這麼硬。

“混蛋！真不知好歹！我的筆尖一動，馬上就要你們的命！”肥豬咆哮着說。

“哼！這警備司令部稽察處我們也有個耳聞，進來就甭想出去！告訴你吧，我們來了就沒打算出去！”劉同叙毫無畏懼地說。

肥豬的臉氣得像个紫茄子，咬着牙，恨不得要把這兩個人吃了，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里吐出來，听聲音好像狗在護食，問道：

“你們這麼橫，是受誰的指使？”

靳和安一拍胸脯道：“受我自己的指使！”

肥猪三尸暴跳，五内如焚，浑身肥肉直哆嗦，一跳站起来，喝道：“来人！把他们俩挂起来！”

那四五个匪气十足的大汉，过来刚要动手，忽见一个小兵慌慌张张跑进来说：“报告科长：外面来了好几百个工人，要往里闯，口口声声嚷着，叫把他们的人放了！”

肥猪一楞，脸上登时变了颜色。心想：“上峰指示：目前正在全力剿共，对都市内的工潮，要特别慎重，不可闹出大乱子。我抓了两个工人来，一则为调查共党分子；二则也是宋经理的重托，没想到来了好几百个穷小子要人，倘或出了意外，上峰震怒，决不轻饶，我这‘两道三花’恐怕保不住！”想到这里，向那几个过来要动手的打手一瞪眼，喝道：“下去！”就跟着小兵出了科长室。马仲玉也随着出去了。

刘同叙、靳和安听说工人弟兄们来了，心里觉得热辣辣的非常感动。到底苦哥儿们真义气，深更半夜地冒着性命危险来要人。两个人正想着，就见肥猪回来。他态度大变，和颜悦色地向刘同叙、靳和安说：

“二位到外面的小窗户外面，推开窗户，跟你们厂里来的工人说说，叫他们别闹，请他们先回去。处长还要跟二位谈几句话，随后一准送你们回去。”

这两个人一看肥猪这种前倨后恭的神气，心想：“要不是我们的人来到，这会儿早叫你把我们挂起来了！”靳和安便说：“大伙儿走不走的是大伙儿的事，我们可管不

了！”肥猪連忙笑嘻嘻地陪着笑臉說：“本來我們也不願管你們廠里的事兒，這是你們經理的托付和我們上頭的命令，我們是上令差遣，概不由己啊！無論如何，請他們先回去吧！”說完，還點頭哈腰的，做出一付令人作嘔的樣子。劉同叙、靳和安來到外面小窗戶跟前，推開窗戶一看，吓，黑壓壓的足有三百來人，叫着罵着，喊聲震耳。

這些人是怎麼來到這裡呢？原來劉同叙、靳和安被架上吉普車，車開走以後，東亞前門外邊要進廠的男女工人們，憤怒達到極點，進廠上工的事暫且不談，逮走兩個人就成為大伙兒最關心的事兒了。張國鈞氣得臉兒煞白，咬着牙說：“這幫土匪軍隊，簡直不講理，他媽的！”張國助擰着眉毛，問道：“怎麼辦，咱們的人抓走了，能不管嗎？”

韓長根剛要說話，聽見一個女工氣憤憤地說：

“要逮人別逮倆，有能耐都逮走！”

韓長根一把拉住張國助說：“咱們也去吧，要不，他倆個非吃虧不可！”

“對！咱們大伙兒全去，叫他們把咱們的人放了！”

張國助說。

張國鈞揮着手說：“走！要不回人來，咱們就拚了吧！”

韓長根提高了嗓門，向大伙兒喊道：

“哥幾個，姐幾個，人，是讓他們抓走了，咱們都在這兒着急也沒用。我看，咱們大伙兒去一趟，把人要出

来，好不好？”

“要去就快走！”人們异口同音地喊了一声，不等說完，排着队伍就走了。大队浩浩蕩蕩来到警备司令部門口，前面的队伍照直就要往里闖。匪軍大槍一端，喝道：

“干什么的？”

“要人！”一个工人脫口而出。

“你們把我們的人抓来了，別裝傻！”

不知是誰領着喊口号：“放出我們的人来！”

工人們攥着拳、瞪着眼，高声叫喊、怒罵，匪軍沒有命令不敢开槍。工人大队把門口围得風雨不透，朝大樓喊話：

“放出我們的人来！”

“再不放就打进去！”

刘同叙、靳和安推開窗戶，大伙儿看見他倆，一陣欢呼跳躍：

“刘哥們，靳哥們，我們来啦！”

靳和安剛喊了一声：“哥几个！”嗓子就有点梗塞，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弟弟看見了大哥哥，底下的話沒說出来。刘同叙接过来喊道：

“哥几个！你們来了，太好啦！謝謝大伙儿吧！”

工人王瑞明，重眉毛和連鬚鬍子碴儿上閃着黑光，跳着脚喊，声音像打雷：“我們大伙儿接着，你們放心吧！他們要敢动你們一个手指头，我們就把王八窩踹了！”

靳和安又喊道：“謝謝你們，哥几个！他們沒敢动我

們，大伙儿放心吧，天不早了，都回家吧！我們也很快就回去了。明天早晨厂里見不着我們，再上这儿来！”

“不行！”一个叫田素蘭的女工，清脆的喊声直送上来。“要回去，就一塊儿回去！回不去，咱們就死在一塊儿！”

“对！一塊儿回去！”工人們一齐喊着，像是送上来一个擲弹筒。靳和安扭头看了一眼，肥猪腦門上渗出豆粒般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說好話，要求他們劝大伙儿先回去。

刘同叙唯恐戒了严，穷哥儿們回家不方便，又把里面的情况对大伙儿說了說，劝大伙儿只管放心先回去。天太晚了，一会儿就戒严，攔在半路回不了家，可就麻煩了。費老大劲，大伙儿才同意先回去了。

肥猪陪着这两个人去見处长。一进处长室，刘同叙、靳和安一眼就看見李宗頤、馬仲玉在屋里大模大样地坐着，桌子后面坐着匪稽察处长陈仙舟。兩人心里納悶儿：李宗頤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李宗頤和稽察处的秘書长是朋友，可以随便进来。陈仙舟看見刘同叙、靳和安連忙讓坐。陈仙舟有个想法：“对工潮要尽量用緩和的办法鎮住。对八路却必須严拿。在工人中間，这种出头露面說話的，未必真是八路，恐怕后面有人指使。我何不长长的綫儿放着，不怕八路逃上天去。外面来了这些工人，弄不好就得鬧成大工潮，还是先把他們稳住，慢慢再說。”刘同叙、靳和安看見陈仙舟笑容滿面地点头招呼，一点也不像





过堂，就坐在桌子兩边。陈仙舟問了这两个人姓名、住址，又随便問問在厂里干了多少年，然后和和气气地說：

“你們这件事，等着我們和市政府研究研究再說吧。現在已經十一点多了，十二点戒严，你們可以先回去了。”

刘同叙、靳和安是放出来了，可是資本家依靠軍警，把住大門，依然不准工人进厂。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按上班鐘点来厂，厂門照旧紧闭，站崗的匪軍和机槍陣地跟昨晚一样。隔着鉄柵欄看見几个光着头的匪軍舀水洗臉，一个个睡眼惺忪，宿酒未醒。人們順着圍牆繞到后門，后門也加鎖了。在后門牆头上站着的匪軍有的叼着烟卷，有的哼着淫詞小調，懶洋洋地挎着大槍，看着越聚越多的工人們。工人聚了好几百，昨晚未上夜班的工人們也来了，一堆一堆地站着，互相交談警备司令部要人的一幕。去了的人兴高采烈地叙述着当时的情况；沒去的人听得很兴奋。忽然，刘同叙、靳和安来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围住問长問短，經過斗争，大伙儿又团圓了。穷哥儿們見面，这份热火劲儿，真是沒法形容。

一陣吵鬧声音，打断了人們的談話，順着声音看去，原来是一个工人正和牆头上的匪軍吵嘴。这个小伙子挺着胸脯，双手叉着腰，瞪着眼儿，抬头望着牆头上的匪軍。气虎虎地罵道：

“揍儿！媽的！”

匪軍答噠了：“瞧你揍兒！”

“你下來！”

“你上來！”

“你敢下來嗎？”

“你敢上來嗎？”

“你敢下來，我就砸折你的腿！”

“你敢摸牆，我就崩了你！”

“……”

“……”

兩個人正吵得熱鬧的時候，韓長根拉着這小伙子說：

“走吧，走吧，你答理他干什么？”這功夫，派出所的韓局員領着一班大槍隊，巡邏過來了。大槍隊背着槍，一個挨一個地貼着牆根走，從工人們身旁路過，不知是誰一引頭，就罵起來了：

“啐！”飛起一口唾沫。“屬黃花魚的！”

“媽的！臭狗食！”

“你他媽哪兒學的！家里坎地打繩了嗎？”

“扛着槍吓唬誰？”

大槍隊聽見，瞪着死羊眼，干生氣，不敢搭噠兒，夾着尾巴向前走。走遠了，工人還罵不絕聲呢。

王廣盛和張國鈞、張國勛、姜金標站在一堆；李宗順、馬仲玉、賈鳳鳴、朱雪亮等站在一堆，好像合計什麼。大炮翟文玉暴跳如雷，一嘴鬍子噠兒，冬日沒刮，亂蓬蓬的，一對大眼睛滿處亂看，像是在尋找發泄悶氣的對象。

李兴荣想起老王同志最近来过一次，指示：“要长期隐蔽独立负责地积极发动群众；领导工人的斗争。”考虑到眼前的情况：工人为了生活，一定得上工；军队可把着大门不让进，就过来问大炮：

“伙计！怎么办？”

“打冤蛋！”大炮怒吼着。

“不是打不打。我说，不让上工怎么办？”

“分两拨，一拨爬墙，一拨砸开肩门，楞往里闯！”

大炮想得挺天真。

“硬碰硬不行啊！”

“那你說怎么办吧？”大炮就是爱来硬的，要不，就没词儿了。

李兴荣对着大炮耳朵，悄悄说了三个字：“请愿去！”

“好！”大炮三步两步挤到李宗顺他们那里，又像是跟理事说，又像是跟大伙儿说，激动得有点结巴，大声嚷嚷起来：

“哥，哥几个！咱们请愿去！”

“请愿？”还有人没听明白。

韩长根也挤过来，操着家乡口音，补充着大炮的意见：

“是得请请愿，怎么说呢？大伙子上着工，月月都够呛，再不上工，非饿干了牙不解。咱们找个地方去请愿，要求上工！”

“对，请愿去！”刘恩英和刘芝兰领头，众位女将都喊着要去。

“走，上市政府請願去！我領頭，大伙儿誰去誰跟着！”韓長根一邊說一邊往前走，后边工人們自动地走成四个人一排，沒有不去的，大队順着營口道往东走。李宗頤他們几个理事木在那里，連話都沒說出来，眼看工人大队又出發了。

工人們默默地向前走。这些人飽尝憂患，終日辛勤劳动，在槍杆下面謀求半飽，这都不行，怎么能不憤怒呢！人們走着走着，擦肩膀过去一輛三輪，覺得坐車的像个熟人，再一看，是李宗頤。后面跟着一长串三輪，这七輛車上坐着七位工会理事，越过工人大队，向蘇走了。

到了伪市府大楼，工人們在楼前的大院里列队 蹴 站好。就見一队警察跑过来，一个个掏出手槍，推上頂門子儿，将請願的工人围住。另有几个守門的警察背着大槍，气势凶凶地过来：

“往后站！往后站！”

工人們往后退了一步。警察张牙舞爪地还叫喚：“往后站！往后站！”前面的工人們火了：

“往哪儿站？”

“你說往哪儿站？”

“再往后站还不来呢！”

警察的气焰反倒小了，縮回去就沒敢再吱声。太阳照在头上，人們走得又热又渴。这时，只見好几个人抬着一桶一桶开水，捧着碗过来，嘴里招呼着：“喝水，喝水！弟兄們，喝水！”这是利順德飯店的工人們，听说东亞的工

人来請願，特地送来水，表示慰問。大伙儿連声道謝。这水来得正是时候。几桶水值不了什么，階級弟兄的团結友爱确是感人至深。

工人们正喝着水，从大楼里边出来一个人，和站在前边的人說：

“你們不是請願嗎？要請願派几个代表吧！”

工人们当时公推出韓长根、駱廷槐、陈树生、苏月琴、韓玉珍五个人为代表，去交涉上工的問題。他們走进伪市府办公室，头一眼就看見七位工会理事在那里坐着，代表們才明白：“赶情你們是上这儿来啦！你們既来了，又找哪門子的代表呢？”

七个工会理事在工人大队出發后，研究过一会儿：厂里老鬧工潮，市长說过工人里边有八路，再出事由理事負責。看这两天的情形，工人们群情激奋，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現在又請願去了，到那里就許又出事儿，所以他們又商量好，坐上三輪車，赶到工人们前面到市政府，搶先送信儿，垫个底儿。伪市府秘書长和他們密議一番，决定給工人先来个下馬威，然后由扮紅臉的出来打圓場。

秘書长看見工人代表进来，吹鬍子瞪眼，“叭！”地一声，拍了下桌子說：

“你們几个人是代表呀？既是代表，那 領头罢工搗乱的，一定也是你們！罢工犯法，知道嗎？今天，你們就甭想回去了，都扣起来！”

韓长根往前凑了一步，眯縫着眼，端詳这小子，然后

操着多音儿，不紧不慢，稳稳当当地问：

“你是市政府里干什么的呢？”

那个秘书长气得眼发蓝：“这个工人说话怎么不懂规矩！”正要发作，理事们轻声告诉韩长根：“这是秘书长。”说到秘书长三个字，声音里严肃极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哦，你是秘书长呀！唉，你这个秘书长也跟他们是一个味儿的，都不讲理啊！”韩长根故意调侃他。

“叭！叭！叭！”桌子拍得山响，这小子嚷道：

“来人呀！都给我扣起来！”跟着进来几个如狼似虎的警察，进门掏出铐子，就要抓人。

朱雪亮、乔秀珍这两个理事，连忙站起来，走到秘书长身旁，甜不罗嗦，贱声贱气地走鼻音说话：

“秘书长！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

“秘书长！他们不会说话，您还跟他们一般见识吗？”

“得啦！看我们姐俩的面子，饶了他们吧！”

秘书长明知道这几个代表不能扣，扣下这五个，外边那七百多人非炸了不可。来几句厉害的，无非是为了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工人罢了。

他绷着脸儿告诉代表们：“回去听信，三天之内解决。”

阴历八月十八日又停工一天；十九日（阳历九月十四日）工人们才得进厂上工。工人们一进厂门，迎面就贴着大布告，上面写着：

# 通 知

东亚毛織公司  
东亚毛織厂工会

查此次該厂工人，借故节賞問題，發生工潮，經党政軍代表決議，处理办法如下：

- 一 此次不法罢工等事件，应由工会負責，保証今后不得再有此等怠工、罢工、請願及破坏厂方行政、破坏生产、要挟職員等軌外行动；
- 一 关于节賞問題，白班限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前領訖；夜班限于翌晨(十五日)七时前領訖；如不領即做弃权論，不得再补發补領；
- 一 复工后不得再有其它向厂方直接要求，以免滋生事端；
- 一 限于九月十四日正式复工；
- 一 关于今后劳資問題，应向党政当局請求依法处理；
- 一 工会代表应立書約保証，今后不得再發生类此事件，仰該厂遵办为要。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三时

市党部代表 韓 达

社会局代表 楊乐田

警备司令部代表 郝 强

(孙耕南代)

复工后，馬仲玉、賈鳳鳴就把罢工斗争中积极发言的工人名单，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同时朱雪亮密报：听说齐素珍以前干过八路。她的上司叫她继续侦查，一有端倪，便可抓人。



## 第十回 揭秘密大破三友团 巧打扮自認表姐妹

这一次中秋节大罢工，由于国民党、资本家勾结一起武装镇压以及工会理事的暗中出卖，从经济利益上看，斗争是失败了——工人们要求的二十二斤面到底没发，节礼仍旧是五千元法幣（只是经过几番交涉，罢工三天的工资照发了）。但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这一次斗争锻炼了工人阶级，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的面貌；对于那一伙实际是工贼的理事们，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并且，在斗争中，团结了自己的队伍，提高了阶级觉悟，有些积极分子入了党，另外还涌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分子。这些收获对此后的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十月里，李洪绪从山东回来了。李洪绪在初夏的时节，以回老家名义，到山东惠民渤海区党委城工部学习了一个时期。他去的时候，走到滄县南边的卡子口，聪明的李洪绪把介绍信藏在烙好的一张饼里，故意一边吃着一边走。这样，愚蠢的大兵们自然毫不怀疑，在身上瞎摸一阵，放他出了卡子。卡子口外边就是解放区了。李洪绪在惠民城工部办的训练班里，学习了“论联合政府”“论

党”“新民主主义論”和隱蔽斗争的策略——如何利用合法組織进行非法斗争等等，思想上收获很大。回想从前的行动，比如在成立工会的时候，就不懂得爭取领导权；当时国共正在談判，幻想着和平可能实现，在宿舍里就公开辯論国民党、共产党誰好誰坏，随便暴露自己的思想，一味蛮干，这些作法多么天真、多么幼稚啊！通过学习心里可开了窍。他长期生活在那暗无天日的环境里，一来到解放区，看到什么也是新鮮的、光明的。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被推倒了，人們愉快地劳动着，自由地呼吸着，到处充滿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和国統区一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学习結束以后，为了遮遮耳目，他回老家去了一趟。不料，到家之后正赶上国民党要打通濰县到济南的道路，發生了战事，交通断絕；又赶上連下一个多月的大雨，一直拖到秋后才得回来。这时，国内形势大变，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拒絕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切和平建議，撕毀停战令，并且已經大規模地进攻解放区了。

李洪緒回来以后，厂方陸續成立了許多业余小团体，如公教信仰会、基督教团契、讀書会、釣魚会、京剧社、曲艺社、軍乐队、武术社、籃球队、足球队等等，五花八門，无所不有。这些团体，都是由厂方主办，吸收工人参加的。难道宋斐卿真会关心到工人們的业余生活和文娛活动嗎？当然不是，这是宋斐卿又一次新的阴谋。宋斐卿收买軍、警、宪，鎮压了中秋节大罢工，非常欣賞自己的

“得意杰作”，認為这是他統治工人的轉折点。从此，他就轉守为攻，令其爪牙出头組織这些小团体，吸收工人参加活动。一方面可以分化工人，变相地将工会化整为零，再由他掌握；另一方面可以麻痹工人，使工人们玩物丧志，松懈对資本家的斗争意志。这是一打之后的一拉。

李洪緒把成立小团体的情况，向李志作了彙报。当时，白区党的斗争策略是要作长期打算，不搞大运动，利用小打小鬧方式，分散地、隐蔽地活动；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形式不利时，即轉入群众日常福利事业的领导。李志和李洪緒研究之后，决定打进这些小团体，能利用的就利用，須要揭發的就揭發。渤海綫的地下关系已經發展了，有許多同志分別打进了各小团体。

曲世忠加入籃球队以后，领头給資本家开方子：籃球队要代表公司参加运动会；等資本家批准了，又提出要服裝，同时迅速地把队员扩充到八十多人，除了褲衩、袜子之外每人要一身絨衣褲，一双籃球鞋。資本家既已批准参加运动会，对服裝問題，也只得忍痛答应。很多工人还没摸着籃球，先弄一身衣服穿穿，都非常高兴。于是，曲世忠的威信提高了，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除了这些公开的小团体之外，宋葵卿还有一个秘密的組織，叫三友团。这个团体吸收的工人都是資本家認為可靠的、老实的，或是老乡，或是沾亲带故。入团是秘密进行的。李洪緒听見些个風声，就想尽办法要打进去看个究竟。費了很大劲儿，才从一个資本家的狗腿子那里摸出些

个头緒。他就煩那个狗腿子做介紹人，狗腿子知道他是山东工人，又是管理的亲戚，料想介紹他入团，一定可靠，就滿口答应，并叫他参加入团仪式。

这一天晚上，李洪緒被介紹人領到厂里一个僻靜的小院，院里只有一盞昏暗的电灯在發着光，各个房間都是一片漆黑的。这个介紹人打开一間屋子的門，把他輕輕地一推，他驟然被炫耀的亮光照得眼花撩乱，身子已經进了小屋。

李洪緒定了定眼神儿，才看清楚屋里的一切。这间屋子的窗戶上，都严严实实地挂着防空帘，防空帘的外層是黑布，里層是紅布，所以光綫透不到院里去。迎面墙上挂着一面国民党党旗，下面挂着三友团的团徽：白布上画着黑色的骷髏——中間一个头骨，底下兩塊交叉的下肢骨，这是一种象征恐怖的符号，是宋渠卿从美国学来的玩艺儿。前面一张方桌，桌上一对大蜡杆，点着粗大的紅蜡燭，蜡影搖曳不定；中間一个古銅小香爐里燃着檀香，香烟繚繞，裊裊上升。

供桌旁边站着副理宋宇涵和三友团的主持人刘匯东。宋宇涵的分头梳得倍儿亮，臉儿刮得干干淨淨，越显得黃渗渗的，身上穿着笔挺的西服，还不时地散發出香水气味，脚下的皮鞋擦得黑亮。刘匯东前身长个大肚子，后背的肉足有一搵厚，胖得活賽个大气球按上爪儿，也穿着一身西服。供桌前边不远，站着先来到的十一个工人；一个个面黃肌瘦，衣衫襤褸，脚上穿着“空前絕后”的破鞋，

一陣陣从身上散發出的汗味儿，淹沒了副理老爷衣服上的香水气味。他們被介紹人甜言蜜語地劝了来，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

李洪緒进来之后，湊足了十二个人，典礼就要开始了。刘匯东兩手捧着大肚皮，往供桌近处靠了靠，臉上的肉哆嗦着，瓮声瓮气地开了腔：

“諸位同仁，今天是你們大喜的日子；你們都是忠心为公司的事业服务，老实肯干的人，經理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經理要和你們結为盟兄弟。”

說到这里，刘匯东停下来緩了一口气。李洪緒看見这个不人不鬼不倫不类的場面，已經就够恶心的了，听見刘匯东的一番开場白，更觉着肉麻，心想：“真他媽邪門儿！世界上有經理跟工人拜把兄弟的嗎？”正想着，就听到刘匯东接着說道：

“耶穌聖訓說过：‘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經理一生奔走的目的，就是要造福群倫。可是呢，一个偉大的事业之所以成功，必須有其可以同舟共濟、患难与共的，像諸位同仁这样的基本人才。公司前途的發展，更特別有賴于这样的人才。諸位都是本公司多年的老同仁，又是本公司的股東，諸位个人的荣辱与公司的前途休戚相关，因此有更密切合作的必要，經理就組織了这个三友团。”

这一套咬文嚼字的演說，听得李洪緒莫名其妙，心想：“这不定又是什么鬼八卦呢，工人們找你們要点东

西，不是把机关槍都弄来了嗎？可是，灌米湯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刘匯东呼吃呼吃地喘了一阵，才說到正文：

“咱們这三友团，是三个人一盟，拜把兄弟，經理是大哥，石主任是二哥，我是三哥。你們也是三个人一盟，分出大小来，咱們总的大哥是經理。以后，兄弟們有了困难，大哥一定帮忙；大哥的买卖不好，兄弟們也要多出把力。大家回去之后，听見工人当中有什么动静，首先就要想到本公司的前途，要多多注意！”

李洪緒恍然大悟了，心想：“好家伙！開了半天，三友团原来是培养狗腿子和工賊的呀！幸亏我进来看看。”

“經理今天有个应酬，来不了，請宋副理代表主持仪式。”刘匯东望着宋宇涵請示着：“現在就行礼嗎？”

宋宇涵点点头，表示可以。刘匯东从桌上拿起三炷香来，湊在蜡燭上点着，双手遞到宋宇涵手里。宋宇涵翻着那黄森森的臉儿，仿佛非常虔誠似的，走到供桌正面，也用双手接过来，恭恭敬敬地作了一个揖，然后插在香爐里。他后退一步，直挺挺地跪在蒲团上，磕了三个头。李洪緒看見宋宇涵假裝瘋魔地弄这个排場，忍不住就要笑，可又不好笑出来，憋得直吭吭。正好他在最后一排，輪到該他們跪下的时候，李洪緒心想：“別糟改了！我可不能給你們下跪啊！”他乖巧地混在人堆里，把那矮矮的身子往下一蹲，人家磕头，他只把腦袋低下去，这一关总算混过去了。李洪緒心想：“真是樹林子大了，什么鳥儿都有，看

你們还有什么洋相！”

行完礼，刘雁东端过一个茶盘子来，里面放着十三个小酒盅，都盛着红红的葡萄酒。宋宇涵拿过一盅，一饮而尽。这十二个工人也一人一盅地喝完，这就表示喝了“血酒”，插血为盟了。然后，宋宇涵转身朝着大伙儿，脸上透出笑容来，说道：

“诸位兄弟，从今天起咱们就是自己弟兄了，咱们要帮助大哥把买卖做好。刘先生已经把本团的宗旨说过，我就不再重复。往后诸位兄弟有什么困难，需要大哥帮忙的话，直接找刘先生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咱们这个团体的一切事情，对外要绝对保守秘密！平常的时候怎么就能知道是自己人呢？咱们有个暗号，就是这么个手势。”说着，他举起右手，把中指搭在食指上，等这十二个人都看清楚，宋宇涵又接着说：“咱们一打暗号，不是三友团的人当然不懂，看见了也没关系；是三友团的人，一定回个同样的暗号，这就知道谁是自己人了。这种方法在美国是非常时髦的。”

宋宇涵讲完话，刘雁东发给每人一个红皮的小本——三友团的团证，仪式就结束了。工人们出了小院，心里迷迷糊糊，弄不清宋裴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李洪绪早看见他那团证上的编号是257，知道已经有不少人入了三友团，这个问题可不小。他跟着大伙儿往外走的时候，心里就打好主意，要在群众中进行揭发，使工人们别上这个当，于是他一边走着一边故意念念叨叨地说：

“哈！这倒不错，经理成了咱们的‘大哥’了，往后有困难找经理帮帮忙，一定能办到！”

工人们对他的话非常感兴趣，有的认为准行，因为刚才行礼的时候，“三哥”刘雁东不是说得挺清楚吗；有的认为准不行，因为有钱的人向来是善财难舍，谈话跟放屁一样啊。李洪绪看到大伙儿的情绪，觉得要从资本家利用三友团，监视工人活动的問題上讲清道理，一时来不及，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经理迷信吗？”

“人家外洋留学，见过世面，是个有学问的人，怎么会迷信呢？”

“既是不迷信，怎么还烧香磕头呢？”

“嗯，经理不是基督教徒吗？”

“是呀，基督教还兴烧香磕头？”

“啊？……”

由于没有人能解释这个怪现象，工人们很快就感觉到这又是宋斐卿的花招儿。以后，李洪绪又给工人们出主意，叫他们想这个借口，找“大哥”帮忙。工人们都很乐意试试这个法宝灵不灵，这个说父亲有病，那个说老家闹饥荒，都去借钱。“三哥”刘雁东话说得挺好听，结果是一个子儿也没借出来，这一下可真相大白了。

李洪绪和渤海线的其他同志们在车间里对没有参加过三友团的人，提出警惕；又用暗号引出来好些个参加三友团的人。经过揭发、教育，到了后来，车间的工人们都学会



了这个暗号，拿它逗乐了。有时，两个人要说话，故意先把右手的中指搭住食指，举着手乱晃，以证明是“自己人”，还扮着鬼脸儿，引得大伙儿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成为人们开心的佐料。这样，三友团成为公开的秘密，组织暴露，作用消失，不久就瓦解完蛋了。

李志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天津，渤海线在东亚的地下关系，改由崔毅同志领导。曲世忠为了研究工作方便，把家眷接来，找房安了家，也搬出了宿舍。有一天，曲世忠忽然接到老崔同志的通知，叫他去机关去一趟。他下班之后，匆忙回家吃过晚饭，来到机关。机关在南市，从外表上看，这里是个油商的内局。曲世忠进了楼上的卧房，一眼就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正和老崔同志坐着谈话。她约有十八、九岁，身量不高，穿得干干净净，潇洒大方。一张白净的瓜子脸儿，细眉大眼，留着短头发，见了人很自然地一笑，给人的印象非常和蔼可亲。曲世忠正在猜想她是什么人，老崔同志过来笑着说：

“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是老曲同志，这是刘枫同志。”

刘枫含着笑，很大方地伸过手来，和曲世忠握了握手。三个人坐下，老崔同志就问曲世忠：

“你们厂子里不是在招收新工人吗？”

“是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你想个办法把刘枫同志介绍进厂做工吧！”

曲世忠想了一下，觉得这里面有困难。因为厂里招收

新工人，必須是職工的家屬或親戚，外人進不去；如果說劉楓是自己的親戚，這也不行，因為和管理李靜山是近親，自己的三親六眷，李靜山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是編不了謊話的；而且明天報名就截止了。時間是這樣緊迫，再想別的方法也來不及了，這問題看來很簡單，實際上却是困難重重。但是又想到領導上既然提出這個要求，無論如何也要想法完成任務。于是他毅然地說：

“好吧！”

老崔同志知道曲世忠在執行任務時，一貫堅決，不過也估計到會有困難，就走過來拍着曲世忠的肩膀問道：

“怎麼樣？有困難嗎？”

“我想辦法去吧！”

劉楓笑着問：“我明天什麼時候去呢？”

曲世忠心里一點譜兒也沒有，可是又一次想到任務的重大，不容猶豫，立刻說道：“明天早晨七點以前，你到公司前門來吧。不過，你這姓名是兩個字的，好像是個學生，容易引起別人注意，廠里女工的姓名，都是三個字的。我看，你改一不好嗎？”

“可以，可以，干脆我改名叫劉伯琴好了。”劉楓脫口而出，一時覺得劉伯琴這個名字也很新鮮，不由又笑了。

曲世忠猜得不錯，劉楓確是個學生，家在天津。她在上中學的時候，常常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學校里的地下黨組織，為了培養她，就介紹一些進步雜誌給她看。以

后，她的思想提高了，有了进步的要求，組織上就送她去渤海軍区學習。她在軍区参加过文工团，搞过一陣宣傳教育工作，現在已經入了党，上級知道她熟悉天津的情況，便派她來这儿做工运工作。因为是在秘密环境里，老崔不能把刘楓的情况告訴給曲世忠，曲世忠当然也不便細問，——虽然不問，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儿。心想：“不論怎么困难，总要把她掩护进厂才好。”

曲世忠要走了，老崔同志送他到門外，一边握着手一边悄声嘱咐：“努力克服困难吧！”

曲世忠回家之后，和衣倒在床上，双手抱着头，一語不發。老婆推推他，叫他脫衣服躺好了睡，他只朝她摆摆手，既不起来脫衣服，也不讓她跟他說話，一味地苦苦琢磨办法。老婆也不知道他这是犯了什么病，看他不鬧疼也不鬧痒的，只好由他去了。

時間毫不留情地过去了，曲世忠苦思之后，终于想出办法。十一点，他一翻身下了床，叫醒老婆給他关門，戴上帽子就走了。夜里，满天星斗，路靜人稀，一陣陣寒風刺骨。他一口气走到司延升的家門口，这司延升是本厂工人，也是渤海綫新發展的地下关系。曲世忠叫开門，站在門口和睡意正濃的司延升，談了一下有个女同志刘伯琴必須进厂，但又找不着門路的問題。司延升披着棉袄，睡得挺热的身子，被冷風一吹，直打哆嗦。虽然睡意全消了，一时也是想不出轍来。曲世忠滿高兴地說：

“伙計！这事儿全看你的了。”

“我。”

“对，你。你和你的未婚妻說一声，讓她承認刘伯琴是她表妹，这不就是亲戚嗎？”

“哈！亏你怎么想出来的，行，行，行。”

就这样，小刘楓就冒充司延升未婚妻的表妹，化名进了东亞厂。

刘伯琴进厂做工以后，积极地联系群众，發展組織。她在紡一車間搖綫。这时，十三妹里的五姐刘恩英也从織麻部調到紡一車間。刘恩英开合股机，合股卸下来的活儿供搖綫用，由于工作中的接触，刘恩英觉得新来的女工刘伯琴待人真誠、亲热，性情活潑直爽，很投脾气。不久，两个人成为知心朋友，一塊儿干活，一塊儿吃飯，一塊儿聊聊唱唱，无話不談。有一天吃完午飯，两个人坐在合股机跟前的脚踏子上休息，刘恩英手里端着水碗，輕輕地哼着一支歌。刘伯琴一半当真一半打趣地問道：

“恩英，你怎么还不結婚呢？”

“結婚？別倒霉了，还結婚呢，發昏吧！”刘恩英說完，自己也笑了。

“怎么？我这妹子这么精，还愁沒人要嗎？”

“吓，沒人要？我要打算結婚，那还不現成！就是有一样，家里有父母，还有上学的弟弟，我結了婚，誰养活他們呢？”說到这儿，刘恩英不由地嘆了一口气，沉着臉儿說：“这一輩子也不結婚了！”

刘伯琴的臉儿靠在刘恩英的肩膀上，一只手圍住刘恩



英的脖子，說道：

“別喪氣！不會永遠這樣的。你知道有個蘇聯嗎？在那個國家里，工人農民都是國家的主人，不論男女都有工作，都有飯吃。女工生孩子，產前產後還有兩個月的假期，生活可幸福呢！”

劉恩英睜着水靈靈的大眼，半信半疑。劉伯琴給她講了一些蘇聯革命的故事，又湊在她的耳朵邊上輕聲說：

“蘇聯革命成功得早，所以他們的人民生活很好，現在咱們解放區也是走的這條道路：地主惡霸都打倒了，農民都分了土地，工人管理國家大事，管理工廠，吓，你看看，到了那個社會，誰還敢欺負咱們呀！”

就這樣，她倆一得空就嘰嘰咕咕，談解放區，談革命，談現在的痛苦，談將來的幸福，劉恩英越聽越愛聽。這位姑娘為了養活她那生了病的爸爸和全家六口，她從十二歲就偷着來廠做工。想起過去受的那罪，真是“馬尾拴豆腐”，不能提啊！有劉伯琴給她一點撥，可睜開了眼，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很快地，她成了渤海綫的地下關係，編進小組里了。

## 第十一回

### 鑽頭篋縫打入歌咏队 搖尾乞憐拼进話剧团

刘伯琴由紡一車間調到紡二車間干活，在这兩個車間里，特別是在女工中，不断地撒下紅色种子，渤海綫的赤色群众又有了新的發展。李洪緒和老崔同志研究，觉得在發展組織中，个别地寻找对象，又慢又沒把握。莫若借着各小团体成立的机会，組織一个歌咏队，既能有个宣傳陣地，又可以發現積極分子，大批地發展革命力量。正好厂里有个名叫石小东的职员，大学生出身，是冀中区另一条綫的地下关系，很擅长音乐，也很爱接近工人，对革命有一股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热。李洪緒和石小东，原是老相識，彼此之間都有个了解。李洪緒想叫石小东負責搞歌咏队，兩個人一商量，馬上就动手干起来。

歌咏队一成立，就受到工人們欢迎，很快地吸收了一百多人，成为各小团体中規模最大的一个。不但渤海綫的全体同志参加，連王广盛、齐素珍、张国鈞、张国助等人都参加了。宋秉卿看見这么多工人参加歌咏队，觉得很需要抓一抓；于是在歌咏队練習的时候，特地表示关心和鼓励，向队员們說：“你們唱吧，等唱好了我給你們灌片

子！”但是歌咏队净唱进步歌，什么“黄河大合唱”、“胜利花儿开”等等，狗腿子一报告，宋斐卿觉得不是味儿，他想：“这还了得！照这样，我这工厂就甭干了。”于是把歌咏队的小队长找来，大发雷霆地说：“我原想给你们灌唱片，你们为什么净唱这些歌呢？难道我叫人编的那些歌，还不够你们唱的吗？照这样唱，把警察局唱来，你们就不唱了！”队员们知道了都说：“别听拉拉蛄叫唤。”还是偷偷地练习唱。

工人们歌声宏亮，心情似火，每到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就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地唱。大伙儿从歌词中受到教育，从音乐中受到鼓舞，情绪十分振奋。工人们创作的智慧，又是无边的海洋，在进步歌曲之外，将很多旧歌和宋斐卿叫人编的歌，换上新词儿唱，新词儿完全是用来发泄心中积愤的。比如有一首流行的旧歌叫“你这个坏东西”，调皮的张国助他们就把它换上新词儿来骂“棒槌匠”张成儒，词儿改为这样：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巴结管理、欺压工人全是你……

有一首歌叫“五块钱”，形容在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五块钱的票子没人要，歌词是这样的：

这年头，怎么得了！



五塊錢的鈔票滿地拋，  
街頭茅房到处有，  
垃圾堆里也找得到。……

工人們很喜歡唱。到後來物價再漲，五十元、五百元、五千元的鈔票也沒人要了，工人們就把五塊錢的五，改為五十、五百、五千來唱。

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張成儒和幾個國民黨黨員，逢到紡麻部的工人唱歌，他們就圍着工人轉游，對工人示威。工人們一看見他們，就唱着罵，有時嫌不解氣，干脆不唱光罵。

這時，張國鈞在齊素珍的培養下已經入了黨。他自己現在不罵街了，同時覺着大伙兒罵張成儒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他認識到應該進一步揭露國民黨的黑暗，以教育工人，和齊素珍商量之後，聯合了幾個愛好戲劇的工人，打算成立一個話劇團。為了取得合法地位，就去工會登記，雖然經過工會百般刁難，到底成立起來了。可是發起人齊素珍却不得不離開東亞廠，因為工會的理事，那個無恥的女特務朱雪亮，經常暗中釘梢、偵察、搜集她的證據，監視她的行動。齊素珍發現了她的陰謀，報告組織，經上級決定，撤回解放區去了。

話劇團成立之後，由於廠方和工會都不支持，遇到許多困難，在全體團員努力之下都一一解決了。比如，沒有經費，就由團員們掏腰包拿團費；沒有導演，就把歌詠隊

的教練石小东約来指导；沒有布景，就一面約請厂里一位爱好話剧、擅長繪画的職員聞俊森帮忙，一面由团员自己动手做。有的团员識字不多，讀剧本吃力，不能单独讀詞，就由大伙儿帮助讀。团员們下了班，吃罢飯早早就来了，晚上干到十二点才走，礼拜也不休息。經過一度紧张地排練，终于在1947年元旦，公演了田汉先生的“回春之曲”。工人们看完戏，非常滿意，紛紛要求再演一場。剧团答应了群众的要求，但在第二次演“回春之曲”的时候，观众席上就發現了宋棊卿。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厂里沒有班，工人们欢欢喜喜地坐在飯堂里等着看戏。演員們正在后台仔細地化裝，化好裝的演員有的找人对詞儿，有的靜坐一旁，体会角色性格，培养情緒。这功夫，宋棊卿由儲揖唐陪着来到飯堂，坐在最前排。宋棊卿听說了話剧团公演前后的情况，一直覺得不快，所以今天亲自来看看。

幕布沒有拉起来，戏還沒上演。石小东領着一队歌咏隊員，上台給大伙儿唱歌。細高条儿的石小东，用力地揮着胳膊，兩只手上下左右地指揮着“黄河大合唱”的几部分，歌儿是那样激动、雄壯，台下的人们听完了，鼓掌要求再来一个。宋棊卿坐在台下，臉上变顏变色，又不好發作，只是皺眉。儲揖唐用鉛笔写了个小条，遞給台上的石小东。石小东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草草三个字：“別唱了！”他微微一笑，心想：“天下是打出来的，越紅越好。”就不听这套，——何况台上唱得正酣，台下听得正

美，怎肯罢休？于是接着唱到话剧开幕为止。

宋棐卿一边看着戏，一边盘算着：“我成立小团体有我的用意，没想到出来一个歌咏队，已经够伤脑筋了，现在又来了一个话剧团，我这不成了引火烧身吗？”等看完戏，他心里明白了：“不把话剧团收买过来，后患更是无穷！”当观众们纷纷散去的时候，宋棐卿就来到后台，换上一付笑容，向着正在卸装的演员们祝贺演出成绩，赞不绝声地说：

“你们演的太好了！我在国内国外看过许多电影和话剧，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你们演得这么好的！你们都很有艺术天才，将来我可以送你们到戏剧学校去深造！”

跟着，他死乞白赖地请话剧团团员到丰泽园饭庄去吃饭。在筵席上，宋棐卿一口承担补助话剧团经费的80%，并且答应由公司修理室代做布景。张国钧嘴里吃着，心里想着：“你一撇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黄鼠狼给鸡拜年，还能有好心眼儿，你既答应补助，乐得先利用利用你。”想到这里，也未说破，一顿饭吃完，宾主相安无事。

话剧团赶排第二个戏“一门忠烈”，张国钧告诉闻俊森在设计布景时，要大大方方地多弄。等修理室做出来一看，除去演“一门忠烈”之外，再演一个新戏都用不了。这样作，是为了防备跟宋棐卿闹翻了，再演戏不受影响。果然，宋棐卿提出来要审查剧本。张国钧想：“好啊！我早就知道你要有这一手。审查就审查，我们还有办法对付

你。”等剧本审查回来，上面改了许多地方，剧团里不听那一套，还是照原词儿演。

宋棻卿审查剧本的方法失败以后，就想从根本上反对演进步戏。话剧团却偏偏净演揭露统治阶级黑暗内幕的讽刺剧。临到排演讽刺国民党裙带关系的剧本“裙带风”时，宋棻卿就把闻俊森找到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闻俊森一进门，宋棻卿就客客气气地让坐，说：

“话剧团的人很有演戏的天才啊！”

“嗯。”

“你们用的剧本，都是谁选的？”

“大伙儿。”

“你们喜欢演什么样的戏呢？”

闻俊森知道资本家只能允许演谈情说爱大团圆的喜剧，就回答道：

“喜剧。”

“喜剧？‘裙带风’也是喜剧吗？”宋棻卿白了一眼，仿佛抓住了小辫儿。

“是喜剧。”

宋棻卿冷笑一声说：“不是吧！恐怕要说是讽刺剧还差不多。”

“我说喜剧是因为它能逗人发笑，观众喜欢看。”闻俊森故意避开正题。

“哼！”宋棻卿有点恼火，冷冷地说：“你们演戏可不能给公司惹祸，知道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演‘裙带风’呢？”

“外边营业性的剧团常演这个戏，电影也拍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演呢？”

宋棐卿被他说得理屈词穷，无言答对，大馬臉沉下来，聞俊森也不言語，等着下文，屋里靜了足有三分鐘。宋棐卿只好含含糊糊地說：“注意不要給公司惹麻煩，最好是多演喜劇！”

就这样，“裙带风”还是上演了。

宋棐卿对話剧团无可奈何，又来了一套花招：暗中派人威胁聞俊森。几个平常和聞俊森接連的职员，特意請他吃飯，当面“劝告”他：“俊森兄，儲主任說了：‘你再和話剧团来往，就有失业的危險啊！’”威胁得聞俊森果然不敢来了。聰明的张国鈞深知聞俊森有个特点：特別爱好話剧，一沾上戏就和抽大烟的人来了烟癮似地放不下手。张国鈞就叫团员們主动找他，問这問那，向他請教。聞俊森果然忍不住手脚痒痒，就又偷偷地忙活起来了。話剧团成了宋棐卿的心腹之患，有一次他因事出門，在船上还給話剧团写了一封信，开头是照样捧了一通，末了提出这样的質問：“你們演戏是純粹为了爱好艺术呢？还是有别的企圖呢？”

歌咏队和話剧团不仅被宋棐卿視為眼中釘，更被国民党严密監視着。厂里的“工人”馬振林是国民党中統局“防奸小組”的特务，他帶着几个組員打进歌咏队，跟着

就把石小东等人递上了黑名单。苑宝璜还指令朱雪亮拼命往话剧团里鑽。张国鈞考虑如果拒絕她，倒要使他們生疑，就允許她参加剧团；但是不讓她鑽进领导机构，同时，团员們一商量重要問題，就把她甩掉了。

这还不算，厂里的职员程克謙是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也是个“大学生”出身，长得完全是一头黑熊的模样，整天穿一身蹩脚西服，眯着黑豆大的眼睛，嘻皮笑臉地往话剧团里凑合。一排队，他就坐在旁边，黑豆眼儿往女演员的肉里釘，露着一嘴黄板牙，拿一块小花手絹擦着嘴角上流出来的口涎，丑态百出，真是令人作嘔。他看着张国鈞像个主事人似的，就跟着张国鈞的身后轉，搖頭晃腦地說道：

“你們不是缺少导演嗎？好極了！”

张国鈞一听，缺少导演居然好極了，这像人說的話嗎，便問道：“你打算怎么着呢？”

程克謙嘻嘻了一陣子，厚着脸皮来个“毛遂自荐”，說：“这个……这个……我对话剧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我給你們当个导演好不好？”

张国鈞知道他是什么变的，也知道他对话剧一窍不通，当然不能答应；可是又不能得罪他，只好假装沒听见，忙活別的事去了。不料程克謙并不知难而退，还是追着张国鈞死不要臉地泡蘑菇。张国鈞心想：“你要当导演是放屁，你要掌握选择剧本的权力倒是真的。”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便对他說：“你想給我們当导演？好。不

过这事儿必须由全体团员开会通过，等开会那天找你吧。”过了几天，话剧团真开会了，会议上要宣布话剧团扩大以后的一些规定，顺便要解决程克谦的问题。

一间大屋子中间，摆着大桌子，桌子周围坐满了话剧团的男女演员，程克谦被“邀请”列席。灯光照在程克谦那一脸黑肉上，可能由于过分自信，他的脸儿兴奋得像只紫茄子，用小花手绢不住地擦着什么。桌子后面站着话剧团团长王学敏主持会议。话剧团扩大以后，人数增多，组织机构也有了变动。张国钧从团员中找了一个表面上不太红，但思想较好，能忠实执行工作的工人当了团长，他自己只担任一个股长，实际上却起着领导的作用。这时，王学敏把剧团的整顿情况，简单地报告一下，并把几个初步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考虑，只听见王学敏说道：

“我们提议：今后咱们剧团的正式名字，就叫劳晶实验剧团。大家同意不同意？”

团员们对这个名字很满意，鼓掌通过。王学敏接着说

“根据剧团成立的精神，我们请闻俊森先生给设计了一个团徽，大家看看样子吧！”说着，挂起一张带色的图案画：“整个团徽是这样：上边是个心的形状，两边有翅膀，下边有一双紧握着的手，中间有一个齿轮，齿轮上端有一个微笑的面具。意思是这样的：上边的翅膀象征着希望、向上和努力；一双紧握着的手是表示互助互让、精诚团结；齿轮代表工业；笑着的面具象征快乐。”说到这里

里，王学敏又用含意深长的語調說：

“将来我們能做到‘互助互讓、精誠团結’的时候，我們一定会在微笑中生活着。”团员們热烈地鼓着掌。程克謙的小花手絹不擦了，瞪着黑豆眼儿，直着脖子，一点也不肯遺漏地听团长說話，以便回去給上司报信儿。

接着，王学敏又把团歌的歌詞給大伙儿念了一遍，定規以后再慢慢学唱，歌詞是这样的：

“劳晶剧团，目标远大。發揚戏剧艺术，提高工友文化。联合同好，努力研究，互助互讓，团結持久。我們的人才优秀，我們的力量偉大！一齐前进，精神奮發，人格向上，自强不息。劳晶剧团，永远在进步，永远在努力，努力，努力！”

王学敏一口气念完，可把程克謙急坏了，記也記不下来，抄也沒法抄，抓耳撓腮，跟猴儿蹬心似的。

王学敏看了他一眼，接着又說道：

“从团徽和团歌里面，已經把話剧团的宗旨說得明明白白，我們的剧团是为了爱好艺术，研究艺术，欢迎志同道合的群众参加。”說到这里，故意停了一停，引起大家注意，然后郑重地說道：“不管你是国民党，也不管你是共产党，入我們的剧团，就得遵守我們的規章，不能上我們这里来捣乱！至于还没入团就想捣乱的，趁早免开尊口！”

团员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都集中在程克謙身上。一些女团员望着他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地小声議論，臉上露



出不屑的神色。程克謙做賊心虛，坐臥不寧，不住地用小花手絹擦汗，等不到討論他入團的問題，借着上廁所，便溜之大吉了。

話劇團、歌詠隊在公休日還常搞一些集體活動，以加強團結教育工人。有一天晚上，這兩個小團體合在一起，去南開大學看學生們義演的話劇“凱旋”，去了一百多人，張國鈞、張國勛、王廣盛、石小東、劉伯琴、劉恩英等都去了。這個戲是為了配合當時學生們“反飢餓、反內戰”運動而上演的。劇中刻劃了一個農民出身的國民黨士兵，如何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厭棄了戰爭。劇情是这样的：

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一個村子，老百姓都逃光了。匪軍們一面搜捕八路軍，一面在農民家中翻箱倒櫃大肆搶劫。一個離家多年、本村農民出身的國民黨士兵，搶來搶去，搶到他自己的家。他不知道這是他的家，翻出一支鋼筆時，就想到他那多年未見的儿子，準備把這支鋼筆給儿子帶回去。這時，匪軍們逮來一個少年，向他追問八路軍的下落，少年質問匪軍的暴行，匪團長惱羞成怒，就令這個士兵槍斃了少年。少年的爷爷來了，看見唯一的孫子被殺害，痛不欲生。這個士兵看見老人，認出是自己的父親，想到剛才親手槍斃了自己的儿子，羞愧難當。於是，一面向匪團長大聲疾呼：“不能再打下去”；一面舉槍自殺了。

南大學生籌演這個戲，本來已經租好了耀華中學禮堂，但國民黨當局蓄意破壞這次演出，市黨部給耀華中學

去了电话：“如果允許上演，發生意外自行負責！”吓得耀华中学赶紧拒絕出租礼堂，这才改在南大校园公演。但是，在校园公演，又何尝能平安无事呢？

在寬敞的校园里，疏稀的灯光，透过濃濃的树蔭，照着草地上的小徑，人們来到了成直角形的兩幢大楼前面。一座楼的对面，搭了个临时舞台，台前准备了一排排长凳。舞台上灯光明亮，照着靜靜下垂的幕布，观众已經到了不少人，有各校学生，各工厂工人，各界市民，說說笑笑地等候开演。石小东和张国勛領着东亞的男女工人，集中坐到观众席的右首。人們剛坐好，便看見右側另一幢大楼的楼前，貼着一大張黃紙，上面写着一首叫做“不要打”的歌曲，有些人围着細看，还有的人輕声地哼着譜子。石小东站起来教大家唱：

不要打呀，不要打呀，  
打起来不成話呀，不成話，  
自己的胸膛，自己的嘴巴，  
不能打呀，不能打呀……

人們都願意从自己嘴里唱出反战的心情，不一会，便都学会了。

邻座的学生們，鼓掌欢迎东亞的工人再唱一个。于是，大伙儿唱了一个“团结就是力量”，唱完，这边又給学生鼓掌，学生們就唱了一个“茶館小調”。热热闹闹地唱了一阵，幕布便拉开了。开幕之后，先是几場合唱，唱的

都是一些进步歌曲。当台上的“黄河大合唱”唱到“黄水谣”一节，描写“九一八”以后，东北人民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凄惨遭遇时，台下的观众中不少人掉下眼泪。

张国勋感觉眼睛有些湿润，眼前有些模糊。他坐着不动，思潮随着悲痛的气氛，回忆到“九一八”以后自己的童年。那时他正上小学四年级，幼小的心灵中对于“日本”、“侵略”等词彙，尚不能完全理解，只是随着高年级的大同学，到街上商户做做宣传。但是“七七”事变以后，他在东亚做工的年月里，却亲身体会到在日本鬼子和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挣扎求活的情况。有一次，他扛着二百多斤重的粮食包上跳板，因为肚子饿得慌，一点气力也没有，腿上一软，便摔倒了。鼻子碰在跳板上，那二百多斤的粮食包恰恰砸在头上，砸伤了鼻梁，留下的伤痕一辈子好不了，到现在鼻梁的右半边仍然比左半边高一些。他在养伤期间，给同伙的工人们写了一封信，信里写着工人们悲惨的遭遇，牛马般的生活，句句是血是泪，同伙工友看了信，都感动得哭了……。猛然，他的思潮被一种沉痛但又宏亮的男中音唤了回来，只听见台上读道：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呀！

这是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社会！……”

原来是“凯旋”开幕前，介绍剧情的一段朗诵。

戏演得很好，演员们都很认真，剧情紧紧抓住观众们的心。这时，台上正演到那个国民党士兵在他自己家中抢

掠之后，拿着鋼笔的一段独白，他想到他的儿子——小福子，該已长大成人了，这支笔正好使用，就把笔插在口袋里。跟着，几个匪軍捉住解放区的少年小福子上場，按劇情下面應該是匪团长审訊小福子，小福子質問：“难道老百姓抗日有罪嗎？”扮演小福子的演員是一个年紀比較小，身量不高的学生，被匪軍捉来后，臉上一種憤怒不屈的表情，給观众的印象很深刻。观众一面为小福子担心，一面痛恨匪軍。正要往下演的时候，只見从台旁黑灯影里，閃出十几个身穿国民党軍裝，肩上佩着紅十字符号，架着双拐的“伤兵”，一个个腰腿灵活，一点也不像受伤的样子，颯颯地窜上了舞台，抓住台上的演員，动手就打。只听“啪！”“啪！”“啪！”一陣打耳光的声音，之后，一絡鮮血順着小福子的嘴角流了下来，台上乱成一片，台下观众大嘩。

观众們在一陣惊愕之后，馬上变成义憤，紛紛站在凳子上，大声喊着：

“嘘！”

“通！”

“不要打！”

“为什么打人？”

“伤兵”們嘴里罵着：“媽的个×！看老子砸不爛你們！”听见台下观众反对的声音，便站在台口上向观众發威：“为什么打？老子就要打！”

有一个“伤兵”冲着观众大言不慚、恬不知耻地狡辯：

“这个戏侮辱‘抗战八年，守土有功’的国军，不是好戏，不能演！”

好几个观众在台下同时驳斥他，其中一位观众提高嗓门儿喊道：

“这个戏现在没演完，好与不好还没法知道，你说不好，我们怎么就能知道不好呢？必须演完了，才能评出好坏……”

不等这个观众说完，台下的人们都大喊着表示拥护：

“对，演完了再说！”

刚才讲话的那位观众又喊了一嗓子：“我建议：继续演下去！”

“对！”台底下异口同音地怒吼了一声，从空旷的校园里响起回音。

群众的舆论迫使“伤兵”们下了台。他们在打人的时候，拳打脚踢，亚赛虎狼，何曾有什么负伤模样；现在打完了人，走下舞台，却又装模作样地架起双拐，一瘸一拐地走向大楼，嘴里还干不净地喃喃骂着。

观众不走，用力鼓掌，表示对演员的慰问，表示希望继续演下去。这时，从后台走出来一个女学生，剪着短头发，穿一件竹布大褂，显然压抑着无限的悲愤，向台下群众沉重地说：

“各位观众，我代表本校学生会向大家致歉！今天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件，戏是不能再演下去了……”

学生会代表话犹未了，猛然从后边飞起一件黑糊糊的

东西，从观众头上越过，直奔台口而来。学生会代表在亮得耀眼的灯光下，看不清台下黑暗中有人暗算，她直感地觉察到眼前一道黑影，急驶而来，便本能地抬起手一挡，“叭！”的一声，一个装满了石灰的纸口袋，掉在台上。纸袋摔碎，石灰粉末飞扬起来，台下的观众又是一阵大乱，回过头去望着后面大楼上影影绰绰的“伤兵”身影，气愤填胸。这时，学生会代表丝毫不显慌乱，她那清脆的声调依旧清清楚楚地送到观众耳边：

“我们不能再演下去了，以后一定设法补演，今天让大家白跑一趟，很对不起！晚会就结束到这儿。大家走的时候要结成队，不要单个走，出校门的时候要多注意。再见！”

观众们默默地顺着小径往外走，愤慨的心情像海潮似的翻涌，久久不能平息。……

## 第十二回

### 真猴假猴原形暴露 野狗家狗洋相无穷

张国助从南大看戏回来，思潮起伏，激动了很久。那几句开场的朗诵：“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呀！这是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呀！……”整天迴绕在他的耳际；小福子嘴角上流下来的鲜血，依旧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群众的怒吼，飞来的石灰袋，一切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唤起他对国民党无尽的仇恨。这小伙子，经历过中秋节大罢工和国民党匪徒們的武装镇压，也曾不顧危险去警备司令部要人，去伪市府請願；可是，这些行动只是出之于一时的愤怒和激动，并没有冷靜地分析过、思考过。参加歌咏队和話剧团以后，讀过許多进步剧本和进步刊物，也听石小东談过一些解放区的情况，思想上就起了变化。再亲眼看到南大这一幕触目惊心的武剧，使他深深感到不打倒国民党，不推翻这法西斯的黑暗統治，老百姓可真沒有活路了！他向往共产党，向往解放区，只盼望“八路”赶快打过来，解放全中国！

既然有了这样的思想，也就不难找到党的关系。他通过紡麻部的两个进步工人，認識了冀中区在天津的地下党

員孙蕃同志，并在孙蕃同志的教育培养下，有組織、有領導地活動起來了。

张国助有了地下关系之后，厂里又發生一件稀罕事兒。

这几天，車間里出現一股風，說是要成立“生活輔導委員會”了。这个会專門給工人“办福利”，什么都管，甚至于每一个工人死了，还發給一口“抵羊牌”的棺材，死后，連坟地都給准备好了。张国助看見大伙儿听得有些暈头暈腦的，覺得这个事兒很严重，和孙蕃同志商量以后，就約几个熟人來他家談談。

张国助家里九口人，有父、母、妹妹、老婆和四个孩子，住着一明一暗兩間小平房。外屋是方形的，比較大点，后面套着三角形的小暗間。父、母和妹妹住里屋，他和老婆孩子住外屋。外屋是一間屋子半間炕，屋里摆着一个长条小桌，兩個凳子，所余空地也就无几了。炕上的床單子，虽然大补釘上罗着小补釘，但却鋪得平平整整，一点沒有四个孩子踢倒的痕迹。长条桌和小凳子都擦得露出白牆，桌上的茶壺茶碗刷得干干淨淨，牆上挂的小鏡框里，鑲着几张話剧团春夏期間集体郊游时的像片，桌上还有一本歌咏队油印的歌曲集和几个剧本。

张国鈞、宋执玉、李俊云等几个人，前后脚进了門。为了談話方便，张国助把家里人都打發出去了，光是他自己在屋里等候着。这几个人虽然各有各的領導，彼此不能發生橫的关系，但是大家經常接触，誰也了解誰的政治态



度，早就心照不宣了。同志們各自找地方坐下，閑談了一陣，張國勛把在車間里聽到的風言風語，講說一遍，然後說道：

“這真是開天辟地也沒聽說過的離奇事兒，可是無風不起浪，到底從哪兒吹出來的邪風呢？咱們攔一塊堆兒碰碰吧。”

“我也聽說啦，”李俊云說話很脆生，直接了當地說：“這股風是從管理那兒來的，我就聽豁子嘴管理說過，‘生活輔導委員會’这么好那么好，好的沒邊沒沿，不但管工人的福利，連工人的街坊都能沾光。”

宋執玉也是渤海綫的地下關係，說話很緊很快，像爆豆一樣。他激動地說：“別他媽拿窮人涮牙了，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我倒摸着點根兒，聽說是何清儒出的頭，這小子是宋棊卿的妹夫，美國大學的教授，誰不知道他專門計算工人！以前咱們受訓用的‘東亞精神’講義，不就是他編的嗎？這傢伙說過：‘工人，不能讓他們吃飽了，吃飽就不好好干活。’我還聽說生活輔導委員會里有教育、福利、服務三個股。哼！教育咱們，還不是給工人打嗎啡針！”

大伙兒你一言我一語，七湊八湊，越逗弄越清楚，說了歸齊，敢情老根子還是在宋棊卿那兒。張國勛坐在炕沿上，兩手抱着膝，狠狠抽了幾口煙，盤算着大伙兒的話。他的腦子很靈活，一琢磨就甑出滋味來了。他把大腿一拍，眨着機靈的眼睛，說：

“咳，狗改不了吃屎呵，我可琢磨出他的鬼道道来了。宋斐卿办了那么些个小团体，都七零八散，没起什么作用。他这回又想办个大团体，弄一个大口袋把咱们所有的工人都装进去。这么一来，国民党办的黄色工会自然就报废了，九九归一，还是归到他那个‘宋氏工会’上，你们看我说的对吗？”

大伙儿听得笑了起来，都同意他的分析。这几位工人已经不是普通的一般工人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也获得了一些斗争经验，比起两年前国民党刚发起组织工会的时候，有了许多进步。他们回想到那时候，一听说要办工会，有的人就傻呵呵地跟着瞎忙活，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办，总觉得谁办工会都一样。现在，懂得要“分析分析情况”了，还想出了对策：这一回，如果管理光是吹吹风，还则罢了；如果当真要成立生活辅导委员会，大家要采取一致行动，一定争取领导权，不能让工人们中了坏蛋的圈套。

过了几天，各车间管理传下话来，叫选举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分会主席。吓，好家伙，可真来啦！地下党的党员和赤色群众在车间一活动，张国助、宋执玉和地下党影响下的进步群众，许多当上了分会主席或委员。张国助又把上回来开会的几位同志，找到他家里，商量怎么应付。还偷偷地把他们的计划告诉给那些进步的熟人。

这一天下午，秋天温暖的阳光从公事房楼上大厅的一排玻璃窗射进来。由于宋斐卿又勾结上了一些达官贵人，

大厅里显然又增加了許多匾額、銀盾、字画、錦旗，奇形怪狀，花花綠綠地塞了一屋子。各車間分會主席和委員們都到齊了。不消說，輔導委員會的頭目人都是宋棊卿知心貼肉的忠實奴才或親信，如馬壽亭、儲揖唐、宋杏村、王牧之之流。宋棊卿的妹夫何清儒是委員會的主席。他長了個大沙篙個子，長長的冬瓜臉，架着一副金絲眼鏡，一腦袋花白頭髮，穿着一身灰條呢子西裝，坐在宋棊卿經常坐的大扶手椅子里。未曾說話，先嗯嗯兩聲，這是他的毛病。他先報告了籌備、組織、選舉的經過，又把生活輔導委員會的好處夸得天花亂墜，差一點吹癩了牛膀骨，末了說道：

“嗯，嗯，本公司之主義是以生產輔助社會進步，使游資游才合作，嗯，經理一向提倡勞資互惠，今後輔導範圍極為廣泛，舉凡教育、福利、服務等各項事宜，在本會主席的指導之下，將會蒸蒸日上！嗯，嗯，非但本公司之職員工友能受到上帝的恩賜，就連本公司職工的左鄰右舍，一概可以叨光！嗯，比如說，本公司工友的住房如果漏了，本公司可以多準備些灰砂、人工，順便把鄰舍的房屋一起修補，豈不是造福群倫嗎……”

那些來開會的一般群眾，坐在大桌子周圍，約有二三十人，聽到這一段和尚念經似的講話，感到稀里糊塗，不知他這葫蘆里賣的什麼藥。張國勛端端正正地坐着，和坐在對面的宋執玉一對眼光，忍不住抿着嘴兒一笑，敢情真有這麼出奇百怪的事兒。那何清儒扶了一下眼鏡，接着又

說道：

“噫，噫，諸位都是本公司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家都要遵循經理的訓示，噫，只要本公司的營業發展，同仁們的生活、文化、道德自然能夠提高。今天開會就是要研究本會的工作，請大家發言。噫，噫。”

張國勛心里想：“到時候了，我先把兎崽子捧上去，再讓他自个兒摔下來。”他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說：

“何博士剛才講的這一段話太好了，我很擁護！我們這個廠的工人，非常需要有这么一個生活輔導委員會，給大家謀福利。就拿工資來說吧，物價瘋漲，工資怎么也攆不上去。公司要想給工人謀福利，頭一樣要緊的大事，就是每到發薪的時候，追補物價上漲的差數。”

他的話說得干淨俐落，真是說進工人們的心坎里了，大家順着他的話，七言八語一致表示熱烈擁護。何博士皺着眉頭，不住手地扶眼鏡。他沒想到這小伙子歲數不大，說話倒很厲害，一開始就給他揀了個當頭炮，打得他好比武大郎吃山芋——悶了口。有心想反駁吧，又說不出來，剛才吹得那麼凶，現在怎麼拐得過彎兒來呢；不反駁吧，報上去，經理非火了不可。正在他三心不定的時候，忽然又出來一個小伙子，說話像開機關槍似的，劈里啪啦就是一頓掃射：

“我還有個意見：咱們公司開在‘英國地’，工人們都住在邊邊沿沿的貧民區，許多人住在郭莊子、瓦莊子、沈莊子、王莊子，路遠還不算，一到了下雨，地道洞子水

都沒了人，上下班得繞大王庄，這一繞不打緊，少說也得兩個半鐘頭。輔導委員會不是給工人謀福利嗎？我提議對路遠的工友，上下班要用汽車接送！”

說話的這個人就是宋執玉。

何博士這一下可真是土地爺扑螞蚱——慌了神兒，心里暗暗罵道：“臭工人還想坐汽車？別作夢了！這樣不守本份，上帝都不能饒恕，死了靈魂都不能得救！”他透過近視鏡，瞟着他的同伙，向他們求救。可是，馬壽亭像蝦米似的羅鍋着腰兒，儲揖唐不住地抓着他那連鬚鬍子碴兒，宋杏村犯了胃病用手捂着心口，王牧之像個泥菩薩似的目瞪口呆，一個個眼巴巴地望着何博士，還指望何博士來個妙手回春，挽救這尷尬的局面呢！

宋執玉提的這個要求，都是實際情況，工人們都是親身嘗受過這種痛苦，當然是一致擁護。話劇團團長王學敏也提了一條：女工們又要干活又要帶孩子，困難很大，生活輔導委員會既然是給工人謀福利，就應該給女工們成立托兒所。在座的工人，特別是女工，都熱烈地鼓掌，表示擁護。

最後這樣一將軍，何博士可就真感到走投無路了，這個會繼續開下去，臭工人們不定還要提什麼要求呢。他慌忙站起來，結結巴巴地說：

“嗯，嗯，諸位……很好，嗯，我一定把你們的意見，嗯，轉達……轉達給宋經理，嗯，嗯，你們都走吧，大家都散會吧，嗯，散會吧！”

张国勋、宋执玉他们跟着工人们稀里哗啦地下楼，工人们对提意见的人挑着大拇指说：“你们提的意见可真好啊！”张国勋他们忍住笑，先不把盖子揭开，只提醒着说：“他们这些人向来是狗撒帘子——全仗着嘴呢。说生活辅导委员会能给工人谋福利，到底是什么变的，就看他们怎么着了。”

其实，张国勋、张国钧、宋执玉他们早就看穿了生活辅导委员会的鬼把戏，也早料到资本家不会给工人涨工资，更不可能给工人坐什么汽车，办什么托儿所。他们商量好了：“那里丢了那里找”，资本家办这个生活辅导委员会，不是说为了给工人谋福利吗？就从福利上下手，故意提几个难题，难一难资本家，使生活辅导委员会在群众中自己现出原形——到底是真猴还是假猴。

果然，这一次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开幕典礼，成了闭幕典礼，非但那三条要求有如石沉大海不见下文，就连生活辅导委员会本身，也来得踉跄走得快，终于烟消云散了。

张国勋、张国钧他们觉得一棍子把生活辅导委员会打死，省得它瞪着眼赚人，倒也痛快。可是，事后一琢磨，觉得这样做不够“策略”，费老劲当选了车间的分会主席，如果提的要求低一些，经过和群众一起斗争，资本家被迫答应了这些要求，岂不是真正给工人谋了福利吗？如今，生活辅导委员会寿终正寝，分会主席也失去作用，把个很好的武器丢掉了，多么可惜！张国勋、张国钧把这一次活动的总结，分别向各自的领导彙报，领导同意他们总

結的經驗，并且講解了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应当怎样結合，把他們的思想又提高了一步。

生活輔導委员会垮台以后，工会理事到了改选的时候了。这时，理事們已經从国民党办的市訓团受訓回来，他們早就蹲在工会办公室里，不参加劳动，只拿干薪了。非但如此，而且每人穿着一身呢子中山裝，兩位女理事的奇裝异服更是刺眼。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成了中統特务，黑名单遞了一个又一个，乔秀珍也入了国民党。賈鳳鳴一次就拉了七十八个工人参加国民党。馬仲玉走道很不得橫着走，給老婆买上珍珠毛的羔皮大衣，还鬧着要討小老婆。朱雪亮打扮得跟个妖精一样，經常和苑宝璜勾勾搭搭，竟然成了苑宝璜的姘头。董文彬和儲揖唐的侄女結了婚，买了地皮又盖新房。（不过他沒有参加国民党，解放后留在厂里做工。）李宗頌在市訓团學習“成績优良”，得过一支美国金笔的奖品，回厂以后，时常晃着腦袋，自鳴得意地說：“市訓团不錯，办得很好，我学了許多非常有用的东西！”工人們看見理事这份德行，背地里眼皮一擦，嘴一撇，心里話：“臭狗食！真是十三响的風葫蘆，都他媽抖起来了！”

这一次改选，理事們唯恐落选，全体出馬到久已不去的車間大肆活动。手里拿着名单，上面写着他們七位的大名，公开地厚着臉皮說：“理事会要改选了，給你們这个紙条儿，你們傳着看看。你們別瞎选，我們是老資格，就选我們这七位吧！”資本家的狗腿子张成儒等，一向在工

人当中比狗屎还臭，可是在宋斐卿的暗示下，也想鑽头覓縫地拱到工会的領導机构里，对付个理事当当。所以在車間里到处跟人說好話，挤鼻子弄眼儿，乱拉乱拽地給自己弄选票，連张国助还叫他們拉了一把呢。

我們这一方面，比起兩年以前工会剛成立的时候，不但党员和党領導下的赤色群众，有很大地增加；而且，經過兩年来的如火如荼的斗争、鍛煉，他們的思想觉悟也有很大提高，还获得了許多經驗。这样，当工会改选理事的时候，我們的同志当然也要参加竞选了。在这一个时期，除去李兴荣的活动比較隐蔽以外，其他各綫党所領導下的成員，都互相有了一些了解。像冀中区的张国助、张国鈞、王广盛和渤海綫的李洪緒、曲世忠、李俊云、宋执玉、刘楓、刘恩英等，这些同志虽然在組織上都是单綫領導，不能發生橫的关系，但是在一个厂里生活，鬧了这么久的斗争，誰是紅的誰是白的还揣摸不透嗎？日子长了，碰来碰去，大家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政治态度，也給当前的工作带来一些便利。为了取得竞选的胜利，他們分別地交換意見，醞釀提誰做候选人。研究的結果，准备提出张国助、张国鈞、宋执玉三人为理事候选人。因为这三个人平时搞得不算太紅，作风正派，群众关系好，估計有可能当选。以后，就采取一致行动，分头在車間里提出我們的候选人；和工人在一起討論、醞釀。

到了选举那一天，三方面竞选，特別熱鬧。

选举的仪式在飯堂举行。三方面之中，最占上風的当



然要屬黃色工會的旧理事了。他們請來了市黨部、工聯會、社會局的代表來主持選舉，甚至於連警備司令部的丘八老爺爺也被邀來監選。工會的這些理事都是他們一手拉拔起來的，俗話說得好：“官向官，民向民，和尚向的是出家人。”他們當然要給工會理事們撐腰助勁了。市黨部和工聯會的官老爺爺們，首先上台替他們豢養的黃色工會理事，大吹大捧一頓，說他們“勞苦功高”、“本本份份”、“關心工人生活”、“謀求工人福利”，總之，拚命往他們臉上貼金。還一再聲明工會理事“連選可以連任”，叫大家不要“亂選”，也不允許“搗亂”，話里話外總是叫工人們選這幾塊料。

講完話，就開始選舉了。這些理事們，事先早就布置好了。賈鳳鳴、馬仲玉、朱雪亮等在前一個時期，就拉了百二八個國民黨員，這時候都成了他們的蝦兵蟹將，扎在人群里，拿着他們七個理事的名單，替他們活動選票。資本家那方面，勢力最孤單，就那么幾個猴崽子東蹦西跳地瞎折騰。我們這邊的同志們，也深入到群眾里，作宣傳鼓動工作，替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寫選票。比如說，李洪緒就是一個活躍分子，他那小矮個兒很靈活，黑黑的圓臉上挂着汗珠兒，和熟悉的工人們打招呼：“哥幾個，你們選誰呀？”有的人說：“馬馬虎虎選一個吧，如今的工會還不是聾子的耳朵——擺樣的！”有的說：“你選誰我就選誰。”也有的說：“洪緒，我們看你就不錯，我們就選你吧！”李洪緒閃着靈活的圓眼睛，笑嘻嘻地說：“咳，

‘种不好庄稼一季子，娶不好媳妇一辈子’，咱们要选不好理事呢，也得吃点亏。你们也别选我，我看张国勳、张国鈞、宋执玉这三个人就不错，咱们选他们怎么样？”群众对这三个人是有好印象的，都说：“行！就是他们仨！”“你替我们写选票吧！”就这么着，李洪绪一个人就写了五六十张选票。

工会理事们，上有官面的人给助威，下有那些国民党党员捧场；我们共产党也有我们的群众基础；只有资本家的狗腿子们是光杆司令，宋秉卿虽然给他们撑腰，但是不能出头露面，所以他们在这个热闹的竞选场面里，真急得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把选票弄到手。安大麻子，一个被张成儒拉去当跑腿的落后工人，在人丛里钻来钻去，给张成儒拉选票。人们都知道他是张成儒的喽罗，一瞧见这个麻家伙来了，就故意背过脸去，给他一个后脑勺。安大麻子急得好比屎蝴蝶掉在热饼锅里——麻了爪儿，不择手段地硬拉着工人，哀求地说：

“好兄弟！你选张成儒吧，他可是最给我们工人谋求福利啊！”

可是他碰见各种各样的钉子，有的人根本不搭理他，有的人直接了当地拒绝：

“张成儒是个嘛玩艺儿？我才不选他呢！”

有的人一听说选张成儒，对他一扬脸儿，俏皮地说：

“吓，‘棒槌匠，棒槌匠，吃饱没事瞎胡逛’，安大麻子，我们眼里不插棒槌，你告诉‘棒槌匠’叫他一边逛去

吧！”

更有那調皮的工人，对他扮了个鬼臉儿，挖苦地說：

“安大麻子，別溜‘棒槌匠’的溝子啦，玩你那麻核桃去吧！”

安大麻子一看左边的李洪緒，正在給工人們一把一把地写选票，选的都是张国勛他們仨；右边，馬振林也在給那七名理事一张一张地写选票。自己碰了一腦袋釘子，一张选票还没撈到手，覺得一点儿希望也沒有了，在資本家面前，再也报不上功了，心里原本就很窩火，現在叫这几位調皮工人一頓搶白，登时惱羞成怒，麻臉上的大小坑儿一齐都紅了，朝着台上的官儿們，“嗷！”地叫喚一嗓子，嚷着：

“不行不行！这样的选举我反对！”他用手左右一摆晃，“瞧瞧他們！我一张选票还没写呢，他們一个人就写了那么多，这算什么选举？应该推翻，重来重来！”

除了张成儒他們以外，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嘘他，逼他，用眼睛瞪着他。混在人群里的那些便衣特务，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搞的什么乱，都紧张起来了。台上的官儿們，当然不知道他和資本家的关系，看他这么气势凶凶地“目无长官”，有失体統，也就起了火。警备司令部的丘八老爷把眼一瞪，高声喝道：

“你这是搞乱会场！你叫什么名字？”

說着，他走下台来。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嘩嘩制服的下面，凸起一塊，显然是手槍。他走到安大麻子的跟

前，板着臉說：

“走！你有什么意見，跟我到外面說去！”

他把安大麻子帶到飯堂門外，不知道說了些什么，只聽說那個丘八老爺非要把安大麻子帶走不可。工會理事馬仲玉他們心里可是明白，知道安大麻子是資本家的人，不能得罪，向丘八老爺一說情，就把他要了回來。

負責開票和唱票的，都是原來的理事——清一色，監票的也是他們的人——國民黨特務馬振林等。選舉的結果，當然是原來的七名理事連選連任；資本家方面一張選票也沒有；我們提的三名候選人，由于有群眾的支持，得的票還不算少，三個人都當選了候補理事。後來，理事王玉祥辭職，張國勛就補上了常務理事。張國勛經常在工會里出出進進，以一個普通工人的面貌出現，理事們也不知道他的底細，說話不大背着他；這樣，張國勛對於工會理事們的活動比較清楚，經常向上級黨彙報情況，起的作用不小。

崔毅同志看到李洪緒很忠實，工作很積極也很有成績，就吸收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和他同期入黨的還有曲世忠。

從宋棗卿成立小團體以來，這一兩年間，雖然沒有大規模的罷工鬥爭，可是小打小鬧的方式也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和收穫。從大破三友團，成立歌詠隊、話劇團，搞垮生活輔導委員會，一直到工會改選，我們的工作在上級黨的領導下，較之過去主動得多了，黨的影響也擴大了，黨的組織力量也增強了。

### 第十三回

### 阴森森黑風四起 情綿綿別母高乡

1948年秋季，国民党反动派在軍事上节节敗退，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崩潰，也是无法遏止。八月实行“特种刑事检举”，九月又来了个“消匪除奸”、“連保連坐”，还实行“幣制改革”，所謂“幣制改革”，无非是發行一种“金圓券”，用三百万元法幣兌換金圓券一元，进一步地搜括人民。不几天，金圓券大量發行，物价漲势更凶。到了十月，市面上搶購風起，有錢人看見什么买什么，各商店被搶購一空，紛紛提早关門，工人和一般劳动人民更是叫苦連天，走投无路。十月中、下旬以后，我軍辽沈战役大捷，整个东北几乎全部解放，平津敌人愈加孤立了。为了在垂死之前，来一次最后掙扎，天津市的軍警特务們全部出动，整个市面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起来了！

这真是黎明前的黑暗啊！

阴森森的黑風，吹襲着天津市的各个角落。許多胡同口都砌着砖牆木柵，早开晚鎖。每到夕阳西下，路靜人稀，行人惊惊慌慌，归心似箭，九点鐘就开始戒严了。警备司

令部的黑色鉄閘子大卡車，像鬼哭狼嚎似的响着警笛，奔駛到各工厂、学校，大肆搜查、捕人。一到了晚上，市民們不敢安睡，不定什么时候，警察特务便来砸門，以清查戶口为名，像瘋狗似的到处乱扑、乱咬，鬧得鷄犬不宁，人心慌慌。

有一天深夜，王广盛的家里突然来了一次搜查。

那时候，他还没有作好准备。虽然看过的秘密文件已經繳回或銷毀了，屋子里还有不少进步書籍，如果被搜查出来，就会出事。他硬着头皮开了門，一个戶口警和两个刑事队特务闖了进来，用电棒到处乱照。他担心地站在門边，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

“啊，这不是‘小老伯’么？”

王广盛再一細看，那两个特务之中原来有一个是熟人——以前在城里住过同院的街坊。王广盛平素对这人很警惕，应付得很好，所以他絲毫也不怀疑。王广盛赶紧客客气气地和他打招呼、讓坐。那特务想显弄自己，卖个人情，就对另外两个人說：

“他是东亚厂的工人，我認識。”

那两个人也落得閃个面子，随便搭了兩句話，三个人就走出砸別家的門去了。

經過这一場虛惊之后，王广盛把一些进步書籍都偷偷地燒掉了；只有一本新拿到的油印小冊子——中国共产党党章，藏来藏去总不放心。最后，他搬开小柜子，从牆上启下一塊砖，把小冊子夹在牆縫里，再把那塊砖嵌在原

处，四周抹了泥。另外，有一些进步的歌片，像“团结就是力量”、“青春战斗曲”、“我们是熔铁匠”等等，没舍得烧掉，都保存下来了。

想不到过了几天，半夜三更，魔鬼们又来了。

这一天夜里，西北风吼得森人，屋里冷飕飕的。王广盛全家盖着一床破棉被，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砸门的声音很紧。王广盛累了一天，还以为是在梦中，他老婆猛然惊醒，推了他一把说：

“你醒醒，有人砸门！”

王广盛一骨碌坐起来，赶紧穿衣服，下地开门。院子里站满了武装的军、警、宪，用电棒各处乱照，一个户口警领着两个穿便衣的特务，拿着枪闩了进来。两个特务横眉怒目，一句话也不问，进来就凶恶地翻箱倒柜，乱摔一气，连炕席都给揭开了。一霎时，屋子里就给翻得乱七八糟，不像样儿。广盛的两个孩子，偎在母亲怀里，睁着圆彪彪的小眼睛，吓得不敢出声。忽然，一个特务从那小柜子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叠油印的歌片，喝问道：

“这是什么？”

王广盛心里很紧张，外表很镇静，轻描淡写地说：

“小孩儿上学用的歌片。”

那特务果然没有细看，随手把歌片摔在地上。

另一个特务抄起一本书来，问王广盛：

“这是什么？”

“这是‘东亚精神’。”

那特务以为这里面有什么文章，捧着眉头子问：

“你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王广盛心里好笑，坦然地回答：“这是我们厂训练工人的书，每一个人都发一本。”

特务气愤愤地把书一摔：“他妈的！臭工人还念书！”

看起来，什么证据也没有弄到手，似乎没事儿了；不想，一个特务踢踢小柜子，扬起一只眉毛，喝了一声：

“过来！把柜子搬开，瞧瞧后边！”

王广盛心里一惊，暗想：“不搬这柜子是不行啊；要是搬开，砖缝新抹的泥，这么冷的天，还不一定干了，万一被他们看出来，可就糟糕了！”虽然他心里扑腾腾地乱跳，可是脸上很冷静，像没事人的样子，走近小柜。一眼看到柜上放着半盒香烟，拿起香烟分送给那三个人，客客气气地说：

“先生们，抽根烟吧！这柜子后面太脏！”

特务们抽着烟，都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下，王广盛赶紧搬起小柜一转，依然挡着藏了文件的那块砖。柜子的背面满是灰尘，还挂着蜘蛛网，果然很脏，他还故意用手拍打两下，弄得尘土飞扬，直呛鼻子。一个特务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别折腾了，看这样没多大气候！走吧！”

三个人这才踢里踏拉地走出去。

王广盛在第二次搜查以后，和他的上级领导王兆凯同志见了面，他们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这一次搜查，虽然



很严，倒不一定事先发现了什么目标。王兆凯传达上级的决定：估计我军越是胜利，敌人越是恐慌。敌人在垂死之前，可能要来一次疯狂的镇压，所以决定市内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凡是太红的一律撤出来，到解放区去；“能留下来的，尽量坚持工作，积蓄力量，保卫城市内部，迎接解放。王兆凯问王广盛是不是能继续待下去，广盛说：“我在厂里活动很留神，没有什么人注意我，可以坚持下去。”王兆凯同志就决定他暂时不走，如果情况紧急，站不住脚时再撤。

李兴荣的领导人老王同志，也传达了同样的指示。他俩一研究，觉得兴荣在厂里的工作很隐蔽，可以不动，并且还要尽可能地设法打进敌人组织内部，探听消息，保卫自己的革命力量。

李兴荣接受这个特殊任务以后，到处找机会。可巧有一天，听说马仲玉要拜盟兄弟，内中有厂外的两个人，一个是工厂附近的户口警，姓王；另一个是本保保甲办公室的，姓宋。李兴荣平素就有意地和马仲玉很接近，看到这是个好机会，便提出来愿意跟他们一块儿拜把子。到了十月十日这一天，他们一伙子十几个人，在东亚厂附近高跷会里吃了一顿饭，隆重地举行了烧香拜盟仪式。保甲办公室姓宋的排行第四，李兴荣管他叫四哥；户口警排行第七，李兴荣管他叫老七。从此以后，他们结为金兰之好，称兄道弟，非常“亲热”。

既然拜了把兄弟，那就是“一家人”了。李兴荣每天

下班之后，有事没事都要到保甲办公室坐一会儿，喝碗茶，跟四哥和老七聊上几句“闲天”，无形之中就得到了许多消息。比如说，哪天要搜查，保甲办公室和户口警总是先得到消息，就告诉李兴荣。李兴荣马上把消息告诉给胡同口一个摆摊的老头——这个老头也是同志，他立即报告给上级，所以在这一保之内，有个什么动静，我党事先都能得到点消息，起的作用不小。有一次，特务们来李兴荣家查户口，那户口警老七陪着，他一提李兴荣是东亚厂的老工人，他都知底，特务们根本没检查，就拉倒了。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渤海楼在厂里的活动，一向比较红，崔毅召集同志们，在一起开紧急会议，布置撤退的工作。大家都认为李洪绪和曲世忠、李俊云最红，应该先撤出去，其余的人陆续撤。没想到李俊云刚走，李洪绪还没有动身，厂里就出了事儿。

洗染部有个工人叫崔汝民，是厂外一个地下党员发展的地下关系。特务发现了崔汝民，到厂里和他家里没有找到他，就放出空气，说：有个小偷供认是崔汝民的乡亲，偷了人家一袋白面，藏在崔汝民家里，只要崔汝民到派出所对证一下，就没事了。崔汝民看到时局紧张，本来已经躲起来了，后来，听说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找他的好朋友李宗顺、马仲玉商量，是到派出所对证好，还是不去好。李宗顺和马仲玉都觉得小偷的案子没什么，去对证一下，没这回事就完了。不料崔汝民一去，刚好自投罗网，马上按“八路嫌疑犯”被扣押起来了。

这个崔汝民是个毫无立场的松蛋包，特务们使大棍子掼了几下，他吓掉了魂就胡咬起来，把李洪绪、李俊云等几位同志供出来了。

李洪绪可还蒙在鼓里呢。他知道崔汝民被捕，料定决不是什么盗窃案子，当天和曲世忠约好，大家不回厂，先在外边胡乱住一夜，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到解放区去。他俩分手以后，李洪绪径奔沙市道找个朋友家借宿，不料发现朋友家对面站着一个人，叨着烟卷，探头探脑地张望着。李洪绪认得这人是个特务，心想不妙，连忙拐进旁边的小胡同溜走了。

他没地方可去，只好又硬着头皮回厂。这时候，已经很晚了，公司的大铁栅栏门紧闭，只留着一个铁栅栏门，门前照着惨淡的灯光。一进门口，传达室里却明如白昼，几个传达和加班的厂警们说说笑笑，倒是无忧无虑。李洪绪心里很乱，听到车间里传出的机器声，也是无精打采地响着，黑糊糊的院子，显得特别沉寂，宿舍的各个小院里都是漆黑一片。他摸着黑走进宿舍，心想：“什么文件、证据也没有，也不一定出什么事儿，马马虎虎凑合一夜吧。”

夜里一点多钟，西北风吹得电线呜呜地乱响，李洪绪心神不定，嘀嘀咕咕地还没有睡着，忽然听到一阵皮鞋声，手电灯的光照得窗户一亮一亮的，有人大声喊：

“开灯！开灯！”

屋里的人都惊醒了，有人开了灯。李洪绪心里明白，赶紧穿衣服，还没等他下床，屋门就被撞开了，厂里的传

込領着五六个持槍的軍警冲了进来。传达向李洪緒一指，說：

“他就叫李洪緒！”

特务們把李洪緒的床鋪，翻得乱七八糟，找到几本書，无非是“聖經”“东亚声”“聊斋”之类。李洪緒趁着这股子乱劲，赶紧把口袋里藏着的一张小紙条——上面是机关的電話號碼塞到嘴巴里咽下去了，还把他的鋼笔扔到別人的箱子縫里，以免被匪徒搶走。

匪徒們翻了半天，一无所获。

一个特务問李洪緒：

“你的身份証呢？”

李洪緒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来，遞給他，他看了看身份証上的像片，瞪着眼說：

“到外边去吧，有几句話要跟你談談！”

李洪緒泰然地說：

“可以。”

他戴上帽子，一眼看見同屋的工友，都眼巴巴地瞅着他，臉上显出难过和担心的神色，他微微一笑，黑黑的臉上兩只灵活的圓眼睛閃了几下，意思是說：“沒关系，再見吧！”

他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匪徒們，簇拥着走出去了。

阴森森的黑風刮着，刮着……

这一批，和李洪緒同期被捕的东亚厂工人，就有十几个。国民党反动派可真是現了原形，像条瘋狗似的，望風

捕影，乱抓乱咬。比如說，他們去抓一个男工叫魏广武的，可巧还有一个女工叫魏广文，他們不管“文武”，“男女”，把兩個人一塊儿都抓走了。他們前前后后一共逮了三批人。有的人什么也不是，只不过跟着歌咏队唱过几天歌，就被他們逮去了。

李洪緒一被捕，曲世忠、王益成等立即撤退走了。小刘楓自入厂以来，待人接物，亲热誠懇，很是活躍。在歌咏队里是女高音，在話剧团里演女主角，有的熟人暗中管她叫“小八路”。在这个情况下，自然也站不住脚了。她和宋执玉打算搭火車回山东解放区去，可是火車票沒买到，只好化了裝，扮作叔侄模样，坐大車到胜芳，晚上歇在一家媽媽店。小刘楓是个活躍分子，走到哪儿都忘不了作群众工作，在媽媽店帮助老板娘算算賬，写写店簿子，干些另活，老板娘很喜欢她，一下子就混熟了。老板娘晚上关照他說：“你們不要說是串亲戚的，夜里有人来查店的，可以說是‘跑单帮’倒騰买卖的。”这样那样地給他們出了許多主意。到了夜里，果然来了查店的，小刘楓他們在老板娘的亲切关怀和掩护下，平安无事，轉天一清早就离开胜芳，轉滄县回到解放区去了。

小刘楓在离开厂子以前，曾經安頓过她的培养对象刘恩英：看情况办事，能坚持就坚持下去，如果情况紧急，可以撤到解放区去，并告訴她联络的地点和方法。刘楓他們走了以后，空气更紧张了，工人們上下班，低头来，低头走，很少交談。以往宿舍里經常飄揚着雄壮的、快乐

的、哀怨的、婉轉的歌聲，如今一概停止了。平素里，飯堂總是充滿了談笑聲，噦噦噦噦的很熱鬧，現在也都沉悶下來了。

有一天，劉恩英上夜班，正在一點鐘吃夜飯的時候，忽然一個傳達領着幾個凶眉惡眼的便衣特務，來到飯堂，東張西望，不知道看些什麼。他們還繞着飯堂轉了一圈，像魔鬼似的審視着工人們的面孔。工人們提心吊膽地悶着頭兒吃飯，肚子里暗暗地罵他們。真是，這是什麼世界啊！工人們的生命、安全毫無保障，隨時隨地都可能被逮走，他們想抓誰就抓誰，像這樣黑暗的法西斯統治，要不垮台才怪呢！

轉天，劉恩英上白班的時候，灰色的天空正飄着鵝毛大雪，天氣很冷。機器房里的工人們，都悶着頭兒干活，心都揪在嗓子眼兒里了。因為天氣冷，毛不好紡，紡車上斷頭多，劉恩英在81號紡車前面，不斷地來回巡視着，忙活着。胸前系着的白圍裙的口袋里，裝滿了廢毛，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緊盯着飛轉的錠子，兩隻手不住地接头，心裏面掛牽着撤走的那些同志們，又擔心自己的安全，亂糟糟的正好像這台鬼紡車的斷頭紗。

忽然，她覺得背後有人撻了她一下，回頭一看，一個陌生的男子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在她後面站着。他穿着便衣，戴着黑眼鏡，一手拿着小本，一手拿支鉛筆，對着她的臉兒仔細地端詳了一下，粗聲粗氣地問：

“你叫什麼名字？”

刘恩英心中一惊，暗想他一定不是好人，可是不说实话也不行，只好回答：

“我叫刘恩英。”

说完，她马上转过身去干活，待了一会儿，女工张秀珍跑过来，对她低声说：“听说，刚才是查户口的。”

刘恩英回头一看，才知道那个家伙已经走了，她怀疑地小声问：

“他也查过你们了吗？”

张秀珍沉闷地摇摇头。

刘恩英心里很纳闷：“怪呀！如果真是查户口，为什么不查别人，单查我呢？”

下班出厂的时候，国民党特务们又在大门口检查。还有人放出空气，说：“晚上厂里还要来一个大搜查！”

刘恩英回家时着了点凉，感冒了，托四姐刘芝兰代请两天病假，在家躺着，心里不断盘算头天车间发生的事，估计那个人很可能是有线索来摸底的。这时，张秀珍来看望她，给她报信说：“昨天夜间厂里又逮人了，歌咏队的队员逮去不少！”这张秀珍也是刘枫培养的对象，歌咏队的队员。两个人一合计，觉得事不宜迟，还是早走为妙。约定张秀珍回家准备准备，马上回来，明早一同起身。

张秀珍走后，刘恩英和娘一商量，想不到娘却不同意。这老太太虽然思想开通，可是总怕她年纪小，没出过门，又是个女孩子，到那么远的山东解放区去，万一路上出了差错，怎么办。刘恩英说：“不走更危险，厂里的工

人給抓走了不少，您能看着我給特務逮去嗎？再說，到那邊路上雖然危險，一過卡子口就平安無事了！”這樣七說八說，老太太終於同意了。

晚上，張秀珍提着小包回來，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華絲葛棉袍，扮了個鄉下新媳婦的模樣兒。劉恩英的父親已經死了，她就打扮成個戴孝的閨女；穿了她娘一條青布棉褲，扎着白布腿帶兒，身穿一件青布棉袍，頭髮上扎着白綫繩。她家的對門就住着一個小特務，老太太給她倆蒸了一夜的卷子，都是借着爐火下的亮光摸着做，不敢點燈。劉恩英把張秀珍安頓在牀上休息，自己幫助她忙活着。這位姑娘長到二十來歲，還沒有離開家門一步呢，現在馬上要走出這個魔鬼的世界，奔向光明的解放區去，她心裡是多麼興奮啊！看看在黑暗中摸索着做飯的老娘和一個不懂事的小弟弟，她又是有些放心不下。母女們絮絮叨叨地談了一夜，不知不覺地已經談到月亮落下去了，晨星漸漸失去了光彩，拂曉前的寒風刮得嗚嗚直叫，眼看就要天亮了。

一切收拾妥當，老太太握着兩位姑娘的手，叮囑說：

“你姐倆眼神放活着點兒，路上遇見壞人，要多長個心眼兒啊！”

“娘，您放心，我們到了火車站，還有一塊兒走的人呢。如果特務們到家來抓人，您千萬不要害怕。您一個老太太，他們還能把您怎麼樣呢！”

這老太太，別看她五十多歲了，身體可是很硬實，精





神也很健壯，滿有把握地說：

“閨女，這事兒，你儘管放心，我有辦法：我才不怕他們那些小崽子們呢！你們走了，我先睡上它一大覺，睡足了，我再上公司找他們要人去，我還想倒打他一釘耙呢！”

說得兩位姑娘都樂了。老太太叫她姐倆先等一等，她跑出門去探望探望，小特務的門還緊緊閉着，胡同里冷清清地一個人影兒也沒有，老太太忙回來叫她倆趕快走。她倆告別了老人，徑奔火車站，找同志們搭伴走了。

## 第十四回

接蛋包血口噴人  
鐵漢子忠貞不屈

李洪緒自从十月二十二日晚上被警察局刑事队逮捕后，当夜就押送到河东警察总局。

暗淡的月光阴惨惨地照着一所戒备森严的破楼房。李洪緒被警察押着，穿过狭窄的甬道，来到一間牢房的門口。警察打开鉄門上的大鎖，開開門，把他推了进去，只听外面当啷一声，大鎖又鎖上了。屋頂上悬着一盞昏暗的小电灯，迎面一盤大炕上，压压擦擦睡着一炕犯人，足有三四十，有的打着呼嚕，有的还带着手铐脚镣。屋里的气味很难聞，只在墙的高处有个豆腐塊似的小窗戶，窗戶上釘着鉄欄杆。李洪緒一看，炕上挤得这么滿，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挤进去了。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地方，不知道怎么看，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却見窄窄的一溜地上，靠墙坐着一个黑臉大汉，穿着一件破棉袄，带着手铐脚镣，似睡非睡地眯着眼。李洪緒心想：“今天晚上胡乱坐一夜吧。”就在大汉子身边坐了下来。

大汉子睜开眼，瞅了瞅李洪緒，問道：

“你是什么案子？”

“我也不知道！”

“你在哪里做事？”

“我是东亚毛厂的工人。”

那黑脸汉听说是东亚厂工人，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往李洪绪这边凑凑，猛然问：

“喂，你是不是跟那屋里的崔汝民是一码子事儿？”

李洪绪一惊：怪！他怎么知道崔汝民呢？就回答说：

“崔汝民我倒认识，他也是我们厂里的工人，不过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

“哼，就是那小子把你咬出来的。”黑大汉抬起带着手铐的手，比划了个“八”字，低声说：“他是八路的案子！”

李洪绪听了很吃惊：这黑大汉子怎么知道这么多，他又是个什么人呢？正想着，只听那人又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八路？”

“我不是八路，我是工人！”李洪绪毫不犹豫地回答，看来这大汉子不见得是个坏人，就故意嘆了一口气，说：“咳，我们工人干活吃饭，有什么罪啊！把我们稀里糊涂地抓了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堂，真倒霉！”

“别着急，小伙子，”黑汉子同情地安慰他，“明天就会过堂的。”

“你是什么案子？”

“我是强盗。”

李洪绪又是一惊，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知不觉地斜过

眼去，瞟了那汉子一眼。他靠着墙，筒着手，腿略为--动，脚镣上的铁鍊子就哗啦啦地响一阵，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听起来特别森人。看他的面貌时，倒并不见得凶恶，头髮也不很长，似乎坐牢不久。那强盗转过脸来，小小的眼睛里，露出温和的光，亲切地关照李洪绪说：

“我教给你：你明天过堂，总会看见那个姓崔的。这个松蛋包坏透了！你看到他，可以跟他说好话，千万别骂他；你要是跟他干起来，他一口咬住你不撒嘴，那可就麻烦了。”

李洪绪听他说得有道理，点了点头。那个强盗看见李洪绪是个穷哥们，又很老实，接着嘱咐他说：

“明天过堂，你得挨打。不要紧，你咬住牙，有三回就不碍事了。打你的时候，你要嚷嚷，别看他越嚷越打，可是实际上打得就轻了，你可千万别胡咬！”

“对，我绝不胡咬！”

“把钱藏起来，要不然他们扒衣服时，就要没收的。”

李洪绪心想：“吓，这还是行家呢！难得他这么义气。”就随口捧了他一句：

“大哥，这里面的规矩，你真熟啊！”

黑大汉微微一笑，满不在乎地说：

“哼，我三天两头来，这儿就是我的姥姥家，没事儿就来看看。”

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儿，李洪绪知道这黑大汉姓钱，人称

錢老大，原來是個蹬三輪、拉地車的，因為生活逼迫，無可奈何，才做了強盜，人倒是很善良、很講義氣的。錢老大說了一陣子，就垂著頭，呼嚕呼嚕睡著了。李洪緒心里有事，那里睡得著，合著眼暗自盤算：

“錢老大反映的情況，看起來是事實，我這回進來，准是崔汝民這小子咬出來的；可是我和他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在三袋面一匹布鬥爭的時候，只和他談過怎麼樣和資本家做鬥爭，沒有談過別的，這一年多沒有來往，他並不了解我啊！一定是這小子受刑不過，胡咬的。……”他猛然意識到自己是個共產黨員，在崔毅同志介紹他入黨的時候，曾經說過：共產黨員在敵人面前，一定要忠貞不屈，不論受什麼刑，絕不能暴露黨的祕密。當時听了，還沒覺得什麼，現在可真到了考驗的時候了。他重新回味了崔毅同志的話，在心里面默默地宣了誓，覺得情緒振奮，勇氣倍增。他又想起了強盜的經驗之談，口袋里還裝著二百多塊金圓券呢，這是賣了許多東西，準備到解放區去的路費，想不到還沒走，就他媽的給逮來了。這麼許多錢別落在七八羔子手里，還得藏好。再一想，也不能都藏了，特務們看見錢比他們的爹還親，留一點給他們甜甜嘴頭了。于是他留一張五十圓的票子，放在口袋里，其餘的都塞進褲衩的褲腰縫里。收拾妥當，才靠著牆，縮著腿，坐在地面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剛亮，李洪緒還合著眼在地上坐著，忽然聽見有個熟悉的声音叫他：

“洪緒洪緒，我对不起你啊！”

李洪緒一抬头，隱隱約約看見崔汝民在對面的牢房裏，兩手抓着鐵柵欄門，面帶愧色地和他打招呼。李洪緒想起錢老大叮囑的話，故意坦然地說：

“沒關係，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崔汝民點點頭，就走開了。李洪緒心想：“這小子一定是做賊心虛，回頭過堂免不了要對証，他先來道兩句歉，必定是探探我的口氣的，我可得留神。”

早晨八點鐘，甬道里一陣腳步聲，有人走來，高喝一聲：

“李洪緒過堂！”

鐵門一開，門前站着一個特務和持槍的警察。李洪緒馬上站起來，跟着他們走過甬道，上了樓梯，來到一間小屋裏。北牆角一張小桌，桌子後邊坐着一個中年男子，高鼻梁，黃臉膛，穿着黑衣服。事後，李洪緒知道這個壞蛋就是犯人公認的趙閻王，心黑手狠，在刑事隊裏打人施毒刑是最殘酷的一個。後來，一解放就被鎮壓了。屋裏站着幾個大塊頭，一個個面目猙獰，好似牛頭馬面，在一邊伺候着。屋裏還擺着刑具，有兩條碗口粗細的大木棍，一條二寸多厚的大木板子，有大拇指粗的一盤繩子，還有皮條、磚頭、老虎凳等等。

趙閻王叫李洪緒坐在地上，兩只凶眼瞪着他說：

“你就是八路吧？”

“不，我是工人。”李洪緒干脆地回答。

趙閻王吓吓一陣冷笑，說道：

“这里有証据，有人告發你們，有你和李俊云、王益成。你們都是組長，一個人領着二十五個人！”

“我不知道這些，我是東亞工人。”

“少他媽的廢話！你是不是吧？不是就扒下衣服來！”

李洪緒搖搖頭，堅決地說：

“不是。”

“來啊！”

趙閻王一努嘴，馬上過來一個特務，擰着眉，瞪着眼，凶狠狠地踢了李洪緒一脚，喝道：

“別裝蒜，滾起來，脫衣裳！”

李洪緒毫不畏懼地站起來，自己脫去棉衣棉褲，只穿着一條小褲衩。刑事隊的規矩在打犯人之前，無論春、夏、秋、冬必須扒光了再打，一來是為了可以打得疼；二來借機會沒收犯人的財物。特務在旁邊就翻李洪緒的衣服口袋，從小褂口袋里翻出一張五十圓的金圓券。趙閻王一看那嶄新的金圓券，早就紅了眼，故意給李洪緒扣了個帽子，以便沒收他的錢，說：

“你是印假票子的，還是土匪？把錢先給他記上賬！”

其實，“記上賬”不過是一句裝面子的鬼話，實際上拿走就裝進他的腰包了。李洪緒分辯地說：

“我是剛關餉！”



赵閻王却不分青紅皂白地大喝一声：

“打！”

一个特务恶狠狠地从地上抄起一条木板，踢了李洪緒一脚，說：

“爬下！”

“啪！啪！……”把板子掄起来，就是一頓好揍。

李洪緒覺得强盜專先囑咐的話，都灵驗了，便嘴里不住地嚷：

“我是工人啊！——我是东亚工人啊！——我不是八路啊！”

开头打的时候很疼，可是到后来，也許是打得手輕了，也許是打得麻木了，倒不觉得那么痛了；可是实际上，他的屁股和后背都肿起来了。

“你到底是不是八路？”赵閻王又問。

“我不是；你們說我是可以找人对証啊！”

赵閻王仿佛很有把握，吓吓地又冷笑一陣，对另一个特务說：

“把崔汝民带上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李洪緒看見崔汝民滿臉伤痕，頭髮蓬蓬的，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特务，連推带搡，罵罵咧咧。崔汝民进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赵閻王觀察着两个犯人見面后臉上的表情，說：

“崔汝民，你說他是不是八路？”

“是！”

“他們在那里开会？”

“在圖書館。”

李洪緒一听，心里倒高兴起来了，什么时候在圖書館开过会啊！这明明是崔汝民血口噴人胡謔的。李洪緒机警的圓眼睛一轉，黑黑的臉儿上，露出泰然自若的神气，振振有詞地質問崔汝民道：

“你說圖書館有几张桌子，开会是什么样了？”

崔汝民本来就是胡謔的，自己經常不到圖書館去，当然不知道有几张桌子；至于“开会是什么样子”，更謔不上来了，一时张口結舌，对答不上来。崔汝民心想：本来是胡咬的，他若再反問几句，自己答不出来，豈不是自找苦吃？再說，早晨与李洪緒見面，他又沒有怪罪自己，倒不如早早翻供为妙，于是他变了口，喃喃地說：

“我是瞎說的，因为受刑受不了啦！”

“混蛋！”

一个特务抄起木棍，一下子就把崔汝民打爬下了。

区閻王气愤憤地說：“把他拉出去！”

一語未了，几个特务把崔汝民連拉帶拽，像拖死狗似的拖了出去。这时走进一个夹着皮包的特务，把李洪緒叫到外边平台上去，謊声和气地問：

“你認識李俊云、王益成嗎？”

“我認識。我們是老乡，都在一个車間干活，还能不認識！”

“他們是不是八路？”

“我不知道！”

那个特务打开皮包，拿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是特务們抓李俊云的时候，沒有抓住他，从他家牆上挂着的地圖后面搜查出来的。特务問李洪緒道：

“这封信你知道是誰写的嗎？”

李洪緒猛然一看，暗吃一惊，这封信是崔毅同志写的，他以前看見过，可是記不清楚都写了什么，便故意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这封信是崔毅同志写給李俊云的，信上叫他到王益成家里去取家具。信的本身倒没有什么問題，但是信的最后添了兩行小字，写的是：“注意要搞好群众关系，做好掩护工作”等。显然这是小辮儿，可是李洪緒很沉着，見这封信上，沒有提到自己的名字，可以一推六二五，給他来个不認賬，于是他面不改色地把信遞回去，稳稳当当地說：

“这不是給我来的信，里面也沒有提到我，我怎么知道是誰写的呢？”

那个特务无可奈何地問道：

“你知道李俊云、王益成到哪儿去了嗎？”

李洪緒一听，知道李俊云、王益成已經到解放区去了，心里很高兴，也更加放心了，故意裝出奇怪的样子，反問他說：

“噢，他倆不是在厂里嗎，我經常在飯堂、宿舍里碰見他們呀！”

特务气得鼓鼓的，什么話也沒說，迟疑了一会儿，对旁边一个警察揮手說：

“把他帶回去吧！”

李洪緒这次过堂，只过了一个多鐘头，九点多鐘回来以后，一天平安无事；可是却一直不見崔汝民回来，心里觉得很奇怪。半夜大約兩点多鐘，忽然听到一陣沉重的脚步声，他赶忙爬在鉄柵欄門上向外一望，就見兩個警察架着半死不活的崔汝民回来了。警察开了牢門，一撒手，崔汝民就像一口沉重的布袋倒了下去。第二天，消息很快地就傳过来了，他听犯人們說，崔汝民昨天受了十八个小时的刑，弄了六次“单拷”。“单拷”是一种很厉害的刑法，它是用一根鉄棍，橫夾在兩個大腿和小腿之間的窩窩里，再把兩只手和腿紧紧捆在鉄棍上，將鉄棍吊在半空中，人就头朝下地倒挂起来。这样一吊，膈肢窩、腿窩子馬上皮掉血流，一下子就会死过去。崔汝民在这一天里，就死了六个死。犯人們紛紛議論，都說：“該死！誰叫他血口噴人乱咬一气呢！”“木匠做榫，自做自受，这也是报应啊！”

“这就是松骨头的下場，害人不成反害己啊！”李洪緒心里感触很深，一个工人沒有立場，背叛自己的階級利益，一点骨气也沒有，連小偷和强盜都看不起，多么可耻啊！

李洪緒在監獄里慢慢和那些犯人混熟了，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黑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犯人多一半是小偷和强盜。他們之中，許多是卖苦力的劳动人民，因为生活貧困，流离失所，为环境所迫，不得不鋌而走險，干这

个玩命的勾当。因此，尽管抓的人成天抓，犯的人还是照样犯。有个小偷，一年就进来过三十四次，这次一进来就打听哪儿有“路”，准备出狱就再“下路”。每一间牢房，都有一个“寨主”。“寨主”是犯人中的头子，多半是大强盗，不怕死，坐狱的时间也比较长。小偷和一般犯人都要像他的小喽罗似的，听他的指挥或摆布，吃饭、喝水、睡觉都得听他的，他不叫谁吃饭，谁就吃不上饭。这些“寨主”对于穷哥们喜欢讲义气，最恨警察。有一次，一个强盗因为抽烟，被警察拦阻，骂了两句，那强盗抄起茶碗就把自己的脑袋砸破，一口咬定是这个警察打的。因为狱里有个规矩，警察随便怎么虐待犯人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犯人打得“挂彩”，结果这警察就被押起来了，在狱里几乎被“寨主”折磨而死。钱老大不久就当上了这间牢房的“寨主”，他知道李洪绪是个穷工人，对他很照顾，李洪绪对他也很客气。有时，他托警察买些大饼——警察照例要从一块钱里赚七角，他拿到大饼以后先让钱老大，再让其他犯人，最后才自己吃；因此，他在狱中的人缘很好，进狱一两天就土炕睡觉了。

有一天，钱老大对李洪绪说：“你这个案子，要是一个月以内能出去，就算没事了；一个月以后走不了，就先甭打算出去啦！”李洪绪听了他的话，天天盼着过堂。可是监牢里的日子过得真慢啊！特别是冬天来了，昼短夜长，而监狱里，清晨和傍晚统统都是黑糊糊的，漫长的黑夜，就好像总亮不了似的。李洪绪扳着手指头，数着，盼着，

好容易挨过了二十五个黑夜，终于，又来提他过堂了。

这一回，审问的地点还是老地方，不过审问的人不是赵阎王，换了一个大高个儿，穿着一身西服，长着一双凶恶的大眼睛和一个特别大的鼻子。事后，李洪绪听犯人说他姓萧，是刑警队第一组组长，也是个穷凶极恶的刽子手。此人在解放以后，已被我们枪毙了。这大鼻子开口就问：

“我们派了三四十人到东亚调查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

李洪绪知道这特务实际上是心中没底，硬拿话诈唬人，没关系，跟他泡蘑菇！他平静地说：

“我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个工人。”

“你常跟什么人在一起？”

“常跟我在一起的人很多啊，”李洪绪偏着头，眨着圆圆的眼，故意想了一下，一吐气地说：“跟我最熟的是我们整理部的工人，开浆纱机的、缝角的、补布的、打杂的、扫地的、上轴的、送穗的……”

“混账！谁问你这些工人！”

“哦，不是问我们整理部的工人！”李洪绪装糊涂地说，“那，梳麻部、纺麻部、织麻部、洗染部、精纺部、包装部我也都熟啊，人可多啦，你问谁呢？”

那大鼻子特务觉得一个臭工人，脑子真简单，连话都听不懂，很生气，连连拍着桌子骂道：

“他妈的！你是吃什么长大的？我问的是：你认识哪一个八路？”

李洪緒摇摇头：“八路，我可一个也不認識。”

“你別裝糊塗！曲世忠、刘伯琴你不認識。”

“認識、認識。”

大鼻子心中一喜，連忙問：

“他們倆怎么样？”

“曲世忠是漿紗机的当車工，刘伯琴是开合股机的。”

“他們跟你談过什么？”

“我听曲世忠說过：家里很穷，有好几个孩子，想跟我借錢，我也沒錢借給他。刘伯琴爱听蹦蹦戏，上班淨打盹儿……”

“你太混蛋了，胡扯什么！他倆到底是不是八路？”

“那我可真不知道！”

大鼻子特务手里抓不住他的把柄，唯一的証人崔汝民又翻了供，問来問去毫无結果，只得悻悻然乱罵了一通，把李洪緒轟下堂来。

过了这一堂，又沒下文了。李洪緒心里很着急，不知道解放战争进展得怎么样了，同志們都干些什么活动，在里面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可巧，有一天，一个犯人的家屬来送吃的。包饅首的紙是一张最近的报纸。李洪緒如获至宝，打开一看，原来是11月26日的益世报，上面登着解放保定的消息。李洪緒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犯人們絕大多数不識字，都围上来打听消息，李洪緒又从头到底念了一遍。从此以后，他越發地高兴，眼巴巴盼着天津解放了。

过了几天，他被搬到关政治犯的牢房里。想不到忽然

从犯人的口里传来一个坏消息。据说有一个大城市在临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下了毒手，把所有狱里的政治犯，都拉出去枪斃了。

李洪緒听了心中一惊，如果天津要解放的时候，反动派也来这么一手，怎么办？他联络了几位比较可靠的政治犯，秘密地商量了一个对策：假如这一天来到了，在临刑的时候，大家一同跳下汽车，能跑就跑；跑不了就跟他们拼，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赚一个。反正，到了最后关头，死也要死得有价值。



## 第十五回 深夜入险境 傳播佳音 黎明迎解放 欢庆新生

十一月底，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在一条过去比较繁华如今却冷冷清清的街上，两个懒懒散散、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人，一面剥开大花生吃着，一面边走边谈。这时候，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军矛头已经指向平津了。街上，用麻袋沙包筑起了防御工事，有的路口还有钢筋水泥的小碉堡。大所楼房里驻满了国民党军队，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前来回巡逻。商店铺子虽然勉强开着门，可是货架上的东西很少，也难得见个顾客；唯有粮食店的门口，排队的人摆成一字长蛇阵，手里拿着小口袋什么的，眼巴巴地望着粮食店的门。门是紧闭着的，门上开了一个小洞洞，也是关着的。这些人从一清早就排着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得上买个三斤五斤粮食呢。

这两个吃花生的人，一个是张国钧，另一位是个中年人。他长得又黑又瘦，穿着旧棉袍，是张国钧的上级领导楚云同志。齐素珍走后，张国钧的关系就转给他了。他为了不引人注目，故意吃着花生，做出悠悠闲闲的样子，低声谈着。楚云同志轻轻说道：

“现在时局很紧了，大軍进关一百个师，有三十个师围北京，釘住傅作义，七十个师拿唐山和天津，胜利很快就要来到了。不过，国民党反动派在临死的关头，会更加瘋狂，一定要来一个垂死掙扎，进行破坏。”

张国鈞又是兴奋又是担心，着急地問：

“那我們怎么办？工厂有問題嗎？”

“我們要按最坏的情况来估計，匪徒們可能利用工厂做戰場，在楼上架炮；也可能在撤退的时候炸毀工厂……”

张国鈞听了，心里揪成一个大疙瘩，急等着楚云同志說下去；不想，眼前刷地飞过一个东西，“叭！”的一声，落在地上，一只飯碗摔了个粉碎，差点儿砸着他們的脑袋。他倆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飯館，里面三四个伤兵，拄着拐的、包着头的、吊着胳膊的，正在欺侮一个小伙計。包着头的伤兵擰着孩子的耳朵，罵罵咧咧：

“小兔崽子！老子卖命，吃你們几十包子还要錢？”

那孩子不过十三四，小臉上挂着倆行泪，不住地哀告：

“老总，您多少給几个吧，要不，掌柜的饒不了我啊！”

架拐子的伤兵，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掄起拐子就揍，把孩子打爬下了，嘴里振振有詞地罵道：

“混蛋！你还要錢？老子仨月沒关餉了，老子跟誰要去？”

张国鈞在一边看得气憤不过，恐怕孩子吃了大亏，迈步就要上去拉架，楚云同志赶紧挽起他的胳膊，急走几步，低声說：“走吧、走吧，咱們还有要紧的事呢。不要

因小失大。”他拉着张国鈞拐了个弯儿，迎头碰见一队老百姓拿着干粮，扛着铁锹，被保甲长押着，垂头丧气地走过来。张国鈞知道这又是抓民伕到城外去修工事的，忍不住斜了他们一眼，低声气恼地说：

“这帮王八蛋都欠吃黑枣儿！哼，折腾不了几天啦，真是望乡台上打秋千——不知死的鬼儿！”张国鈞憋着一肚子气，恨不得让解放军一步就踏进天津市。他接着刚才的话碴儿，对楚云同志低声地说：“如果敌人真要破坏工厂，我们怎么对付他呢。”

“我们现在就要赶紧准备护厂，找资本家出头组织护厂队，我们从中协助。假如匪徒们来厂架炮，可以由厂里给些钱，这种军队见钱眼开，可能就打发走了。如果他们来破坏工厂，……”楚云同志看见一个穿大衣的走过来，就必必剥剥地剥起花生来了，等那人走过去，才压低嗓子说：“这要看情况，如果人少，可以依靠群众，把他们干掉；人多呢，就发动大伙儿，跟他们说好的。工人们都知道工厂是大伙儿的命根子，只要我们作好工作，充分地发动群众；人多势众，也可能把敌人顶回去。”

他们边走边谈，楚云同志很具体地交代了党的政策，还告诉他临解放时要注意什么，应该怎么做。他们一直踉跄到法国桥附近，看看后面没有人跟着，才各自分了手。

李兴荣、王广盛的上级领导同志，也都各自传达了同样的指示，具体地布置了护厂任务。

张国鈞和楚云分手以后，当天晚上，就把张国勋那个

小組，找到他家來秘密開會（張國鈞的領導孫蕃同志調走以後，他的關係經過楚雲轉到張國鈞手裏）。他們討論了護廠的幾個具體問題，會就散了。張國鈞睡下後，剛溫暖了被窩兒，忽然聽到敲門的聲音很急，他趕忙披上棉袄，穿着單褲子就去開門。一打開門，就看見一個瘦高個子，戴着一頂皮帽，穿一件大衣，大衣的領子豎着，還用一個圍巾兜頭蓋臉地捂着，又露出一雙骨碌碌的眼睛。張國鈞吓了一跳，問他是誰，找什麼人，他只擺擺手，一言不發地往裏走。張國鈞不敢攔擋，只得隨手掩上門，跟着進來。那個人毫不客氣地直接進了他住的屋子，屋裏點着一盞小電燈，國鈞的老婆孩子還呼嚕呼嚕地睡着呢。在燈光下，那個人解下圍巾，摘了帽子，國鈞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歌咏隊的教練、話劇團的導演石小東。國鈞知道石小東在大逮捕時期，不辭而別地離開了東亞廠，撤回解放區去，現在必定是從解放區來的，心里特別興奮，不覺撫了他一拳，笑着說：

“你这小子！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又回来啦？”

“我是回來做工作的，我預備找宋棗卿去談話，先跟你了解了解他的情況。”

屋子里就是一盤大炕，挨着炕沿露出大大小小的腦袋瓜兒，也沒個地方坐，他們倆就靠牆根蹲着聊起來。石小東首先問國鈞：宋棗卿有什麼動靜？張國鈞說：“表面上看不出什麼變化，就是聽說前些日子，宋棗卿在召集職員的聚餐會上，問大伙兒：‘時間緊了，我是走好還是不走’

好，并且每人發給一个小紙条，叫職員們把个人的看法写在上边，以后再沒听說下文了。”

石小东沉思了一会儿，用手摸摸他那自来卷的头髮，皺着眉头說：

“我有个任务：要找宋秉卿去交代党的城市政策，还要叫他組織护厂。可是，我有个难题儿：要是直接闖到他家里，万一他不在家，他家里的人都認得我，二次就不好再去了；如果我先給他打一个电话，万一这小子使个坏，埋伏下軍警特务，我可就倒霉了，任务也完不成了，你說怎么办好呢？”

张国鈞眯起細細的眼睛，略一思索，馬上就回答說：“我看你就先給他打一个电话，他要在家，你就去找他。我估計沒問題，宋秉卿这小子多鬼啊，現在眼看快解放了，他的全家老小都在天津，他敢把你从他家里遠走嗎。当然，这反正是个玄乎事儿，假如他当真要害你，你就是直接闖去，你也跑不了。不过，据我估計，这个可能性不大。”

石小东听他說得有理，点点头。张国鈞关心那些撤走的同志，探問了他們的情况，石小东說他們都平安无事，两个人简单地談了几句。石小东就匆匆站起来，又戴上皮帽，围上围巾，堅起大衣領子，露出骨碌碌的眼睛，說了一声：“完了事，我就回解放区去，不来看你們啦，保重保重！”說完，紧紧一握手，张国鈞送他到大門口，忽然想起来問他：“現在已經戒严了，你怎么走呢？”

“没关系，我早就有了一张通行证，放心吧！”

他离开了张国钧的家，一面走着一面盘算，到哪儿打这个电话呢？到了大街上，跑了好几家，才在一个中药铺里，要通了电话，运气很不错，正赶上宋棐卿在家。石小东一听见他的沙嗓子，心里很紧张，轻声地说：

“我是石小东，有个事儿想跟宋先生谈谈。”

对方停了一下，沙嗓子说道：“可以，你什么时候来？”

“现在，我马上就去，可以吗？”

“好吧！”

石小东挂上电话，就急忙直奔宋棐卿的家，一路上心里嘀嘀咕咕的。他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赤色群众，冀中区领导同志所以派他来见宋棐卿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个职员，而且又有个坏蛋哥哥是宋棐卿最得力的帮手之一，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在交代他应当怎么做的时候，嘱咐他在宋棐卿的面前要不卑不抗。石小东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只怕作不好，心怀惴惴，如今在寒风中，走得快，竟然出了一身汗。到了宋棐卿的家门口，他又躊躇起来，还不知道这一进去，闹个什么结果呢。他鼓了鼓勇气，终于按了电铃。

立刻，大门开了，宋棐卿的孩子亲自出来开门，一句话也不说地直接把他领进书房。书房里点着一盏绿罩的台灯，屋子里面的家具都是很洋气的，所有的窗户都用垂着的丝绒窗帘，挡得严严实实。宋棐卿穿着薄薄的绸棉

袍，早已在沙發上坐着等他，見他來了，連忙站起來讓坐，并把一杯斟好的茶推到他面前，客客气氣地說：

“請坐，喝茶！”

石小東知道宋斐卿對於大小職員，向來很嚴厲，多會兒也是架子十足，板着陰森森的大馬臉，叫人看了怵頭。今天，居然以一個平等的身份來接待他，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兒。宋斐卿等他坐下以後，用那雙毒眼窺測地望着他，含笑說：

“小東，前些時候不是聽說你離開此地了嗎？”

“是的，我到解放區去了。”石小東在開始的時候，總不免有些緊張，壓制着亂跳的心，臉上帶着微笑，也寒暄幾句：“宋先生最近身體好嗎？血壓怎麼樣？”

“還好、還好。”

“宋先生最近也常收聽解放區電台的廣播嗎？”

“不斷聽。”

“頭兩天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有一個‘約法八章’的布告，曾經在電台上廣播過，宋先生注意了嗎？”

“聽到過了。”

石小東心裡想：“聽到過就好說了。”他心裡平靜一些了，着重地把“約法八章”里的第二條——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解釋了一下。首先敘述了中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下，民族工業一直不發達，吃了很大的虧，所以共產黨對待民族工商業和官僚資本，採取迥然不同的態度，一個是保護，一個是沒收。宋斐卿一直很用心地聽，

听到这里显然很高兴，喜形于色地说：

“很好很好。小东，你也知道，我在聚餐会上曾经屡次提过，我有一个宏远的理想，要建十个大厂子。我已经买到了成套的织网机器，由于日本人的压制，只好当废铁卖了。你看我们这些办实业的，够多么困难啊！我是很相信共产党的，别看平、津战事很紧，我心里很踏实，将来共产党进来以后，我的平生愿望可以如愿以偿了！”

石小东听他来了一个洋洋大篇，心想：好厉害的嘴巴子，真不愧是个宋斐卿。石小东又旁敲侧击地点他说：

“宋先生谈的这些都很好；不过，我听说天津市工商界闻人对共产党还有些不够了解，对解放还有顾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宋斐卿是个非常灵的人，听石小东这一说，马上就明白这是在探问他有没有顾虑。他先说有这个情况，并且具体地指出来某某人怎样怎样害怕，谁谁谁准备南逃，最后提到他自己，得意地说：

“我就不害怕，我也不打算走，你看，”他用手指着一个皮面的大沙发——这种大沙发是略一变动便可以当双人床用的——半开玩笑地说：“我最近才买了一个两用沙发，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我还要跟着共产党卖卖我这老精神儿呢！”说完，自己就笑了一阵。别看宋斐卿说的这么漂亮，其实他原来也是很害怕的。他曾经和济南逃出来的人打听过情况，还总跟人研究共产党要是当真占领了全中国，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石小东心想：他既然表明态度，把話說到这里，有些話也就不必多說了。于是他就更具体地提出来护厂的事，說明在临解放的时候：如果遇到国民党軍隊騷扰或破坏，要怎样怎样对待；宋棊卿表示一一接受。宋棊卿忍不住又問他：

“小东，你这次来找我，代表什么人啊？”

“我是受了中共华北局的委托来的。”

“哦哦哦，好極了，好極了。我們能联络上，我很高兴，你回去，尽管放心。上次你走了以后，从咱們公司里逃走了几个人，有李洪緒等等，我給他們送过面包、零用錢，我現在还正在設法营救他們出獄呢。”

石小东又捧了他兩句，他們两个人閑談了一会，石小东便告辞出来，宋棊卿一直送他到大門口，两个人握手而別。石小东自己感觉到这一次来的結果还不错，这是党的政策的胜利，心里面很高兴，第二天就又回解放区去了。

宋棊卿果然按照石小东传达的精神組織护厂队，张国鈞、张国勋、李兴荣、王广盛等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都参加了；可是工会理事和特务馬振林等也都参加了，編了大队和分队。准备的武器有鉄棍、木棍、碎砖头、腿叉子和石灰袋等等。

时局一天紧似一天，解放大軍也越来越近了。国民党反动派自顧不暇，又沒有抓到李洪緒什么証据，就草草地问了几句，把他釋放了。在釋放的那一天，宋棊卿为了对共产党表示好意，特地开了小汽車，亲自把他接了出来。

还补發給他兩個月的工資。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解放軍已經攻下了東西城防、東局子、西營門等地，在城市的邊緣地帶，開始了巷戰。在城市的中心區，大炮聲一股子勁地山响，震得玻璃嘩啦啦地亂顛。街道上不斷飛來巨大的炮彈，可是並不爆炸，老百姓都傳說：“這是解放軍故意不讓它炸，免得人民傷亡城市財產受損失，解放軍真仁義啊！”老百姓雖然都關門閉戶，不敢出來，可是心里却盼望着解放軍早早進來，高興極了。只有像苑寶璜、朱雪亮、賈鳳鳴等特務分子好像心里長了草，吓掉了魂兒。苑寶璜在先前根本不相信解放軍會打進天津，等到緊急的時候，想跑可就跑不掉了。朱雪亮是他的“跟屁虫”，當然更跑不掉了。賈鳳鳴本來幻想逃到台灣去的，到了這個節骨眼兒上，一切的一切都完蛋了。他和朱雪亮、馬仲玉趕緊在辦公室里偷偷地把反動證件——國民黨幾個區分部的名冊和許多國民黨黨証通通燒毀了。賈鳳鳴回到家里還仔細地檢查一遍，把市訓團的畢業證書、同學錄、社會局的聘書等等也全部毀掉，妄想消滅他們的罪証。

當天晚上，戰鬥到了最緊張的時候。

廠里，從十三號起已經全部停工了。十四號的白天，有的工人回家去了；有的工人帶着家屬到廠里來躲炮彈——多一半人集中在梳麻部或精梳部，因為他們覺得這兩座樓房比較堅固，而且是在樓底下，似乎“安全”一些。到了晚上，大炮聲漸漸稀疏了，機關槍、手榴彈的聲音却

紧了起来。

护厂队的穷哥们，已经连轴转地干了许多日子了，到了这时候，不但不觉得疲倦，反而精神更加抖擞地拿着棍子、棒子，守着自己的岗位。特务马振林是国民党反动派特意留下的潜伏组组长，虽然他很隐蔽，一般工人没有怀疑到他，可是他做贼心虚，自己先麻了脉，到他值班的时候，他神魂不定，一到晚上，就悄悄躲进医疗室睡觉去了。

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张国勋和一出监狱就参加了护厂队的李洪绪，两个人爬上了高高的货垛子，看解放军进攻的炮火。这时候，除去西北角以外，其余各个方向都打得很激烈，机关枪和手榴弹的声音响成一片。信号弹像过年放的“骑花带炮”，嗖地飞上天空，红、绿光一闪，啪啪地响了几声，大炮便照准闪光的地方跟了上来，一炮一炮都准确地打中敌人的军事重地。信号弹一步比一步近地向市中心推移过来了。国勋和洪绪看得心里也好像开了花，不住声地连说：“打得好！打得好！再来一炮！”

到了夜里，国勋和国钧已经四天四夜没有睡觉了。两个人约好：轮流在整理部休息一会儿，谁先发现解放军进来了，就把另一个叫醒——也不必大喊大叫，只要暗中一拉袖子，就知道了。国钧一倒在机器底下，立刻打起鼾声，实在乏狠了。只觉得刚一朦眬，就有人抻他的袖子，他一骨碌爬起来，急问：“来了吗？”

“已经到东马路了！”

“走，可以动手了。”

他俩找上国勋领导下的赤色群众馬树元，齐奔公事房。按照楚云的布置，国鈞和国勋拟了一个布告的稿子，馬树元的字写得不错，站在公事房柜台的前面，龙飞鳳舞地写了起来。布告上写着：

奉上级令，为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展开解放工作，维护本公司产业安全，并建立革命新秩序，特組織工人糾察队，希本公司工友踴躍参加为荷。

底下注了一个报名地点。写的时候，有些工人都围上来看。旁边有个值班的管理——外号叫邹蛤蟆，对工人最刻薄不过。調皮的张国勋，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他欺压不过，曾經用机智戏弄过他，两个人干过几仗。这功夫，邹蛤蟆捧着蛤蟆肚子，鼓起蛤蟆眼，看見国勋他們这帮穷小子，居然也写起布告来了，惊得楞了神，不觉失声喊了起来：

“哎呀，我的上帝！鬧了半天！原来你們就是八路啊！”

张国勋和工人們听了，簡直笑破肚子，张国勋本想再戏耍他几句，可是因为还有要紧的事，只好把他撇开，和国鈞一同急忙去找厂务主任馬寿亭。

走到厂务室門口，国鈞很有礼貌地敲敲门，里面不出声，再敲敲，仍然一点动静也沒有。国勋忍不住推开門，闖了进去。只見馬寿亭睡在临时支起的行軍床上，像个蝦

米似地团成一个球儿。国助很冲，上去就用手推他，喊着：“起来，起来！”国钧觉得应当对他客气点儿，直朝国助摆手。这馬寿亭，阴险毒辣，对工人可狠啦。工人金菊培在干活的时候，被机器把脚心的肉都咬沒了，他半夜三更硬把金菊培赶出厂去。此刻，他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枕头上流了一灘涎水，可能正在做噩夢，张国助一推，他就像身底下有个弹簧，乍尸一般地蹶了起来，睜着血紅的眼睛，嘴角上还挂着一溜骯髒的唾沫，懵懵懂懂地問：

“什么？共产党打进来了？”

张国钧和藹地說：“我們是共产党员，奉了上級的命令，馬上要組織糾察队，請你打开倉庫，我們要用一些紅布。”

几句话說得馬寿亭睡意全消，惊魂乍定，想不到这倆臭工人还是共产党呢，他舌头發硬，嘴唇打哆嗦，結結巴巴地說：

“行行行，好好好，你們要要要……多少？”

国助說：“我們多了也不要，就要半匹。”

馬寿亭連忙掏出鑰匙，領着他們打开倉庫。在平常，不論誰跟他要点东西，他都是鉄公雞——一毛不拔；这一回，竟然“慷慨”地拿出一整匹布。

最后一个不幸的黑夜过去了，晨曦驅走了阴霾，黎明的曙光出現在东方，她給天津市人民带来了无限欢欣和鼓舞，光明和希望。这时，已經可以隱隱約約地听到解放軍喊話的声音：“举起手来！”“繳槍不杀！”“优待俘

虞！”张国鈞、张国助拿着写好的布告——尽管厂里还有特务，其实还有危险，他们兴奋得不顾一切，把布告贴在厂里显眼的大墙上。许多工人都围上去看，报名参加纠察队的很多，每一个人发给一个红布的袖箍，都编了队，组，各自忙活起来了。

天光大亮，还能听到一阵紧一阵松的枪声，附近有个耀华中学大楼，就是国民党的一个顽强堡垒，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人们不时听到国民党伤兵妈呀娘呀地鸡猫子喊叫，和垂死时绝望的呻吟。这当儿，一连解放军来到东亚厂的门口，厂警却不敢给他们开门。张国助、张国鈞、李兴荣他们一听，带着一些工人们呼啦呼啦地跑到门口。隔着铁栅栏门，看到战士们一个个都戴着大皮帽子，帽子上嵌着耀眼的五角红星，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和国民党匪军那付丧家狗似的倒霉样，可没法比。张国助一看自己的军队可来了，马上喝令厂警开门。大门开开以后，解放军部队的连长，指挥战士在全厂搜索一遍，发现没有武装敌人，才在院子里休息下来。张国鈞、张国助、李兴荣等围着连长说：

：“我们是东亚厂的工人，你们辛苦了！”

“你们吃过饭没有？”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尽量支援你们！”

连长很和气地说：“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就是需要喝点水。”

张国助、张国鈞马上带着工人，飞也似地跑进饭堂。



伙房里有剛熬得的米湯，大伙七手八脚地舀進大桶，給解放軍抬來了好幾桶。

這一連解放軍正準備往耀華中學前進，要找一個帶路的，李興榮主動地向連長自我介紹：“我是‘地工’，我們可以派人給你們帶路。”連長留下一個排，帶着其餘的隊伍，跟着地下黨員李裕孚走了。

李興榮和崔成有把早已準備好的紅綠標語，從廠門口一直沿路貼到謙德莊，標語上寫着：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到了下午，敵人放下了最後一個武器，整個戰鬥結束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對於天津市的人民來說，是一個多么光輝燦爛的日子，是一個多么令人難忘的日子啊！從這一天起，永遠埋葬了黑暗腐朽的反動統治，永遠結束了血淚交織的貧困生活；從這一天起，開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世紀，開始了走向繁榮富強的第一步！



## 第十六回

一計未成再生一計  
英明果斷速破三關

槍聲剛一停止，解放軍部隊馬上打掃戰場；立刻搜尋國民黨匪軍臨撤退時沿街埋下的地雷；清除各處國民黨匪徒的屍體；收集匪軍們散拋在街頭巷尾的槍枝彈藥等等。電業局工人，立即修復好了被炮火打斷的線路，……城市的秩序僅僅在一兩天之內就迅速恢復了。

解放的第二天，政府就派來了工作組，最早的、由八個黨員組織的支部，也成立了。第三天，工廠就開了工，黃敬市長很關心工廠恢復生產和工人生活的情况，還特意到東亞廠來過一趟。他先在公事房和宋斐卿談了一陣，又到各車間巡視一周，最後來到游藝室看看。游藝室里，劉同叙、靳和安等幾個工人，利用業餘時間，正在那裏七嘴八舌指手劃腳地編曲藝節目。黃市長穿着草綠色的布軍服棉袄，戴着布棉帽子，身體魁偉，態度和藹，隨隨便便地和工人們坐在一起，很感興趣地問劉同叙他們編的是什麼戲，什麼內容，和大伙兒說說笑笑很是親熱。

這時候，一個外廠來的工人站起來對黃市長笑着說：  
「市長，今天見着您老，太好了！我是十區星星造紙廠的

工人，我們工厂頂現在還沒有开工，您老給想个办法吧！”黃市長剛要答話，另一個外厂工人站起來說：“市長，我是一區粘板厂的工人，我們厂也沒开工，您老一塊給解決吧！”

黃市長一面回答，一面要來兩張信紙，手里写着，嘴里說着：“行，可以，你們拿着我的信，找你們本區的區長，三天以里一定要开工！如果再有問題，我告訴你們電話號碼，你們可以打電話直接找我。”說完了，信也寫完了，一個人遞給他們一封。

在座的工人看見市長不但一點架子也沒有，而且辦事情這樣認真、干脆，都非常驚訝、感動，那兩個外厂工人，眼睛都濕潤了。劉同叙不知不覺地失聲說：“哎呀！我們長了這么大，也沒見過這樣的市長啊！”黃市長却笑了起來：“我是你們的勤務員嘛！”一句話說得滿屋子人都樂了，——一位市長做工人的“勤務員”，在那時候，還是第一次聽到呢，人們馬上聯想到過去來厂壓迫工人的偽市長、瘟神張廷諤，覺得新社會到底和過去大不一樣，自然感到又驚又喜了。

不幾天，工作組幫助成立了臨時職工代表會，張國勳在一解放就入了黨，這時候擔任了臨代會的主任，張國勳是副主任。臨代會是工會的前身，又要團結教育工人，又要監督資本家搞好生產，事兒管得很多，全厂的工作都要抓起來。他們剛離開了機器房，馬上要進行的工作頭緒紛紜，環境又非常複雜，工作真是困難啊！

在沒有解放以前，国民党就进行过反动宣傳，解放以后，在厂潜伏的特务又造了許多謠言：說什么“共产党有‘聞香队’，誰家吃好的，叫人聞見香味就不答应！”“共产党看見穿反毛皮大衣的，就叫在地上爬着走！”“共产党长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馬上就要打起来了！”……一部份工人不明真相，少不了半信半疑地觀望着。

宋棻卿口是心非，对于新政权也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早在1948年春夏之間，他就把大量的毛綫、麻袋陸續運到了香港分公司。为了討好职工，邀买人心，給大伙儿分了不少毛綫、呢子、布匹、紅糖、花生油等等。宋棻卿在日本时期，逼得工人从狗食盆子里揀窩头吃；国民党时期，工人们为了在中秋节吃頓飽飯，要求二十二斤面，他竟然勾結軍警宪联合大鎮压，終于一毛不拔；为什么快要解放了，他如此“慷慨大方”呢？归根到底，他有他的反动想法。他消息灵通，善觀風色，眼看国民党軍隊节节敗退，寿命不长，共产党免不了要坐天下；因此，能运走的东西尽量运走，实在运不走的，給职工工人们分分。心里話：“把这鍋飯倒了，我干不成，也不給你們共产党留下。不是都說共产党对待工人好嗎？我先給工人这些东西，往后共产党来了，看看到底誰給工人的东西多！”

宋棻卿的这一手，的确阴險毒辣，不少职工为宋棻卿眼前給的小恩小惠所迷惑，好了伤疤忘了痛，把过去所受到的飢寒血泪，抛之九霄云外，反而对宋棻卿感恩不尽。这种思想一直到五反以后，才得到比較徹底地解决。还有

一部份工人，有另外的一些糊塗觀念：“解放了，共產了，有東西大伙兒分了它，先圖個眼前快樂！”“解放了，自由了，干活不干活的，誰也管不着啦！”

二月里，臨近春節，按老例職員工人要分一筆獎金。今年因為剛解放，人民幣運來的不多，所以改按底薪折發毛綫，工人給一個半月的，職員給三個月的，都按底薪折合計算。從表面上看，工人和職員得的毛綫數是一比二，可是因為職工底薪高低懸殊，所以發到手的毛綫，就相差很多了。一般工人大約分到五六磅，一般職員差不多要拿到三五十磅，最多的職員一個人拿二百來磅，工人們一看就急了眼：“解放了，還來這一手！”紛紛去找臨代會要求補發差數。

張國勛、張國鈞聽到工人的反映，就和工作組的同志研究，決定先找資本家協商，看看他的意見如何，再作道理。兩個人來到公事房經理室。經理室里還是以前的老樣子，宋棊卿的服裝略有變化，穿西裝的時候少了，他對工人中的頭面人物，態度却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見了國勛、國鈞，客客氣氣，讓坐讓茶，好像不遠不近的朋友；寒暄幾句。張國勛向他談了工人的情況和要求，想不到宋棊卿講得非常漂亮：“毛綫我有的是，要是顏色不全，你們想要什麼色，我可以給你們現染。可是有這麼一樁，政府的政策說得很清楚：‘勞資兩利、公私兼顧’，你們去找政府去，他們怎麼批，我就怎麼辦。”國勛和國鈞交換了一下眼色，國鈞就說：“我們回去研究研究，再找

你联系吧。”

他倆來到男工宿舍的一間房子里，这儿，又是工作組的辦公室，又是他們的宿舍。這時候，工作組的申夢華、周西風同志，正坐在下鋪的床上看文件。他倆一走進來，張國勛急不可待地說：“老申、老周，資本家給咱們出了個難題兒，我們倆玩不轉啦，咱們四個人對付對付吧！”他貓下腰坐在老申的旁邊，把宋棗卿的答復講說一遍。老周是個爽快的人，腦子也很快，略一思索，就笑起來說：

“宋棗卿的頭可真是不好剃！他心里明明不想給，可是不從他自己嘴巴里說出來，把責任推到政府身上，你們看我說的對不對？”

“對，他就是這個主意，”沉思着的老申，眯起眼睛，側着頭，慢慢地說，“他把責任推到政府身上，對他有利，對政府可實際上將了一軍。政府要是說給，他可有理啦：‘你們共產黨說的不清算、不鬥爭嘛；你們怎麼又倒開眼了？你們這是違反政策！’如果政府說不給，工人們就該有意見了：‘資本家都答應給，你們為什麼不叫給呢？’換句話說，這就是資本家在工人和政府之間插進一個楔子，把火引到政府方面；反正咱們怎麼說怎麼不是，他怎麼說怎麼有理。”

“哎呀，他這是給咱們拴對兒啊！”張國鈞聽到他們的分析，覺得非常有道理。張國勛心里暗想：“以前鬧革命，覺得跟資本家吵吵嘴就得了，敢情這里面有這麼多岔頭兒啊！”老申和老周，都是打解放區來的老布爾什維

克，又都是鉗工出身，國助和國鈞剛參加工作，成天和他們在一塊兒，有什麼事也得找他們，感覺到好像有點离不开似的。國助望着老申和老周說：“那我們怎麼辦呢？”

瘦瘦的老申，不回答他，反過來問他倆說：

“聽話聽音兒，根據你們對宋棊卿的了解，你們估計估計，他心眼兒里到底是想給還是不想給呢？”

國助和國鈞相視一笑，兩個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好答，不約而同地說：“他心眼兒里是不想給唄！”

他倆不知道提這個問題的目的是什麼，都眼巴巴地望着老申。在兵工廠里干過活、打過游擊的老周，一拍桌子，笑着說：

“咳，我明白老申的意思啦！他是說，宋棊卿給咱們扔過來一個手榴彈，別等它爆炸，咱們趕緊給他扔回去。他給咱們拴對兒，咱們也給他出個難題兒，這叫做‘來而不往非禮也’。”

老申听着，抿着嘴兒笑了，他倆心照不宣，可是國鈞、國助却聽得仍然莫名其妙。老申就如此這般地給他們倆出主意，他倆這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

第二天，他們又去找宋棊卿，國助胸有成竹地說：

“宋經理，根據你昨天談的意見，我們回去研究了一下。既然你樂意給，工人們也樂意要，那你就給吧，不用找政府批了。”

宋棊卿一聽，事出意外，心想：“這一下可糟了，我本來也沒有打算給，不想這一拳沒打上他們，倒閃了我一

个嘴啃地。这不是引火烧身嘛！工人多分一些，我就得少往香港运一些；要是不给呢，一方面怕工人不依我，再一方面，我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如今政府一个撒手不管，我拉的这滩屎又得坐回去，怎么办呢？别管怎么说，从我嘴里不能说软话。”他支支吾吾地一口咬定叫政府批，国勋、国钧也一口咬定政府不能批，叫他自己拿主意，双方客客气气地顶了一阵牛。最后，宋秉卿把鼻眼一翻，哈哈一阵假笑，强词夺理地说：

“政府要是实在不批，我可就不给了！”

国勋和国钧正等着他这句话呢。心想：“罢了，老申和老周真不枉是老干部，这一卦算得够灵的，就知道宋秉卿有这一手。现在经我们一挤，果然就挤出他这句实话来了。”老申和老周他们分析过：从发展生产的角度和我们党的政策来看，不能答应工人要那么多毛线，他们四个人约略地算了一笔账，假如每一个工人补发十磅，工人的人数很多，那就需要拿出一万多磅毛线来，那将要给生产带来很大损失。解放初期，生产本来就没有上轨道，哪里经得起这么一分！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来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宋秉卿从他自己本人的利益出发，根本也没打算给工人这些毛线，最后到底露了口风。国勋、国钧一见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表示同意他的意见，连忙退了出去。

他们回到工作组，又商量一阵，觉得为了照顾工人生活和情绪，可以变个名儿，以护厂费的名义，发给每人三百斤小米，按时价折成现款，宋秉卿也就只得同意了。他

們在黨內開了一個支部會，又召集一次群眾大會。在會上，工作組的同志一方面批評資本家不應該說假話，耍花招兒；一方面教育工人應該從長遠利益出發，以發展生產為重。接着，臨代會的主任張國勛講話。這小伙子生平第一次在全體工人面前發言，緊張得了不得。事前，他還記了一個小條兒，準備在会上說明我們工人階級為什麼要團結資本家搞好生產不要那些毛綫；誰知道，一走上階梯，下面黑壓壓那麼多人，都直楞着眼兒瞅着他，心里就慌了，臉也紅了，腿直哆嗦，嘴也發抖，準備好的詞兒也忘了。勉強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总共不到三分鐘，就慌慌張張地下來了。八年以後，他當了這個廠子的副廠長，和同志們談起他第一次上台講話時的情況，還覺得非常好笑呢。

黨為了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對宋棗卿和東亞廠給予種種的幫助和扶植，比如，在工廠資金周轉不靈的時候，給以多次的銀行貸款；麻袋滯銷的時候，設法給他打開銷路等等。對於宋棗卿個人，也給以一定的社會地位，邀請他擔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和政協委員，劉少奇同志還在百忙中來東亞廠視察，並和他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可是宋棗卿總是三心二意，表面一套，內里一套，好比驢糞蛋蛋，外面光，里面毛渣渣的。儘管他口頭上能言善辯，表示“佩服共產黨”；可是骨子裡，對於工人階級領導生產，始終不服氣。

毛綫問題解決以後，他悶氣不出，又抓了一個碴兒：



到北京直接找到少奇同志，告了一状。告的是工会不好好领导工人生产，产量下降，比解放前还低。少奇同志责成黄敬市长调查处理，黄敬市长亲自把张国钧、张国勋、李兴荣和工作组的同志，找到他家里，要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做一个确实的调查统计，看看到底解放前后，生产上有什么变化。他们回厂以后，赶紧深入调查了解，结果解放后的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当这个确确实实的统计表，摆在宋棐卿面前的时候，宋棐卿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回不过脖儿来，闹了个大红脸。这一口气无处发泄，回到厂里，把全体职员叫到公事房楼上，狠狠地训了一顿：“你们吃着我，喝着我，可是胳膊肘朝外弯！我交给你们这么点事儿，你们就给我惹‘漏子’，闹得我在外面丢人败兴，你们简直是饭桶！……”还指着职员们的鼻子吼着：“瞧瞧人家共产党，一到开会，个个都拿着小本儿记笔记；看看你们，就带着两个耳朵来，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们有一个拿着笔记录的吗？”一般职员们经常挨他的训，训得也麻木了，一耳进一耳出，不当个事儿；只有他的忠奴义僕、会计主任有宝山，一本正经地买了许多小本子，分发给他的属下的职员，叫大家专门记录宋经理的训话。

过了一个时期，工会成立了，张国钧当选工会主席，张国勋是生产委员，李兴荣是组织委员。不久，党支部也公开了，许多优秀的同志像梅桂荣、魏本城、韩长根和从老解放区回来的刘恩英等，都参加了共产党，党员增加到

二十多人了。新黨員們宣了誓，群眾講了話，會開得很生動活潑。可是會後不久，支部書記和委員發現工作很難推動，有的黨員情緒不高，甚至於到後來，連黨的小組會也開不起來了。這是什麼人搞的鬼呢？

開頭，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拿李興榮的愛人黨員李佩珍來說吧，她原來是織麻部的當車工，有一天，她正在織布機上看車，忽然管理把她叫到車間辦公室去，對她說：“李佩珍，你的工作調動了，我們車間的女廁所，缺一個清潔工，你就去打掃廁所吧！”李佩珍聽了，不覺一愣，心裡暗想：“現在生產這麼緊，我打十幾歲上，就來東亞做工，織布我是老手，為什麼把我調去打掃廁所呢？這個活兒大伙兒都嫌髒，調誰誰不去，為什麼單調我去呢？”她有心提出質問，可是轉念一想：“我是個黨員，我應該處處帶頭，大伙兒嫌髒，我不能嫌髒，去就去吧！”於是，她就打掃廁所去了。時不時的，聽到個別落后的工人說俏皮話，諷刺她：“李佩珍這回可闊了，升了級，當上‘大寫’了！”“大寫”是形容拿笤帚划拉地好像寫字，用以嘲笑掃地工的俏皮話。李佩珍聽了，心裡非常別扭。

過了幾天，又發生了一件事。

黨員宋秀琴——原來也是紡麻部的當車工，這一天，她正在紡車上接頭，忽然管理把她叫到車間辦公室去，對她說：“宋秀琴，你的工作調動了，我們車間缺一個推大綫的，你就去推大綫吧！”宋秀琴聽了，心裡一驚，暗暗

想道：“現在紡車任务这么重，我打小就来东亚做工，看紡車我是老手，为什么把我調去推大綫呢？这是个力气活儿，一个男工还得是个棒小伙子才能頂得下来，我的腿肿成这样，管理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单調我去呢？”她有心提出抗議，可是轉念一想：“我是个党员，我應該处处起模范，不能嫌活儿累，不能怕腿疼，去就去吧！”于是，她就推起大綫去了，三天兩头，听到个别好心的工人，同情她：“瞧瞧，入了党可倒了血霉了，从来也沒見女工推大綫的，这不是拿人耍着玩嗎？”宋秀琴听了，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今天調一个，明天調一个，慢慢地把党员的活儿，都調动了，哪儿髒，哪儿累，哪儿錢最少，就把党员調哪儿去。比如說浆紗机上，又髒又热又累，統共十四个工人当中，就集中了十个党员。还有的党员，集中到織麻部，織麻部的打梭声，咣当咣当山响，說話一句也听不見，党员在車間里和群众就是搭不上个話儿。而且把党员的班次——白班夜班都岔开，三天兩头調他一次，党小組剛編好，又調乱，連个党小組会都开不成了。

党员們摸不清头腦，也不知道是怎么鬧的。听到群众里有这样的反映：“資本家吃柿子找軟的捏，敢情党员都是軟柿子啊！”影响很坏，个别党员觉得抬不起头，情緒低落。党支部开会一研究，感到問題很严重，馬上彙报給区委，区委觉得这是个政治問題，立刻彙报給市委，市委听了张国勛、张国鈞的彙报，又看了支部画出来的兩张党

員分布圖表，一張是以以前的情況，黨員均勻地分布在各車間；一張是最近的情況，黨員集中在整理部和紡麻部，其餘好幾個車間都是空白點。這樣一比較，問題就很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市委認為這樣做是鑽黨的空子，黨員服從分配，是服從黨的分配，不是服從資方的分配，並指出可以找資方談談。

張國鈞、張國勛回廠開了支部會以後，來到了廠務辦公室，這時候，廠務辦公室經常出頭跟工人打交道的是副主任王牧之。那王牧之長了個大高個，見了人不笑不說話。他在以前原本是個不顯眼的小職員，日本投降以後，宋紫卿用高壓手段對付工人的那一套，吃不開了，就賞識了這個“眯眯笑”，把他連升三級，提到現在的位置上。王牧之一看見他們倆，馬上站起來，滿面堆笑地打招呼，好像熟朋友似的親熱地說：

“國鈞、國勛，你們來了，坐坐坐！”

張國鈞、張國勛坐了下來，也不跟他來那麼多的客套，國勛單刀直入地提出來：

“王先生，自從黨員公開以後，廠方把黨員調得亂七八糟，這是怎麼回事？”

王牧之假裝一楞，像個沒事人地說：

“哦，有這麼回事嗎？我還不知道呢！”

“你兼着人事組的管理，你不簽字，工人調得走嗎？”

口齒伶俐的張國勛，一句話就把他頂回去了。

國鈞態度很嚴肅，口氣很溫和，不慌不忙地說：

“王先生，这样調动党员对我们生产是不利的。像李佩珍、宋秀琴这样老技术工人，調去扫地、推大綫，对生产有什么好处呢？我們党员原来是分布在各車間里的，浆紗机那边一共才需要十四个工人，你們就集中了十名党员，这样調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你們三天两头乱調班，我們党的小組会都沒法开了，我們就沒法發动群众，搞好生产，这样做是不行的！”

其实王牧之心里还不明白嗎？現在他可是不能再推說不知道了，只好陪笑地說：

“国鈞、国勛，你們說的很有道理，对于党的事，我們是不懂啊！在調动人上，我們光想圖个省事儿，覺得調別人，难免打吵子，厂方有困难；調党员呢，我們覺得党员的觉悟高，能吃苦，服从分配，誰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些問題呢？”

张国勛冷冷地說：“党员的任务是要發动群众，搞好生产；服从是服从党的分配，不是服从資方的分配！”

王牧之笑嘻嘻地不住点头，同意扭轉这种局面，李佩珍、宋秀琴仍調回原崗位；其余的党员，按照支部提出的意見，进行調整。支部書記张国鈞召开了党员大会，揭露了資本家的阴谋，党员的情緒，馬上就起来了。

1950年秋天，美帝在朝鮮發动侵略战争，并向我国边境推进的时候，宋斐卿准备第二次出国。这个人向来是脚踏兩只船。他第一次出国，是在1949年大軍南下的时候。他估計解放軍过不了江，就借口买机器弄原料，溜到国外

观察風势，結果解放大軍却真的过了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沒有打起来，他就空着手回来了。这一回，又是正处在动蕩的时代，他估計美帝是不可阻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无論如何也避免不了，共产党在中国迟早要垮台；因此，又抓了一个生产上的借口，先到香港，再轉美国。这一回走是成心不打算回来了，前前后后把他的老婆孩子、金銀細軟，都弄到美国去了。临走的时候，把他最心腹的少数高級職員，分別叫到家里，先罵一通共产党，然后，秘密給每人几根金条或几兩金子，作为“临別紀念”。

宋棗卿打算逃亡国外的企圖，我們早就看出来了，請示上級，讓不讓他走，上級的答复是：我們对他已經做到仁至义尽，如果他願意走，就讓他走吧。

宋棗卿首先到了香港，香港有他一个分公司，分公司的經理是他兄弟宋宗涵；可是董事長杜之神却是个帶有流氓气的資本家，在宋棗卿向国外盜运資財的时候，他給宋棗卿做轉运站。那时候，杜之神有利可圖，自然逢迎敷衍，如今宋棗卿流亡国外，杜之神决不願意把鷹叨来的肉喂狗，对他排斥挤兌，一点也不客气。宋棗卿站不住脚，一气轉往美国，用从国内盜走的資金，办了一个小工厂。他一向趾高气揚，目空一切；如果“天是王大”，他恨不得要做“王大的爹”。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經濟侵略，必須利用中国的买办洋奴，他既是工商界的“巨头”，洋人、銀行、錢庄、交往家对他当然要高看一眼，趋之若鶩；解放以后，我們党和政府，为了發展工商业，对他也

很重視，用尽一切办法团结他、争取他，可是他拒絕改造，拒絕走社会主义道路，被幻想所迷惑，終于背叛祖国，誤入歧途。到了美国之后，一切现实把他的幻想打得粉碎。別說大垄断資本家，就是在中小企业主的眼里，宋棐卿算个老几？不过是个沒有国籍的小販而已，誰还来尿他呢？在美国經濟危机浪濤的冲击下，他那小工厂好比是个破船儿，朝不保夕，宋棐卿郁郁不得志，一口悶气出不来，臥床不起，1956年終于在南美的一个小城市里一命嗚呼了。

## 第十七回

## 心狠意毒兴风作浪 匪徒落网大快人心

宋素卿出走以后，不久，美帝国主义进逼我国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侵略者，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爆发了。厂里党支部为了支援前线，发起一个日产万条麻袋的运动。张国勋、张国钧、李兴荣等整天在车间里跑来跑去，根据上级指示，劳资协商会议的决定，调整过去不合理的工资制度，解决生产上的各种问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非常紧张。各车间的产量一天一天地提高，唯独整理部的缝边机，每人每天只能按照老规矩，扎八百八十条袋子，多一条也不扎。这一个工序发生问题不打紧，裁布机那边，裁好的袋子缝不出来，积压了十二万条，堆得山高，连车间里的走道，也几乎堵死了。它后边的工序如缝角、验袋、打包等，每天都有停工等活的现像，全厂的生产就被这一道工序打乱了。

当时已经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多劳可以多得，缝边机的工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拿工资呢？是什么邪魔鬼道闹得他们天天总是来个八百八十条呢？



张国助到党校学习去了。支部副書記、工会組織委員李兴荣，为了这个問題，很是着急。这一天，他把整理部的工会宣傳委員、縫边机工人駱树芬找到工会来談。駱树芬走进来了，笑嘻嘻地說：“兴荣，你找我啊，我那儿还正忙着呢！有什么事儿，咱們快說。”

这个駱树芬在石小东組織歌咏队的时候，他就参加过，还是軍乐队的队长，他长得一张圓臉，大小眼，留着分头，看起来人很精干，說起話来，嘴头子也是麻俐。在围城护厂的时候，有一天下午，車間里的机器都不轉动了，有一些工人坐在整理部揀羊毛。駱树芬一面揀着羊毛，一面对大伙儿說：“八路軍一定得来啊，八路軍来了就好啦，工厂就成咱們的了，工作也就实行三八制啦！”有人就問：“什么叫三八制啊？”他說：“三八制就是三班倒，一天只干八个鐘头的活儿。”解放后，群众看他說話很进步，忙活个事儿跑得挺欢，就选他做了車間工会的宣傳委員。

当下，李兴荣笑着拉他坐在一起，把縫边机的問題提出来和他研究，說：“老駱同志，你看咱厂里生产竞赛搞得这么欢，別处的产量都上去了，就是縫边机还是八百八十条，結果积压了这么多的袋子，你的技术挺好的，你看怎么想个办法，把縫边机的产量提上去啊？”

駱树芬皺着眉头子，一臉的苦相，說：

“咳，这个事儿，我也挺撓头。大伙儿說，以往資本家把工人坑苦了，这回积压十二万条袋子，也得坑他一

回，非漲錢不多縫！”

“厂里剛調整过工資，普遍地漲了一回錢，怎么能再漲一次呢？沒法跟資本家說啊。再說，漲錢是全厂的事，不能光給你們这十几个人漲，你們現在多勞，就可以多得，还是要想办法把群众的情緒鼓动起来，多扎了袋子不就多賺錢了嗎？”

“这些事儿我都明白，可是他們那儿不好办啊！”駱树芬連連搖頭，叫苦地說：“这些群众腦子裡的油膩太多了，拿汽油擦也擦不下来，我跟他們說过好多次，我一說，他們就跟我瞪眼珠子，罵大街，真拿他們沒办法！”

“这么着吧，你是个車間委員，又是把老手，你先帶突突破八百八十条，群众一看你做的多拿的多，当然就跟上去了。”

“那可不行！”駱树芬断然拒絕，“我个人沒問題，我还不乐意多拿錢嗎？可是錢多錢少是小事兒，我不能出这个‘孤丁’，这么一脫离群众，大伙儿都向我开火，我可吃不了兜着走，最好还是想别的法兒吧！”

李兴荣心里暗想：“現在厂里的生产都上去了，就是你們这儿积压住十二万条袋子，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兒。你口口声声說，这也明白那也明白，临叫你突破八百八，你又說出孤丁怕挨罵，这人怎么这样滑出溜的！”可是又一想：这些同志剛当上干部，工作上沒經驗，思想上也免不了有些落后，还是慢慢地說服他吧。于是，他含笑地說：

“老駱同志，你不是怕出孤丁嗎？那么，明天开个車

間委員會，大家動手吧。也不用多了，你就說服一個人，咱們有十几位車間委員，一個委員說服一個當車工，准能突破八百八，你看這樣辦，還有問題嗎？”

駱樹芬長長嘆了一口氣，巴眨巴眨大小眼，無可奈何地說：“唉！反正這些人是夠難搔的，興榮，你今天跟我談了這麼半天，我一定按你指示的精神，盡量去做，以後咱們再聯繫吧。”

駱樹芬回車間以後，也快下班了，他跟疊袋子工人王竹林輕輕地說：“你下班找老馬到你家去玩玩，我回頭也去。”

傍晚，駱樹芬和王竹林，在一間小平房裏，低聲交談着。老馬——馬振林，手里托着一包熱栗子，也來了。駱樹芬嘴里叨着烟卷，那一只小眼眯縫着，鼻子旁邊的兩條紋顯出一股凶相，說：

“吓，李興榮这小子今天把我叫到工會，好一頓克呀！要不是我能隨機應變，真得叫他把我克住了。”接着，就把下午談話的經過講叙一遍。

駱樹芬是馬振林手下的一員大將。馬振林領導了一個潛伏小組，是中統特務。在搞歌咏隊的時候，他們都混到歌咏隊裏，假裝進步，暗裏監視工人活動，還報了黑名單。大逮捕時期，許多歌咏隊隊員被逮捕，都是他們使的壞。駱樹芬在解放前圍城護廠的時期，不是在工人面前吹說八路軍來了，就實行三八制，这么好那么好嗎？可是恰恰就在這個時期，他們接受了潛伏任務，並在他們的上級

主子面前宣誓說：“我們誓死反对共匪，一定做好潜伏工作，控制他們的生產，破壞他們的威信，給他攪個昏天黑地、雞犬不寧！”王竹林也是潜伏組里的一個成員。

初冬，晝短夜長，天黑得快，屋里面已經黑洞洞的了。馬振林怕引起人的懷疑，叫王竹林開開電燈。在昏暗的燈光下，長長的、瘦瘦的馬振林，好像一頭惡狼似的，在地上走來走去，吸着煙，沉思着，壞招兒就來了。他在駱樹芬的面前站住腳，閃着兩隻賊溜溜的怪眼，咧着嘴笑呵呵地說：

“老二，行！你真有把傢伙！他們把各部份生產都鼓搗起來了，就是你那兒給窩住了，兄弟，你真是干這個的！”他又像狼似的，一邊走着一邊說：“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不是說叫車間委員一個人釘一個嗎？那好啦，咱們就在群眾里散布空氣，就說他們在派人監視我們！”

他扭過頭來，冲着駱樹芬和王竹林得意地一笑，露出閃閃發光的狼牙：“你們說我這一手怎麼樣？”

“高呀！”駱樹芬把大腿一拍，“咱們就掄他這麼一斧子！”

王竹林，焦黃的面孔總是陰沉沉的，輕易也不見他個笑容，好像個屈死鬼似的，坐在一邊，縮着脖子，揣着手，慢吞吞地說：

“那行嗎？車間里那麼多人，誰也長着兩隻眼睛、兩個耳朵，萬一叫人家看出來，不就泄了黃兒嗎？”

駱樹芬不滿意地把大小眼一斜楞，說：

“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儿呢？活人还能讓屎憋死？咱們只要一张口，就給群众謀利益，他們有眼也看不出来，有耳朵也听不出来，不信，你瞧我的！”

馬振林也绷起臉訓了王竹林一頓：

“老三，你怎么越弄胆越小了！照你这样，还想吃好东西？現在，美軍眼看就要过鴨綠江，第三次世界大战說話就要打起来了，我們国軍光复大陆不成問題，你怎这么‘草鷄’啊！”

王竹林給他訓得一声也不吭，面孔依然是阴沉沉的，好像是个僵尸。半天，才胆怯地望着駱树芬齶齶糊糊地說：“二哥，我笨，你可多关照我点儿！”他們唧唧咕咕地談了半天，馬振林和駱树芬才分別地溜着走了。

第二天，一上班，駱树芬就被叫到工会，参加整理部車間委员会的生产會議，在会上决定每一个車間委員，發动一个縫边机的当車工，搞好生产，突破八百八十条。駱树芬回到車間，縫边机的工人都摺下机器围着他問，开会說些什么。他一上来就嘆了一口气，說：

“別提了，有什么好說的！工会組織委員李兴荣，过来过去总是順着資本家跑，老是嫌咱干得少，趁早，什么話也甭說了，老老实实給人家干吧！”

群众原来跟資本家的仇恨很深，解放以后又有一些經济主义思想，現在被他用小扇子一搨，馬上就火了。里面有一个外号叫二虎头的工人，平素就楞儿呱嗍，沾火就着，这时候跳着脚說：

“他媽的！嫌咱干得少，干多少算多啊？解放前的工会还敢跟資本家斗斗呢，他們現在給工人办了什么事啦？要这样的工会有什么用？退会、退会，下个月，王八蛋才交会費呢！”

有人問：“漲錢的事儿怎么样了？”

“还提漲錢？別做梦了，不落錢就是好事儿！我这不是剛挨了一頓狗屁屁嗎？”

王竹林半天也找不到个插嘴的机会給他的伙伴帮腔，这时阴阳怪气地說：

“不給咱漲錢也行，咱还是老詞儿：八百八！”

有些工人就起哄地說：

“对，八百八！多一条也不扎！”

“就这么办！这不是解放了嗎，工人都有發言权啦！”

“够八百八就他媽的睡大觉去！”

“好，咱們大伙儿可得齐心，咬住了牙。”駱树芬一大一小的兩只眼，四下里望望，故意做出神秘的样子，小声說：“我再告訴你們一个透底的吧：一会儿，咱們每个人的屁股后头，都得挨上一个橛子——一个車間委員釘咱們一个，很快就要下来啦！”

二虎头一听，火上澆油，傻头傻腦地嚷着：“好哇！饒着不給咱們漲工錢，还拿咱們当特务，我找李兴荣講理去！”說着，扭头就要走。駱树芬連忙一把拉住他：

“看你这个二虎头！我这是为你們大伙儿好，才先給你們打个招呼，叫你們注意点，你要是到那儿一問，不成

了跟我做对嗎？”他摆着兩只手說：“走吧、走吧，大伙儿都干活儿去吧！”

人們懶洋洋地工作去了。

待了一会儿，車間工会主席张柏年，往这边走来，想找个縫边机的当車工談談，王竹林一眼看見，裝着到各車上叠袋子，小声报告消息說：

“注意！来啦来啦！”

张柏年走到二虎头的車旁，等他手里的袋子縫完，就亲切地說：

“怎么样，活儿好做嗎？現在扎了多少啦？”

二虎头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火，心里想：“幸亏駱树芬先給我打个招呼，瞧，橛子真釘在我屁股后头了！”他没好气地說：

“扎多扎少是我个人的事儿，你这不是咸吃萝卜蛋（淡）操心嗎？”

一个大釘子碰得张柏年一楞，心說：“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沒招他沒惹他，哪儿来的这么大邪火呀！”他耐着性子說：“同志，別那么說，把生产搞好了，对国家有貢獻，对你个人也有好处啊；別的車間生产提高了，工資都漲上去了……”

“他們漲他們的，”二虎头把眼一瞪打断他的話，說：“我家里騾馬成群，掙倆錢够抽烟卷的就行，我做工是玩票儿来啦！”

张柏年气得腿都哆嗦了，心里想：“这个糊塗浆子！”

我要不是个共产党员，非揍你一頓不可！”他压压心里的火，刚叫了声“同志”，还没等说出话来，二虎头把手里的麻袋一甩，站起来，冲着张柏年笑嘻嘻地说：

“报告車間主席，对不起，我要去拉屎了！”

說着，大搖大擺地走了。张柏年气得手脚冰凉，一抬头，看見有的工人抿着嘴乐，越發气得要命，觉得再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只好走了。

别的車間委員也都碰了釘子。比如，有一个委員在飯堂里，瞧見了一个縫边机的工人在吃飯，就凑过去坐在一边，想和他拉拉話，談談心。沒等他开口，这工人唯恐“屁股后头釘上橛子”，就端着飯碗走了。另外一个委員，在下班的时候，看見一个縫边机的工人，自行車帶有些糞了，好心好意想用气筒子帮他打打气，这个工人也是害怕“屁股后头釘上橛子”，跨上自行車，狠命地蹬着，逃一般地跑了。

张柏年把情况向李兴荣一彙报，兴荣心里一惊，仔細想想，又觉得很奇怪。如果說工人思想落后，車間委員和他們談談，就是扭不轉他們的思想，也不会这么对立呀，这里面一定有人作怪，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从种种迹象看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駱树芬了。

事有凑巧，有一天，正在上班的时候，馬振林从整理部对面的打包室，拉着大包出来，忽然听见天空有飞机嗡嗡的声音，看起来像是一架偵察机，屁股后面拖着长长的白烟，心里想：“可能是美国飞机来了！”一低头，瞧見



整理部大門里的駱樹芬也正向外看着，他對駱樹芬一使眼神兒，駱樹芬馬上跑出來。馬振林心里高興，不免喜形于色地說：

“瞧瞧瞧，我看是美國飛機！”

“在哪儿，在哪儿？”

兩個人看了一陣子，馬振林小聲說：“得了，別看啦，干活兒去吧，別叫人起疑。”

他們各自分手了。不想張柏年從工會回來，恰恰走在麻袋垛的後邊，這兩個嘎雜子的一舉一動，他看了個滿眼，還模模糊糊聽了兩句，心里想：“他媽的，這倆小子怎麼對美國飛機這麼感興趣呀？里面一定有鬼！”他馬上折回工會，報告給李興榮。

李興榮聽了，覺得問題很嚴重，跟張國鈞一商量，他們就立刻召集支部委員開會，大家一分析研究，隱隱糊糊感覺到廠里面有潛伏的特務，八百八十條上不去跟潛伏的特務有關係。李興榮把他們研究的結果，報告給公安分局，分局王局長叫他們繼續了解偵察，搜集材料。

縫邊機產量總是釘在八百八十條上，全廠的生產情況就越來越嚴重了。以前還是裁好的麻袋縫不出來，堆積如山；現在，裁布機再裁出袋子來，也沒處放，只好不裁了。幾天功夫，織布機織出來的成卷麻布，又堆了一千多卷。李興榮和張國鈞研究一下，決定給駱樹芬上個“緊箍咒”。

這一天，李興榮把駱樹芬叫到工會，劈頭就揍了他一

炮：

“駱樹芬，我問你：那天車間委員開會以後，你回去怎麼傳達的？”

駱樹芬馬上變了顏色，那一只小眼睛的眼皮子，跳得很明顯，眼睛越跳越小，強作鎮靜，嘴里才含含糊糊地說：

“怎麼？我怎麼傳達的？我還不是照你們說的傳達的！”

李興榮把臉兒一繃，擰着濃黑的眉毛，嚴肅地說：

“別瞎白話了，你怎麼說的，我全知道了！就因為你不老實，不執行會議上的決定，回去胡說八道，所以人們跟車間委員情緒對立，還沒容委員講話，就給操打回來了。你承認不承認？”

“興榮，你別冤枉我啊，我……我承認我拙嘴笨腮，沒講清楚，可我……我不是有意的呀！”駱樹芬顯然已經慌了手脚，在那兒打馬虎。

“你也不想想，咱們的麻袋是支援抗美援朝前綫用的，你們這一道工序卡住壳，全廠的產量都叫你們墜住了，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

駱樹芬低著頭，把那長長的指甲，不住地在桌邊上刻著道道，一語不發。

李興榮接著說：“拿你們個人來說，也吃了很大虧。你們旁邊的漿紗機的工人，以前一天干二十一个大軸，一個月賺五百斤玉米面的工資，現在一天干二十五个大軸，

一个月赚六百多斤工资。你们呢？老是五百多斤，一斤也没涨。这样泡下去，可是不行，我严肃地警告你：不能拿国家大事当儿戏！”

骆树芬听李兴荣的口气很强硬，攻势很凶猛，心里不免直打鼓。天气很冷，可是他却在出汗。他哭丧着脸说：

“唉！都是这伙子落后群众，要不是受他们的拖累，我也犯不了这样的错误，我，唉……”

“好啦，那我就给你一个任务：你别管群众落后不落后，你先突破八百八。我明天就去看你的产量！”

骆树芬下班以后，和馬振林一接头，又商量了一个更毒辣的主意。转天，上班以后，骆树芬一言不发，猛干大干，到了下班的时候，他扎了一千零五十条麻袋。这当儿，已经是十二月了，按照厂子的老例，年终奖金是按十二月份的产量计算的，缝边机的一部份工人，看见别的工人涨了钱，而且又快到年终，说话要发奖金了，心里面老早就动摇，如今看到骆树芬闷着头干起来了，都铆着劲，产量猛增，几天的功夫就涨到一千六，工资突然涨到一千一百多斤。

这一下可就更糟糕了，全厂大乱了！

缝边机把所有积压的麻袋，很快吃光了，前边的工序，供不上那么多的活，因此，他们只需干上半天，就能拿到一千一百多斤的工资①。偏偏赶上来了批次的麻，梳

---

① 为等活而停工的时间，仍给当事工折算产量，故工资不受影响。

麻的，紡麻的，織麻布的工人等等，產量下降，工資也跟着低下來了。他們原本心里就難受着呢，駱樹芬還拿着工資口袋，到處炫耀、煽動，說：“吓吓，瞧我們，半个月就关了五百多斤，你們比的了嗎？”“你們有技術管什麼用？我們沒技術，又輕鬆又飽！”“你們就瞪着眼吃虧嗎？也不想想辦法嗎？”特別是年終獎金的問題，又混在里面攪和，本月份的產量，就數縫邊機高得邪火，別處的工人，以前賣了好大的力氣，現在都吃虧了，叫駱樹芬這麼一煽動，哪能不起火呢？這兒一撥子，那兒一撥子，都去找工會打吵子，工會那間小屋的門坎兒，幾乎被人們踩爛了。李興榮和張國鈞等許多黨內同志，一面召集黨內黨外的會議，尋找合理解決工資和獎金問題的途徑；一面研究無論如何要下定決心，立即動手，把潛伏的特務搞出來。

李興榮馬上到公安分局和王局長研究，他覺得可以先突破王竹林。王局長笑着問他：“有把握嗎？”李興榮回答道：“有把握。理由是：王竹林解放后曾經登記過是中統特務；王竹林和駱樹芬、馬振林偷偷摸摸地在一起，顯然是有活動；王竹林胆子比較小，有爭取他坦白的可能。”王局長覺得他說得有理，便同意了。

當天晚上，王竹林倒了夜班，手里提個飯盒，正像幽魂似的慢慢走着，人民警察早就在半道上等着他呢。人民警察拿出傳訊的證件給他看，然後把他帶到分局去了。

夜間兩點，開始了審訊工作。王竹林被帶上來以後，

臉色慘白，精神恍惚，簡直像是一只被捉住了的黃鼠狼。王局長叫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態度很嚴肅、語氣很和藹地叫他交代問題。王竹林吞吞吐吐地說：“我已經登記過了，我實在……實在沒有做什麼壞事兒呀！”王局長看他是有顧慮，好言好語地給他交代黨的寬大政策。

李興榮坐在旁邊，一雙靈活的大眼睛盯着王竹林，慢慢地問道：

“你說你沒有做壞事兒，你經常跟駱樹芬、馮振林鬼鬼祟祟，都干些什麼？”

“我……我，我跟他們也不常在一塊兒。”

“駱樹芬那一次從工會開完會回到車間，造謠吹風，你跟着說些什麼？”

“我……”王竹林把頭垂下來，下巴挨着胸脯，疙疙瘩瘩地說不下去了。

王局長動員他說：“還是講了吧，只要你坦白交代，政府可以考慮對你寬大處理，給你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如果執迷不悟，那就罪上加罪，自絕於人民，得不到人民的寬恕了。這個道理你懂得嗎？”

“我懂得。”

王竹林心裡亂麻麻的，暗想：“廠里出了這麼大亂子，人家決不會輕饒了。他們光登記國民黨身份，沒登記是特務，我可登記啦，出了事，我是跑不了啊！再說上回登記以後，也沒有什麼事兒，這回要是說了呢，也許不怎麼樣；不說可過不去這一關啊！”

他坦白交代了。

第二天，和王竹林同在一个潜伏组的特务、验袋工廉东祥，在接班的时候，发现王竹林不见了，心里非常惊慌，马上自动地找李兴荣坦白。骆树芬上班不久，被分局保卫科的同志叫了出去，他马上变了颜色，一到门口，就被人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带走了。马振林知道事已败露，装病住院，由公安局从医院把他逮捕了。

逮捕骆树芬的当天下午，王局长亲自到厂里来召开大会，宣布特务的罪状。同时宣布：廉东祥自动坦白，免于刑事处分。王竹林虽然也做了坏事，但是他经过动员，还能交代问题，也得到了宽大，只给予管制的处分。缝边机的工人听了，知道上了特务的圈套，这才恍然大悟，后悔不已。全厂工人也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那些工资问题，在撕下了敌人的假面具以后，就很容易地合理解决了，生产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了。那二虎头，想起受到特务的愚弄，对车间主席那么无理取闹，越想越过意不去，跑到张柏年跟前道歉，说着说着，咧开大嘴竟然哭了一鼻子。

贾凤鸣、马仲玉、朱雪亮在解放以后，只登记了国民党员的身份，隐瞒了特务的面貌，并且继续造谣破坏，扰乱社会治安，企图逃往台湾，马仲玉还强奸妇女，三个人一齐被捕。接着，全国展开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隐藏在厂里的妖魔鬼怪，都一网打尽了。

整个这一时期，党和工会的干部，一方面发动群众，

搞好生产，一方面和反革命作斗争，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资本家那方面，却趁此机会，偷偷摸摸地干着危害国家、破坏生产的勾当。

## 第十八回

## 大扫除消灭旧遗毒 庆合营当家做主人

伟大的“五反”运动来到了；可是在东亚厂，一开始，运动却进行得不太顺利。

宋秉卿、宋宇涵逃亡国外，新到任的经理杨天受，有点沉不住气，神色不安地坐在经理办公室的大转椅上沉思着。胖得要命的副理陈锡山，坐在杨天受对面，一只手夹着“蓝炮台”香烟，另一只患着骨关节炎的手，平放在玻璃桌面上，悠然自得地说：

“唉，三爷，您放心，自古以来，有商皆奸，无官不贪。解放两年多了，有本事的还不是照样发财、吃大餐、坐汽车吗？人情世故，风俗习惯怎么也改不了。我在东亚是三朝元老了，什么世道没见过？国民党还弄过‘清察团’‘打虎队’呢，结果还是不了了之。我想，运动嘛，还不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了不起，三爷您只管放心！”

杨天受听了，点点头说：“咳，其实这些事我也明白，不过我的意思是说，王副理应该回来一趟，咱们三个人也好商量商量。”



“讓我說，您干脆不用惦記新三了，他雖然頂着副理的名義，實際上讓原麻採購處借走，也未必能回來了。廠里事就是咱哥倆，有什麼事，三爺您打頭陣，我在後邊給您頂着。”

“那也好，反正我是新來的，有事還得多仰仗錫三兄。不過我看還是別大意了，你既然主管會計科，賬上的事兒也要先準備準備。”

“唉，三爺，我終朝打雁，不能讓雁啄了眼，您放心吧！”

陳錫三早就做了準備，他通過會計部主任有寶山，營業部代理主任鄒心源，一面囑咐他們把後賬安排好，千萬別露馬脚；一面話里話外裝模做樣地暗示：“東亞公司一向規規矩矩，奉公守法，咱們沒有偷稅漏稅！”“咱們賬上只有交際費的科目，有個人情份往的不能算行賄。別的還有什麼呢？”副理王新三也抓功夫回來，裝傻充楞地放風：“我在外面買麻，公買公賣，是給國家辦事，我是為人民服務，還有什麼說的！咱們公司是光明正大的買賣，用機器生產麻袋毛線，咱們想偷工減料，工人也不干啊！”給資本家抱粗腿的職員就跟陳錫三、王新三一呼一應地放煙幕：“咱們公司是大廠子，像那些打野雞的貿易行干的壞事，咱們干不出來！”“咱們的賬，都在會計部擺着，廠子又駐有稅務局的幹部，從前別人來查賬的時候，咱們自己一年還找會計師查一回賬呢！”公事房里的職員，有的人思想上原來就模糊，讓他們這麼一鬆騰，心里就

想：“本来嘛，咱们在东亚这些年了，有个什么事咱们还不知道？经理这么大人身份还能弄这些邪魔外道？”对资本家仇恨比较深的职员，虽然明知资本家有鬼，但是因为工作不經手，不知底細，又被邪气压住，有力也无法施展。再说，工会的公事房分会委员，有一些是受过资本家小恩小惠，手脚不干净的职员，对资本家的丑事，总是捂捂盖盖，閃轉騰挪，运动就总是开展不起来！于是，资本家和有些糊里糊涂的职员便感觉到运动可能要烏漆馬黑地結束了。

全国总工会的干部早就来厂协助搞五反运动了。厂里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除去张国鈞到广州搞土改、李洪緒調区工作以外，李兴荣、张国勋、王广盛、刘恩英等同志，都是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分析了公事房职员的思想情况，研究了如何把运动搞起来。

这一天，基层工会通知全体职员，晚七点在俱乐部开大会。晚上，职员们坐在一排排长凳子上，稀松平常地等候开会。大会主席刘恩英首先上台做报告。刘恩英，这个从十二岁起到厂做工，叫狗腿子一气就哭的小姑娘，经过斗争、锻炼，经过党的培养，已经成长起来了。她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地走到台上，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用清脆而又响亮的声音说道：

“同志们！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宋斐卿手下的四大金钢之一、会计部主任有宝山，刚才被公安局依法逮捕了！”

台下的職員們鼓起一陣掌聲，表示擁護。多數人心里感到很意外。在過去，人們都認為有寶山在東亞廠多年，一向“規規矩矩”、“小心謹慎”，沒聽說他干過什麼壞事，怎麼逮捕了呢？這時，劉恩英接着說：

“有寶山一貫幫助資本家盜竊國家資財，進行種種非法活動。他給資本家搞了三套賬，其中最重要的一套假賬，放在他家里一張特制的書桌里，書桌里面做了個夾層的抽屜。經過動員，他拒不交代，抗拒運動，影響全廠五反運動的開展……”

劉恩英把有寶山的種種罪行，一一揭露，啓發大家檢舉交代。職員們听了，仿佛晴天一聲霹靂，如夢方醒，紛紛議論：“想不到資本家還有這些事，不言不語地念真經啊！”“廠里的事可不簡單，真是知人知面難知心啊！”

第二天，劉恩英召集全體職員開會，揭發公事房分會委員阻撓運動開展的事實，當場撤銷他們的職務，重新組織節約檢查小組，成立打虎隊，群眾情緒為之一振。跟着，又在公事房樓上，召開了職員訴苦大會。會上，職員們控訴了宋棐卿多年來壓迫職工的暴虐罪行。一位女同志，控訴了過去被迫打胎的經過，一字一淚，悲痛動人。另一位老實巴結的打字員，在公司工作十幾年，從來不敢多說一句話，這時候也站起來憤恨地控訴：他第一次到經理室送公事，宋棐卿覺得一個小小的職員，竟敢出入經理室，有失體統，把他大罵一頓，轟了出去，打字員說到傷心處，泣不成聲。……這一次會後，職員們更增加了对資本家的仇

恨，斗志昂揚，紛紛揭發檢舉資本家的五惡面貌和非法罪行。

李興榮根據節約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找資本家的葉信和爪牙馬壽亭、王牧之、儲揖唐個別談話，動員他們消除顧慮，交代問題，撕破情面，大膽檢舉資本家。他們三個人湊在廠務室里搗了一會兒鬼，就在職員當中放煙幕，爭取同情。王牧之哭喪着臉，到處拉近乎地說：“我根本就是小職員啊！宋葵卿有要緊話，告訴有寶山，哪能告訴我呢！這不是沒有的事嗎？”“我連算盤都不會打，我懂得什麼叫偷稅漏稅？”儲揖唐的大連鬚鬍子已經好幾天沒刮了，香煙不離嘴，瞅冷子跟職員嘀咕：“咱們是外江派！別瞧是主任，主任也分三六九等，咱們跟人家四大金鋼比，可比不了。”“廣告部主任還不是冷宮里的貨嗎？我也是傷風的鼻涕，受用的人啊！”那馬壽亭，羅鍋腰更彎了，鉄青着臉，像要上床板似的，當着大伙兒，自言自語地嘟囔：“都說我是四大金鋼，四大金鋼跟四大金鋼還不一樣哪，我比得了有寶山嗎？”“我是管生產的，我哪兒來的五毒啊！”

三個人不肯坦白交代，節約檢查委員會的同志，繼續進行幫助教育，經過幾次苦口婆心地耐心幫助，儲揖唐首先交代了問題：在國民黨時期，為了鎮壓工人罷工鬥爭，曾給軍醫充通風報信；解放後，宋葵卿臨逃亡國外時，曾給過他保密費黃金若干兩。群眾對他的交代，比較滿意。李興榮便又找馬壽亭談話，再向他講清道理，反復交代政

策。李兴荣根据掌握的材料，启发他说：

“你看储主任交代的还不错，群众就比较满意，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政府已经掌握宋秉卿盗窃国家资财的材料，你还是谈谈吧！”

马寿亭低头不语，沉思了半天，说：“我不知道。”

“厂里的公事，每天都经你签字批准，你还能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马寿亭直勾着眼，心里琢磨坏主意，想了一会儿，耸了耸那一高一低的肩膀，说：

“我每天签字很多，我不看内容，光找着签字的地方，批准就完。”

李兴荣一听，他说的简直不像话，压着性子又和他谈了半天，他仍然是一字不谈，只好先让他回去了。和王牧之谈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收获。

经过多少次动员、帮助，马寿亭只谈些无关紧要的老事，实际上守口如瓶。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督促马寿亭交代问题。会场上，职工们坐得满满的，李兴荣把今天会议内容，向大家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有人把马寿亭领进来。马寿亭穿着一身蓝布制服，是厂里发的工衣，拱肩缩背，垂手低头，站在那里。李兴荣先把他最近交代的情况，报告一下，接着，让大家发言。一个职员首先站起来说：

“马寿亭，刚才主席介绍你交代的问题，我认为你所谈的都是鸡毛蒜皮。在国民党时期，你和三楼管理、特务

陈亚东，在公事房楼上搞了一个企划部，都搞的什么鬼，你为什么不说？”

“馬寿亭，”又一个职员站起来，指着他说，“电灯匠楊师傅死了，你叫我按他死的那天玉米面牌价算补助；你的外甥娶完媳妇，过了好几天才領补助，你又叫我按当天的牌价算补助。你签字不是不看内容嗎？你怎么就知道用物价的差数給你外甥多弄錢呢？”

这时，群众气愤极了，一个工人站在台前，領着喊口号：

“馬寿亭！你喝工人的血，你还不老实交代嗎？”

“只有交代，才能得到寬恕！混是混不过去的！”

馬寿亭把头垂得更低了，依然是徐庶进曹营——一語不發。一个看后門的老头，站起来要發言，未曾說話，气得渾身乱哆嗦，鎮靜了半天，才伸出發抖的手，一指馬寿亭說：

“馬寿亭，有一回我值班，你的小舅子拉了一百磅毛綫往外走，沒有出門証，我不放行。你小舅子仗着你的勢力，楞闖出去。我报告給你，你反而把我訓了一大頓，說我多管閑事，不老老实实看后門……”老头气得实在說不下去了，旁边的人劝他暂时先坐下。

工人們一听，都紅了眼，一个工人跳起来，吼道：

“馬寿亭，我們工人一針一綫都在厉行節約，地上有一根麻綫头，我們都拾起来用上。你呢？你用大車往外拉毛綫，你对得起我們工人嗎？”

接着，口号声又像打雷一般地响起来：

“馬寿亭，你听听！我們工人是怎么样地干！你是怎么样地偷！”

“別裝糊塗啦！談大的！談近的吧！”

“執迷不悟，只有死路一條！”

會議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馬寿亭抗拒到底，只好暫時閉會。王牧之也堅持抗拒態度，最後，節約檢查委員會決定叫他們到公事房樓上停職反省。

公事房里充滿了戰鬥的氣氛：滿牆都是紅綠標語和漫畫，有一個柱子上挂着一幅通天的大標語，上面寫着：“高級職員們，站穩立場，撕破情面，大膽揭發檢舉資本家！”陳錫三的辦公室門前，貼着一付對聯，上聯寫“攻守同盟守不住”，下聯配“你不坦白我坦白”，橫披寫“法網難逃”，屋裏牆上和辦公桌的玻璃板下，都是標語。

陳錫三現在脫去筆挺的西裝，換上一身藍布制服，每天上下班，再不像從前那樣囂張了，低頭來低頭去，好像泄了氣的皮球。來了之後，也不好好交代，寫幾句，塗了又改，還總是找劉恩英，想摸干部的底。職工對他這種態度，很是憤恨，為了幫助他坦白交代，各車間職工每天輪流敲鑼打鼓，排隊前來喊口號。中午，他坐廠里三輪車回家吃午飯，職工們搖着大鼓，敲着鑼，一路上喊着口號，送他回去：“陳錫三，只有徹底坦白，才能爭取人民寬大！”“混是混不過去的！我們不到勝利，決不收兵！”

就在這幾天之中，每逢群眾斗陳錫三的時候，王新三總

是混在人群里，假装没事人似的，跟着鼓掌，凑热闹。突然，他被逮捕了，天津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公布了他的罪行：在原麻采购处大量盗窃国家资财三十个亿；解放后，把大批麻袋运往香港，转台湾资敌（和他勾结在一起的敌人，就是中秋节大罢工时，镇压工人运动的孙耕南），等等。王新三的被捕，使陈锡三很震动，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有一天早晨上班，陈锡三进门脱下皮猴，刚往椅子上坐，就听见一个熟悉孩子的声音，从门后的扩音器里传出来：

“爸爸，您赶快坦白吧！您每天来家，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背着大包袱，多沉重啊！您这样做，是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我是个少先队员，我要站稳立场，坚决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您再执迷不悟，您就不想想妈妈和我吗？……”

别人隔着玻璃门，看见陈锡三在抹眼泪。待了一会儿，他穿上皮猴，又到工会去了。

工会主席刘恩英，每天都能收到陈锡三的“坦白书”，里面东拉西扯，毫无内容。她有意地不接待他，这一回却被他堵在屋里了。没想到，这个胖子一跨进屋来，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竟然呜呜地哭起来了。逗得旁边一位女工，绷不住地笑。

“你这是干什么！”刘恩英连忙站起来，闪在一边，把头髮往后一甩，圆睁着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正颜厉色



地說。

“嗚嗚嗚……”陳錫三跪在那里，好像一灘肉泥，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着說：“我我……我這回一定真心交代……”

旁邊那個女工，看見這位大副理，出了這麼一付洋相，想笑又不能笑，只好用手捂着嘴。劉恩英忙給她使眼色，叫她趕快出去。心里想：“這家伙怎麼來這麼一手！先前說破嘴脣，幾次動員他交代，他淨說些陳谷子爛芝麻，半點實話也沒有；現在又做出這麼一付嘴臉，叫別人同情他，真是卑鄙！”她不由得生氣地說：

“起來起來！有話站起來說，誰叫你跪下的，這麼大人，像個什麼樣子！”

陳錫三用兩隻手使勁拄着地，呼吃呼吃半天，才笨笨磕磕地爬起來，低頭站在一邊，從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條手絹來，擦眼抹淚地說：

“宋秉卿在我身上可一點兒好處也沒有啊！我還有什麼可瞞着的，難道我還想帶到棺材里去！”

“你這幾天表現很不好，淨跟我們打掩護！”劉恩英冷冷地說：“你這回要是真心交代，回去老老實實地寫，不許扯閑白！”

陳錫三連連鞠躬，口里不住地說：“對對對，是是是。”必恭必敬地退了回去。

馬壽亭呢，他比陳錫三還不如，整大眼瞪桌上立着的一塊“停職反省”的牌子出神，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煙，

天天交白卷。領導上看他是吃了秤砣——鉄了心，感覺到對他已經做到了仁至義盡，應該斷然處理了，就在車間宣布他的情況，征求群眾的意見。工人們對他恨之入骨，過去他仗着宋葵卿的勢力，對工人苛薄、殘暴、專橫、狠毒，真是一言難盡。

許多工人提出來，打死他算完，李興榮、劉恩英他們，給群眾解釋了政策，最後一致決定驅逐他出廠。

下午四點多鐘，各車間的職工，排成了浩浩蕩蕩的隊伍，年輕的女主席劉恩英領隊，直奔公事房樓上而來。大伙兒看見馬壽亭——這塊死木頭疙瘩，還悠閑地坐在那裡吸煙，面前放着一疊始終沒有動過的白紙，都非常起火。劉恩英好像一位莊嚴的裁判官，代表群眾向他宣布說：

“馬壽亭，你頑抗到底，死不悔改，我們決定驅逐你出廠，你馬上走！”

群眾的口號聲像山崩地裂似地吼了起來，一個老女工想起馬壽亭半夜逼走金菊培，趕走陳洪泰，無故開除強石壯……凡是被他趕出廠的人，不管是半夜，也不管正是吃飯的時候，一聲說走，立刻就叫離開廠子，還要把人家的工衣扒下來。這時，老女工嘴唇發抖，嘶啞着嗓子高呼：

“同志們！把他的工衣扒下來！他怎麼對待我們的！”大伙兒喊得山响：“扒下來！”“叫他扒下來！”

馬壽亭吓得臉色刷白，大冷天，滿頭是汗，哆哆嗦嗦地自己脫下罩在棉衣外面的工衣工褲，像個落湯鷄似的，垂着頭，駝着背，溜下樓來。群眾在後面跟着，好像潮涌

似地喊着口号：

“馬寿亭，滾出去！”

“这就是你压迫工人、死不悔改的下場！”

群众揮着拳头，一直把他轟出后門，搬掉这块多少年来压在群众头上的大石头，人們感到无限兴奋、愉快。

儲揖唐由于交代比較老实，得到寬大处理，繼續留用。王牧之的处分是降职降薪。那个伪工会理事长李宗順，在解放后，脫产搞合作社，在三反中間，領導上發現他有貪污行为，将他逮捕法办了。

为了徹底揭露宋秉卿的丑恶面貌，为了和資產階級思想划清界限，厂里面还举办了一个大規模的“肃清宋秉卿余毒展覽会”。好凡間屋子里，都挂滿了照片、圖表、連环画和活生生的实物，拉洋片的，一面唱着一面比划着，一幅幅的圖画，画的都是真人真事；数快板的，在各屋裏巡迴演唱，唱的都是血泪的控訴。

宋秉卿不是总說“劳資互惠”嗎？看吧，看一看徐温是怎么死的，刘德鐘是怎么跳的楼，金菊培在被赶走的时候，一步留下一个血脚印，魏燕英怀了孕，被逼着打胎，害死小生命……他吃工人的肉，喝工人的血，还叫工人断子絕孙，这难道就是“互惠”嗎？

反过来，再看看資本家是怎样“惠”他自己的吧！这儿摆着滿屋子的实物，吃的是燕窩、銀耳、人參、鹿茸。各种顏色、花样的毛衣，就有一百多件——这还是他扔下不要的。日用各种华貴的，大大小小的奢侈品，連他老婆

使用的月經棉，一律都是美國貨。宋棗卿不是口口声声說“男女授受不親”嗎？男工給女工包包受了傷的手，他看見了就打耳光、開除，可是他自己，嫖妓女，軋餅頭，爲了爭風吃醋開除兩個主任，真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啊！

有一間屋子里，擺滿了他毒化職工思想的資料。他的妹夫，那個何清儒何博士，在家里和老婆孩子說話都用洋文的奴才，按照宋棗卿的意志，製造了各種各樣的毒品。什麼“東亞精神訓練講義”、“東亞銘”、“東亞聲”、“年刊”、“特刊”、“人生的遊戲”等等，這里面販賣着美帝國主義的毒素，散發着封建禮教的臭氣，控制職工的思想，麻痺職工的意志，真是殺人不見血，害人不顯形的武器啊！何清儒本人，解放不久就逃往美國。現在不當大博士，當一名賣胰子的小售貨員了。

這兒還有揭發宋棗卿分化工人，製造山東幫、河北幫的陰謀材料，挑撥職員和工人間關係的大量事實。許多被他欺騙、被他愚弄的職工們，對照着過去的回忆，這才恍然大悟，清醒過來。以往，有些糊塗的職工，被他的小恩小惠、甜言蜜語所迷惑，甚至於到解放以後，還有些落後的職工，覺得宋棗卿還不錯，給咱們這個啦、那個啦，看了展覽會，才知道他給的那些小玩藝兒，不過是牛身上的一根毫毛，這一根毫毛的代價，却是要買動你的心，使你服服貼貼任他剝削、任他宰割而不自覺，這是多么陰險毒辣的手腕啊！人們在憤恨之余，奔上公事房樓上大厅，把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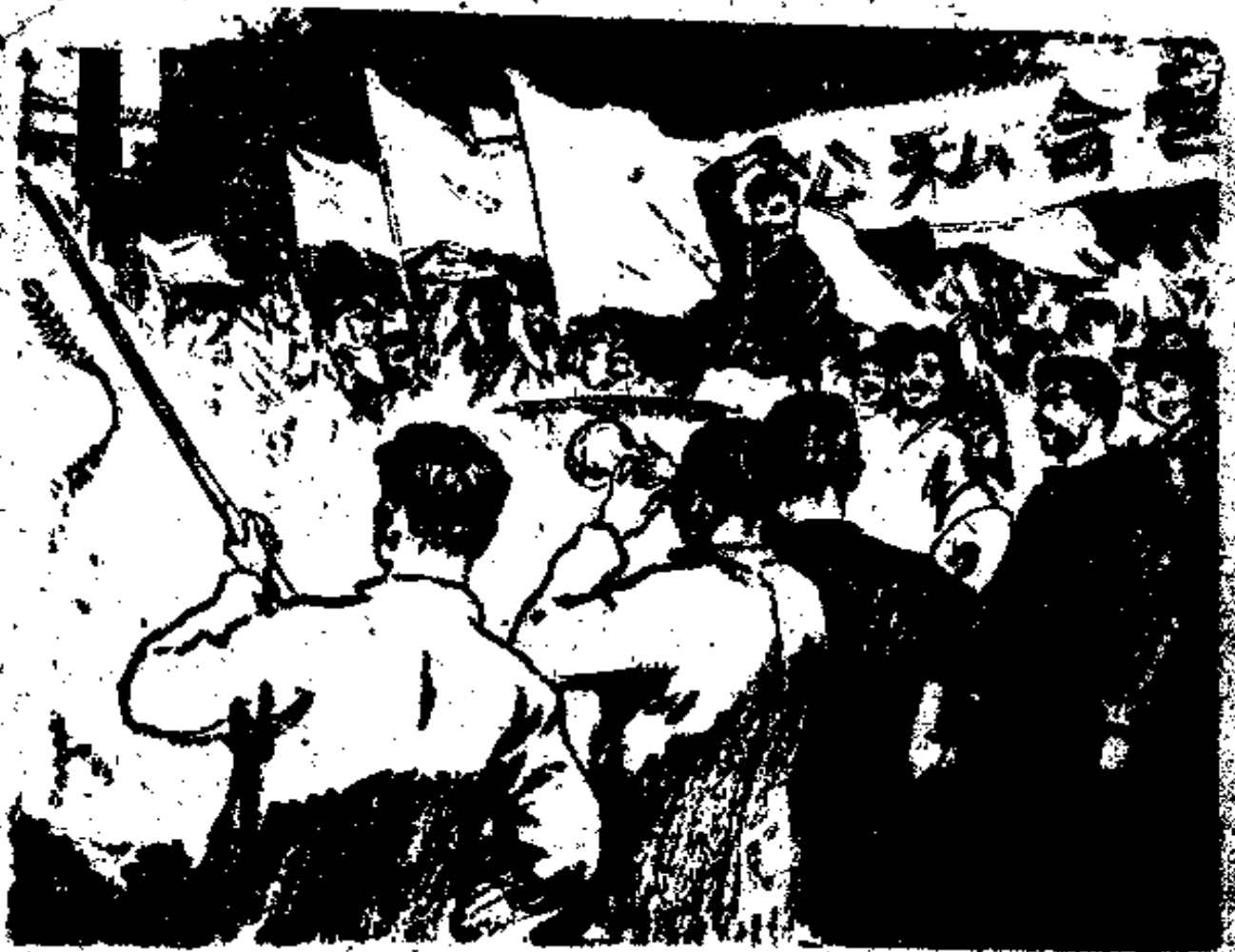
些为宋美卿歌功頌德的匾額、錦旗、銀盾、銀鼎、銀杯等等，一古腦儿撤了下来。还各自回家，把那裝有“东亚銘”的鏡框摔得粉碎，大家集攏了各家存留的毒品到厂里来，一把火燒了个淨，在全厂职工的思想里，来了一次大扫除、大消毒。

資本家楊天受和陈錫三，在節約檢查委员会和全体职工的帮助下，交代了他們的五毒行为，职工們觉得还滿意，放他們过了关，繼續留在厂里当他們的經理和副理。

經過五反运动，全体职工又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了，在生产上，突飞猛进，揭开了新的一頁。

1954年3月李兴荣等同志，調到市委党校学习公私合营政策，5月，回厂以后向党总支彙报学习情况，党委決議制定計劃，組織全厂职工輪流学习公私合营政策，一面进行清估财产。經過三个月，工作作得非常認真細致，連鍋爐房水罐上的鉚釘数目，都精确地数过。資本家方面有的董事主张合营，有的反对，經過他們討論研究，最后在董事会上通过了要求合营的決議。在公私双方核对估价时，資本家对于大資財很認真，对于小物件也不放松，連一个紙簍和厕所里的痰盂、电灯泡，都一一复核了。

秋天的一个晚上，厂里面张灯結彩，鑼鼓喧天，在飯堂門口临时搭了一个台子，职工們用无比热烈的情緒，迎接公私合营。从这一天起，就要当企业的主人了，工厂也就要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了，人們心里怎能不欢欣若



狂呢！大家老早就以焦急的心情，盼着公股代表来厂，老早就你问我、我问你地探、詢公股代表是什么样的人，当司仪閻俊森宣布五位公股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人們嘩地扭过头去，就瞅見那五个人里面：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子，笑眯眯地点头和大伙儿打招呼，他不是別人，就是人們熟悉的钳工、老伙伴、和大家在一塊生活过、劳动过、斗争过的李兴荣同志，他旁边走着的党支部書記刘松南同志，另外还有紡織工业局局长和銀行来的代表。人們意外的欢欣，使劲地鼓掌，把手拍得紅紅的，都麻木了。

掌声久久不息地把他們五位送上了主席台。

## 尾 声

四年以后，正当1958年大躍进的时期，东亚厂整个的厂院，都搭上了一座座的席棚和表演文艺节目的小舞台，处处红旗飘扬，人来人往，一个以技术革新为内容的比武大会开幕了。

许多原是这个厂的老工人，后来调到各个工业部门担任一定负责工作的同志，都赶来参观这个盛会。这时候，人群里活躍着一个细高挑儿，——当初的福利组搬运工，为了检查本家扛粮食上垛，被二百斤重的粮食包砸伤了鼻梁骨的张国勛，如今担任了这个厂的副厂长。在旧社会的时候，他在管理的眼里，是个最討厭的“刺儿头”，这个部门不要，推给那个部门，那个部门不要，又推给另一个部门，几乎周游了全厂。解放以后，他一直在抓生产，他对厂里每一个角落、每一台机器，好像自己的手掌那样的熟悉；他对厂里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工人，都像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样的亲密。他，一个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工人，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为生产战线上比较熟练的指挥员了！在张国勛的旁边，是过去紡麻部的当車工王广盛。



——就是在一进厂的时候，管理嫌他长得瘦弱，怕他扛不动重东西，几乎不收留的一个临时工，如今是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了。

他们俩以主人的身份，热情地招待着老战友。老战友也是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着不同的工作。先来到的是最爱骂“棒槌匠”的张国钧，那时候调皮捣蛋的小伙子，过了这十二三年，变得沉着稳当了，他现在担任了新华区区委工业部副部长。接着来的是李洪绪、曲世忠，他们过去是老搭档，现在一个是华丰木器厂的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市总工会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在和平山羊绒厂担任厂长的李兴荣也赶来了。前不久，政府指定他参加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英国、瑞士等国购买机器，刚刚回国，老战友们看见他，都围上来问长问短。他给人们讲述着亲眼看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没落和腐败；讲述着亲身感受到的中国人民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人们听了都感到兴奋和自豪。最后来的是五姐刘恩英，她调到东北去工作了，她和留在厂里的四姐刘芝兰，一见面就亲热地拥抱起来。四姐刘芝兰也有很大进步，他在厂里面，担任了党委委员和绒线车间的支部书记。真是，十年河东转河西啊！

客人们和主人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参观棚子里陈列的新创造新发明。陈列品又多又好，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什么“电感测潮器”、“半导体光电自停器”、“光电比色仪”等等，都是工程师李宝林设计的。这位工程师既没进过专科学校，也没进过什么大学中学，他不过

是一个織布工人，在党的培养下，經過刻苦鑽研，發揮敢想敢干的精神，取得了很大成績，当选为市級劳动模范。

东楼底下，还放着一台好像火車头那样巨大的“山羊絨分梳机”，它是“德昌时代”的老工人，如今提拔成为工程师的高馨斋所創造的。过去我国出产的山羊絨，因为粗毛和細毛分不开，都以低廉的价格卖到国外。虽然英国能制造山羊絨分梳机，但是他們保密，如今，我們自己也会制造了，那就可以用山羊絨制出各种高貴的毛織品了。

他們由刘芝蘭陪同着上了楼，楼上是絨綫車間的紡一工段，就是以前刘恩英和小刘楓干过活的地方。刘恩英一走上楼来，就感觉到和以前大不一样：过去响声震耳欲聋的天軸皮帶——曾經吃了工人崔安兴的一条胳膊，如今統統不見了，換上了安全的单电滾。每一台車上都加了安全防护罩，女工們的头上都带着潔白的安全帽，她們的生产能力都提高了，在凉爽、舒适、安全的环境里，由过去四个人看一台紡車提高到一个人看一台。客人們和过去的老工人，亲切地打招呼，都感到很愉快。

他們走到三楼的时候，张国鈞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別涼快。想当初，他在这儿干活的时候，热得招架不住，因为开窗戶和管理好一頓扯皮；如今，各車間都安上了“冷風”，虽然是在盛夏，屋里面却凉風習習，好像秋天一般。他扭过头来对张国助笑着說：“現在的工人們，在机器房里干活儿，可真像进了天堂一样啊！”

他們在院里，看到一个有趣的場面：刘同叙，就是在

中秋节大罢工时，被警备司令部抓去审讯的那个工人，这当儿，穿了一身很滑稽的朝服，鼻子尖上挂着一付特大眼镜儿，正在以“摆卦摊”的形式，拉开说书的腔调，指手划脚地宣传技术大革命。刘同叙瞧见一伙老战友来了，连忙摘下眼镜儿，笑着和他们握手。这个梳麻部的工人，在中秋节大罢工的时候，但求一饱而终于不可得，如今他才从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养归来。他回答老战友们关怀的询问，描述着在北戴河时候的生活：住在以往阔老爷们的大洋楼里，吃的是四菜一汤、牛奶鸡蛋，医生护士好像亲人似的护理着，吓，那份美呀，就甭提啦！……

张国勋特意把他们领去看看新落成的托儿所大楼，里面的设备都是近代化的，三百多个孩子在阿姨的照顾下，长得又健壮又活泼，整个的楼，都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张国钧、李洪绪他们，不由得想起了以前宋斐卿给工人办的“生活辅导委员会”。这个伪君子，为了邀买人心，分化工人，打着“给工人谋福利”的旗号，吹了个天花乱坠。赶到我们真提出来要求增加工资，办托儿所，他们就吓得缩了脖子，屁也不放了。如今，非但工资增加了，托儿所办起来了，还实行了劳保条例，而且在工厂附近，买了两所大楼做单身宿舍；另外还花了一百多万元，盖了一千二百间房子的工人新村。新盖的文化大楼，里面有大礼堂、图书馆、游艺室、教室等等。工人们下了班以后，在这里开会、学习、休息、娱乐，很是方便。

当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生活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

工人們想想過去，比比現在，怎能不意氣風發呢！舉個例子來說吧，在解放前夕，一天最多只能生產四千多條麻袋；如今，同樣的設備，同樣的人數，一天就可以生產兩萬二千條了！張國勳向大家介紹着遠景規劃：未來的廠子，將是比現在大十倍的全能的毛紡織聯合企業，進廠的是剛剪下的羊毛，出廠的是各種漂亮的毛衣、毛褲以及各種花色的毛織品。未來的廠子，將是自動化、高速化、無噪音、無飛塵、安全衛生設備比現在更加完善的近代化工廠。未來的廠子，職工們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它既是一個工廠，又是一個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大學校。

這是奇蹟嗎？是奇蹟也不是奇蹟。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我們的确做了前人未能做到的績業；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客人來說，也可能會使他們驚訝不止吧？然而，我們是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前進的，我們的國家永遠充滿着春天的氣息，我們將和全國人民一道，走進共產主義的時代，和全國人民一道，改變我們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如此說來，這又不是什麼奇蹟了。

1959年8月18日

